

出胥手不勝其弊矣

丙辰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

都虞候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淳浩堯誥

恭毅

丁巳詔平江府應辦國信館舍宴設為一路最守臣寶文

閣直學士王映落直學士

日本國賈人有販琉黃及布者風飄

泊温州平陽縣僊口港舟中男女凡十九人守臣梁汝嘉以聞詔

汝嘉措置發遣

戊午右諫議大夫何若試御史中丞侍御史汪

勃試右諫議大夫若論勅令所刪定官陳澥軍器監丞章岵皆與

在外者交通窺探朝政密相報聞詔並罷

己未集英殿修撰提

舉江州太平觀間丘昕充敷文閣待制

宰執奏新製祀享禮器

事上曰今天下無無郊祀廟享禮莫大焉不可不留意又曰真宗

朝遼人直犯澶淵當時射殺撻覽乃命追襲戒諸將毋得殺戮防

之出境秦檜曰契丹百餘年來不敢渝盟者緣真宗兼愛兩國生

民不殺之故也

歸州文學高袞獻二都賦詔與教官差遣 成

忠即趙子愷傳官南外宗正司拘管時發還北人馬欽而子愷與

之飲晏游獵常州守臣湯鵬舉劾于朝故有是命

史所載發歸北人惟此一事故

著之欽紹興八年正月乙卯以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為江西兵馬鈐轄不知今何官也

庚申右中奉大夫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不弃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

時秦檜既疑鄭剛中以不弃有風力乃薦於上遂召對而命之

清揮塵錄餘話云熙寧三年詔宗室出官從政于外方惟不許入

殿學士宣撫川陝亨仲駕驛諸將有理諸將雖外敬而內憚之適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與謀藥言其有跋扈狀奏聞之謀于王顯

道映映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不奔焉
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德夫至坤維得罷公武子止於零落中
辟為幹辦公事俾令采訪亨仲陰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
為總領司幹辦公事越常制也子止又引亨仲所遂使臣魏彥忠
者相與物色其失上聞遂興大獄竄籍亨仲即召德夫為改曹按
王映今年正月已出知平江又建炎三年已許宗室注川峽四路
差遣此小誤是公武事李燾常辦之始趙開嘗總領四川財賦於
見十七年二月符行中除總領注

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弃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
與宣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成憲已得指揮許之於是
改命不弃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上諭檜曰卿所論甚當如此方
與諸軍一體既而不弃將入境用平牒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
悞其不隸已繇此有隙 秘書正字王暉面對言今訪求遺書而
州縣施行未稱上旨提舉秘書省官即古修圖書使之任宜以求

書之政令命以專行優加賞勸從之 辛酉降授武功大夫殿前
司神勇軍統制李耕復饒州刺史知金州主管金房開達州安撫

司公事耕邢臺人楊存中所薦也 壬戌左朝奉郎吳棫添蓋通
判泉州 癸亥兵部言秦州舊買馬二萬匹今僅發五十八綱乞

省押馬使臣許之自紹興後川秦茶馬司歲市馬九千八百有奇
叅叙文長寧南平五州軍千匹係川司 成都潼川府利州路漕司
岩昌寨峯貼峽三千八百匹係秦司 成都潼川府利州路二十

歲應副博馬細絹十萬餘匹 成都利州路二十
三茶場歲產茶二千一百餘萬斤 九州軍凡二十場四百八十四

萬斤餘係利路 而茶馬司歲輸總領所錢四十萬緡此其大畧也
紹興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宣撫副使鄭剛中奏乞將成都府路
轉運提刑司合椿坊場鼓鑄食茶稅錢三色共三十二萬貫文令

都轉運司徑行取撥外更那融續添錢八萬貫通作四十萬貫并
取發情馬絹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匹自紹興十三年為頭應副奉
聖旨依已見本月日紹興二十
五年七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丙寅權尚書吏部侍郎林保充

敦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右司員外郎王循友

權禮部侍郎監察御史李樛為右司員外郎 右朝散郎添差通

判秀州曹泳提舉福建路市舶 閏十一月壬申朔太師尚書左

僕射秦檜言伏奉恩命賜臣請給依政令格全支望更付有司取

索恭酌庶得安帖從之按紹興五年十月辛酉勅令所申明政和
令倍多乞依嘉祐祿令宰臣請給則例修
立已得旨依奏今檜方乞取索恭酌何也 戊寅提舉祕書省秦

嬉言祕府多闕書詔本省即諸路藏書之家借書錄本且訪先賢

墨迹 已卯詔罷新科明法熊克小歷載此事於明年二月己巳
今從日歷克又稱自紹興十一年禮

部定中選人赴庭試次年遂得黃子
淳一人蓋不考今年再得張鑑也 庚辰太師尚書左僕射秦

檜為耕藉使以上將親耕故也先是祕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游操

等請耕藉使乘金根車備鹵簿護耒耜先詣擅所許之既又乞減

鹵簿之半用三百四十四人其後檜不敢乘而止乞耕藉使乘車
在十一月癸卯

乞減儀仗在此月丁丑今聯書之朱熹撰張浚行狀稱有張柄者
嘗奏請檜乘金根車詳見明年三月戊寅張柄面對注此月甲午
禮部太常寺奏用端拱故事金
根車載耒耜耕藉使不乘車 癸未權尚書兵部侍郎米友仁

充敦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上好米芾書嘗寢其遺墨刻

石減之禁中友仁能世其業上眷待甚厚 太常寺主簿吳元美

罷元美侯官人用薦者除太常甫踰月右諫議大夫汪勃奏李光

頊為執政行同市井而元美出入其門相與謀議望斥去之以一

四方之觀聽乃出元美主管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 甲申司農
丞主簿宋敷朴面對言望詔守令以耒春耕藉之後出郊勸農諭
以天子親耕使四方曉然知陛下德意仍自今每春行之上曰農
者天下之本守令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徒為文具何益於事
乃詔從之敷朴永嘉人也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宦
陞敷文閣待制 丙戌權兵部侍郎鄭朴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
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詔提舉秘書省月給公使錢三百緡 丁
亥詔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一止新除敷文閣待制指揮
勿行初秦檜以一止久奉祠奏與閣立昕同除待制十一月一止
上疏言臣未學迂愚本無才術叨居近密未報毫分屏伏山林誓
將槁死獨何顏面更叨異恩中書舍人段拂奏一止趣操朋邪自
作弗靖陛下以其嘗在瑣闥特獲容之而乃輕躁怨忿形於奏牘
乞罪除職指揮御史中丞何若再奏一止阿附李光舉所不知陛
下待遇優容不為不至而一止辭氣怨懟無臣子之禮戊子一止
坐落職 己丑太常丞王湛請皇后就禁中親蠶不果行 辛卯
詔楚州上供錢物更免一年 丙申提舉秘書省秦熿奏以秘書
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充本所編定書籍官從之 丁酉進呈太學
博士王之望面對乞放端拱咸平故事悉取近郡所開群經典釋
丈令國子監印千百帙俾郡縣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曰古人讀
書須親師友雖未必盡得聖經妙旨然亦自淵源今士大夫未有

自得處便為注說以為人師此何理也 皇凡寧國軍節度使權

王奉益王祭祀安時薨輒視朝一日贈少師追封清化郡王 十

有二月壬寅按是日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馬雲罷以右諫議大夫

汪勃言其心懷異議陰合趙鼎也 戊申上謂大臣曰今雖無事

諸軍教閱亦不可少廢宜丁寧戒飭之呂中大事記檜雖偃兵以苟安而上御殿閱焉又每

歲閱殿前馬步軍賞將士藝精者增置殿前司軍又分軍於州郡以控制盜賊其立武不忘也

辛亥新除太常寺主簿俞光弼為御史臺檢法官用中丞何若奏

也 乙卯太尉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郭仲恂薨子台州 丁

巳上謂大臣曰將來禮器造成宜頒其制于州縣俾遵用之以草

舛誤 太學正孫仲鼇面對言陛下崇雅黜浮大明正論而民間

書坊收拾詭僻之說不經裁定輒自刊行汨蕩正真所當深慮乞

行禁止又言郡縣庠序春秋釋奠守令或不躬親望賜申戒皆從

之 左宣教郎孫道夫知蜀州道夫入對上諭曰軍興以來蜀民

應副不易朕將詔鄭剛中條具盡與蠲減止存經賦而已此以紹

六年十月癸亥道夫奏疏修入疏稱十五年陛下諭臣云 戊午

云而日歷不載道夫上殿之日蓋遺之也今因除目附見 微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需卒 辛酉直秘閣兩路提

點刑獄公事徐琛為軍器監 尚書右司郎中李樾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常壽成並為左司郎中戶部員外郎李朝正金部員外

郎宋貺並為右司員外郎大府寺丞徐宗說為度支員外郎宗說

開化人也 壬戌左承議郎知廣安軍張庭俊與宮觀尚書省言

庭俊陰懷異意九朝廷措置並不遵稟故有是命 甲子詔右司員外郎李朝正仍舊同措置經界 右朝散大夫高揖知全州代還言溪峒徭人至弱未嘗敢侵省地緣寨官縱人深入徭界掠取遂致乘間劫省民謂之酬賽仰惟祖宗之法止令撫遏不容捕殺乞下湖南禁止使遣民安業以廣陛下好生之德上謂大臣曰蠻徭獄弱州縣或非理侵擾當諭守臣撫綏之 丁卯金主使驃騎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蒲察說正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吳磐福來賀來年正旦 戊辰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復為監司歲舉屬吏五人改京官用吏部請也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一人 諸路斷大辟九十一人 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楫申修

築本州城許之自古無城以木柵為固歲久不葺盜取而薪之政和中始命壘石為堤上築城其周六里有奇計用錢二十一萬緡然瀕江一帶石堤雖固而上封以土江水暴至猶有齧城之害楫悉以石甃土凡石城千一百七十步高二丈二尺土城千三百二十八步高三丈舊樓櫓千五百餘間今為敵棚四十而已 初眉州通濟堰自建安間始溉蜀州之新津眉州之眉彭三縣田三十四萬餘畝其後壞於開元又壞於建炎隴畝彌望盡為荒野是歲守臣勾龍庭實庭實夾江人初見紹興十三年十一月貸諸司錢六萬緡躬相其役更從江中創造橫截大江二百八十餘丈與下流小筒堰一百十有九於是前日荒野盡為沃壤庭實又為書名曰堰規至今不



廢邦人為立祠歲時祀之
嘉泰元年賜廟額曰靈惠
開禧元年封惠濟侯
邵武軍威

果營卒謀作亂欲以夜半縱火楚譙門殺郡守左朝請大夫趙子
昇卒陳昇告之捕同謀者皆斬授昇承信郎

建炎要錄卷之一百五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六年歲次丙寅○金熙宗宣皇統六年春正月戊寅按是月辛未朔上謂大臣

曰將未籍田降詔須語簡意足使人曉然知敦本之意漢文帝勸

農之詔頻年有之不通數十語當時民知務農遂至富庶○是日

大理少卿張柄面對朱熹撰後行狀云有張柄者嘗奏請奉檜乘

十一月癸卯禮寺嘗乞耕籍使籟金根車閏月甲午又奏止乘馬

柄非禮官不知何以與聞之或者禮官已改議不乘車而柄復請

不見行下當考戊子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葉夢得告老特拜崇慶軍節度使到仕夢得除節鉞不降麻

非舊典也蓋中書失之舊例納節不降麻夢得○太學外舍生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人為額 已丑德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皇城司錢
恂薨贈少師賜其家銀帛各五百匹丙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

辛卯止齋於內殿壬辰上親饗先農於東郊牲用少牢配以后

稷退詣思文殿進膳畢易通天冠絳紗袍詣親耕位宮架樂作上

親耕九推乃止遂登觀耕壇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

之禮庶人終千畝焉癸巳太師秦檜以親耕禮成乞宣付史館甲

午檜又奏陛下耕籍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朕本欲終畝以

卿屢奏乃止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曰父老觀陛下躬耕穡感悅

上曰耕籍為農民之觀朕豈憚勞乙未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

稱賀

丙申中書舍人兼定錄院脩撰兼侍講權直學士院院拂

守給事中○秘書少監游操權尚書禮部侍郎秘書省正字三職

為禮部員外郎○右護軍統制知西和州程俊應詔條上便民事

言本州並邊多沃壤而耕鑿或無其人疲瘵之民無力復業望令

有司量行給借牛犁糧種許其六科償還從之戊戌端明殿學士

右宣奉大夫知臨安府張澄為慶遠軍節度使以修皇城及籍田

辨治故也尋詔澄佩魚施絨坐立班上殿並如舊

是月癸丑降旨 紹興

帝有六年二月辛丑

按是月庚子朔

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韓公喬

提舉洪州玉隆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初玉牒所脩書而元帥府

事多放佚者端明殿學士楊愿時兼脩玉牒秦檜奏令愿質之公

喬公喬上康即內知客也檜賞公喬摘使來請會有詔除公喬承

宣使檜疑其舍已而有求於上右諫議大夫汪勃乃劾公喬頃嘗

與原交通今愿既去公喬嘗懷怏怏出入公卿之門陰有窺伺若

不罷去恐無安靜之理故有是命此以日歷及熊克小歷參修但

云云則恐非也按愿自起居舍人以至執事並兼修玉牒惟紹興

十年嘗為秘書丞數月而丞不與史事其所謂交通必在侍從執

政之時也今壬寅詔諸路淫祠非在祀典者並今日下毀去以

畝多荒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藉田

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

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

庶幾焉谷爾中外當體至懷詔段拂所草也甲辰授從義郎范

寧之除名建州編管坐前為四川宣撫司屬官犯贓抵法故蒞之

辛亥上謂大臣曰聞王權在建康教閱依時仍不擾民諸將頗

畏服良可嘉也既而權言已揀退軍中老弱上曰所汰之人須令

招填恐暗消兵數也權申揀退軍兵尚書左司郎中李樞罷右諫

議大夫汪勃言樞嘗出入王安中之門燕山之後頗冒優令和議

既諧乃使異意者攘臂其間緩急恐不可信乃以樞知信州癸

丑詔太師秦檜合蓋家廟今臨安府應副務要如法先是檜上疏

乞令禮官討論家廟及三代坟域制度禮部太常寺以晉唐及本

朝故事紹興武令奏下臨安建康府照會是月乙卯行下故有是旨廟在

私第中門之東一堂五室歲以孟月柔日享之端明殿學士知

宣州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於建康辛酉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
恩數視參知政事特增七官為左光祿大夫官給葬事 壬戌右

司員外郎李朝正面對論土居士大夫干擾州縣為今者不能曲

法順從或遭摺拾望自今按發訴訟非寔係貪墨殘酷之人宜加

闊略上曰縣令之職本欲撫育百姓乃掇斂以待過往科率以奉

權貴害及一方殊失張官為民之意宜令有司措畫以聞 癸亥

詔臨安府旬具城內外有無已得差遣人申尚書省從右諫議大

夫汪勃請也 甲子殿前司乞起復李邦光充正將上曰從軍起

復一時權宜不能無變若元在本軍則可在外請囑宜禁止之尋

詔自今規求起復之人重行黜責令御前臺覺察彈奏 三月庚辰

丙寅尚書戶部侍郎王鈇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鈇引疾有

請也右司員外郎李朝正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 三月庚午朔

詔有司建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為言上數諭大臣以文武

之道不可偏廢祖宗自有事故至是乃考卜焉 上諭大臣在正月

併書 壬申詔未置提舉官以前縣州借充常平錢物令本司度

量年月遠近中取朝旨隨其多寡立限撥還自今毋得借充違者

不以赦降去官原減癸酉以和王女樂平縣主出適命太宗正司

主之王上季弟也 靖康皇族數云故和王女嫁杜遵道男安 丁

丑眉州進士侯鳳上書論綱馬利害上謂大臣曰鳳所陳雖未足

然朕固知其敝未有以處每以綱至所損甚多皆緣部綱人作過

卿等宜措置革之 戊寅左宣教郎鄭邦哲進左氏韻類詔特遷
一官○左武大夫建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安道兼幹辦御前忠
佐軍頭引見司○卒王澤盜用軍錢亡命入北境妄言本朝機事
金械之還是日斬於市 壬午復柱陽監臨武洞為縣從本路諸
司請也 庚寅江西安撫使李迥乞留統兵官李通所部駐建昌
軍上曰諸處有盜賊旋來請兵未為良策須帥臣豫有方略乃善
可下諸路措置行之 辛卯經筵講孟子徹章翌日賜宰執講讀
修注官燕于皇城司初復故事也○詔禮器局造太師秦檜家廟
祭器先是禮官援五禮新儀奏用常器常饌而給事中兼直學士
院段拂乞依政和六年已行舊制給賜臣僚祭器乃采用焉拂奏
是月丁丑其後韋淵吳益楊存中皆賜祭器蓋自檜始○左武大夫志
州防禦使楊可輔卒癸巳戶部侍郎李朝正言諸路提刑拘催諸
州經總制錢有賞無罰事屬僥冒乞立減展磨勘年格法從之○
刑部郎中許棣面對乞罷酒稅場務日比詔戶部措置 乙未增
建太廟時新祭器將成而太廟殿室狹至不能陳列給事中段拂
請正殿從西增六間通舊為十三間其中有一間為十一室東
西二間為夾室又作西神門冊寶殿祭器庫○明州觀察使辛永
宗降授鳳州團練使永宗為秦檜所惡言者請移之達地詔添差
湖南馬步軍副都總管居邵州永宗留建康不行御史中丞何若
言建康大軍所駐使永宗出入其間豈得安靖望少加懲責仍令

本府差人押赴邵州故有是命。○左宣教郎皇太后宅教授張本為秘書省正字本以上書得官賜出身改京秩至是入館。丙申

詔海內四州軍各置教諭一員從瓊管安撫從念道之請也。已

實工部奏立淮東江東西浙湖北諸縣歲較營田賞罰格其法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課利最多酌中者為額每縣令以十分為率取二分賞之歲收增三分至一分以上並減磨勘年仍以最

虧一縣為罰。金主亶以上京宮室太狹是月始役五路工匠撤

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一二而已。紹興十有六年

夏四月辛丑按是月庚子朔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何鑄復左朝奉

大夫知溫州。壬寅直徽猷閣知潭州劉昉陞直寶文閣錄事降

武岡徭人楊再興之功也。事見前上曰徭人久侵省地今盡以

歸可見嚮化大抵徭人須加存撫此既不擾彼亦豈敢為過也

癸卯用前荆湖等路撫諭司幹辦公事胡駿請立祚德廟於臨安

府尋加封程嬰為忠節成信侯公孫杵臼為通勇忠智侯韓厥為

忠定義成侯。嬰等封在六月丁巳今併書乙巳普安郡王免喪還故官。○司

封員外郎邊知白面對乞令郡邑以籍田手詔刊石置於廳事上

曰凡治天下惟賞與罰有賞而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守令有

勸農之寔若不能奉行朝廷德意當痛黜之。右朝議大夫知道

州李侑條上便民事件請以真宗御製文臣七條凡守令朝辭之

日悉令拜賜權吏部侍郎王循友等言守令多外除恐不周徧欲

令鏤板於廳事揭示熊克小歷謂李倫乞揭示非也

臣謹按林泉野記稱檜已漏即

庚戌上曰近日全

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

出省文書壅滯皆不省乃與此

不同以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董德元等所奏及上語考之乃是

詳章奏官取大臣意旨民事不令朕見由是言之御前諸處奏上

到絕少乃是檜意今反以此答天問其欺罔甚矣故表出之

曰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頓如此減省豈非議和之效

乎 丙辰敦武郎閣門祗候俞似脩武郎閣門祗候曹浚並為右

武郎以使還特遷也○左奉議郎新通判成州郭伸獻易解上曰

易象深微難極窮究須有自得仍不穿鑿始可謂之通經伸議論

亦粗通可略加旌擢於是進伸一官 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馬及

選試去留格初補入學步射方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

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斗凡五等上可其素因

諭輔臣曰國家武選所係非輕今諸將子弟皆耻習弓馬求換文

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豈可不勸誘之 甲子右脩職郎楊

迥充勅令所刪定官迥時子也 丙寅御史丞何若言諸軍多執

平民強刺人情不安非太平肅靜之意望嚴行禁戢從之 五月

壬申命諸路漕臣兼提舉事如本司官俱無出身即從上一員兼

領用權禮部侍郎游操請也○詔浚臨安府運河時北關門外河

道湮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極為勞費而商販亦阻上聞乃諭大

臣令開撩之 甲戌集英殿脩撰知福州薛弼請以按安人付諸

軍拘收仍加存恤毋令逃竄上曰弼所慮不苟愚民無知有被驅

虜或州縣科擾不得已而為盜者帥臣得人則盜不作矣。丙子詔學校科舉取士如經義詩賦人數不等即以文理優長通融補放不得過三分亦用禮部請也。丁丑封典籍馮氏為美人司記劉氏為才人。庚辰左大夫周綰為淮南轉運判官上覽除目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安靜恤民為先得人則一路安否則纒擾百出豈可不慎擇綰縉雲人也。辛巳直寶文閣兩浙轉運副使錢端禮罷以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素習驕騃不閑世務傾險任數也。○命權吏部王循友權戶部侍郎李朝正編類諸路監司郡守條上裕民事件俟成書頒之。癸未初作太廟拓室於室之西墻金釘朱戶黑漆跌坐如承平之制。甲申德興縣士民傳取新等請知縣陳昂再任昂嘗權監進奏院以上書請脩邊杆秦檜故逐至是檜進呈上曰德政果及於民則固可留然其間不能無計囑須加核定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昂朋附廖剛其任德興不遵法令用刑慘酷昂坐免去昂為邑有惠愛至今人思之。昂罷在八月庚申今併附此淳熙五年先臣知德興縣邑人為詩以美先臣其首章云銀峯縣政百餘年陳鄭才猷舊所傳陳蓋指昂也是時去昂之罷已二十餘年而邑人之言如此則若之所云非矣。丙戌詔作景鐘鐘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忝尺為準既成命秦檜銘之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上大悅。○太學博士關注罷以御史中丞何若論其陰有交結圖為不靖也。丁亥金主使金吾衛上將軍彰德軍

節度使烏古論海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趙興祥來賀天申節 癸巳上謂大臣曰春秋之學士人習者極少宜有以勸之近

秦熈亦嘗論此寔契朕意 甲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李邴薨於泉州後謚文肅○徽猷閣侍制知瀘州馮楫奏天雨

豆甘露降於郡園 是月右承務郎康與之監尚書六部門與之

倬子也上之以星變求言也倬以選人上書言藝不足畏秦檜大

喜遂特改京官 與之事以林泉野記修入日歷並不載與之改官

指其監部門據題名在今年五月到任附此 月未彗出求言 在去年四月 六月己亥朔右宣義郎知信陽軍馮榮叔代還

言京西淮南民之歸業者尚少望詔有司應歸業之民如給復年

限已滿止收半稅更假之五七年以勸耕懇其流移在內郡欲歸

業者所在自陳不許占留不過數年丁賦如舊上甚以為然諭大

臣曰若荒田耕鑿得徧大為國家之利今邊境寧靖人思歸業然

所在尚有占留之弊可令戶部措置乃以榮叔知均州 上諭大臣

叔除郡在壬子今聯書之 ○直祕閣知常州湯鵬舉為兩浙路轉運判官 丁

未秦檜奏淮東鹽課增羨乞推賞上曰增羨之賞尤所當慎大率

今歲有羨次年必虧蓋民之食鹽每歲止如此也○左朝奉郎知

彭州彭賓前通判邛州牒避親舉人不寔會赦猶降一官 癸丑

監察御史巫伋面對請申嚴有司所在刑獄不得輒為非法之具

如錢塘仁和二邑所用浮匣命繩之類違者抵罪詔刑部禁止

甲寅白州民家木偶土地神自館驛前相持入商稅務州人聚觀

之兵馬都監葉某怒投之江中乃止其後未踰歲守臣趙不易與僚屬死者六人

此據蔡百衲叢談

已未分遣醫官循行臨安療病者至

乃止自是行之至今○監察御史陳積中面對論監司州縣淹留詞訴之弊乞令諸部每季檢舉劾其尤者從之 癸亥少師昭慶

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常淵復致仕任便居住從所請也

監察御史王鉉面對乞一新謀壇行親祠之禮乙丑禮部措置

是月安南獻馴象十 秋七月己巳按是月戊辰朔上謂大臣曰今早

雨甚霑足方欲祈禱遂得之歲是有望聞米麥甚賤小民易活亦可慶也時嶺南州縣多不雨而慶之清遠詔之翁源英之真陽三

邑尤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群禾稼為之一空焉嶺

不雨事以洪邁夷堅甲志補錄 興丙寅夏秋之間故因行在得雨附見 壬申檢校少傅信軍節

度使和國公張浚落節鉞職名依舊特進提舉江西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以其母太夫人計

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

誦其父咸紹興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兩言

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

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

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

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

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於是秦檜以謂時已大平諱言兵

事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浚建造大第疆占民田殊失大省愆念咎之體居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僥倖再進

包藏禍心為害寔大望賜降黜以為臣子喜亂徇私之戒故有是

命熊克小歷載此事于今年十月其月豈再出之後誤也蓋十五年四月豈出東方今年四月浚上此疏七月貶十二月豈再出耳

朱熹撰行狀云檜命臺諫論公章五六上以特進提舉興國宮連州居住今日歷止載何若一章當考 癸酉中亮

大夫密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右部統制軍馬李師顏更領宜州

觀察使師顏新知西和州故改命制詞有云惟務在於正名迺不熯於改命 甲戌徽

猷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仇念卒 乙亥右武大夫福州觀察

使帶御器械潘温卿落階官為舒州觀察使 丙子利州路轉運

判官王陟罷用大府少卿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趙不棄請也陟

為宣撫副使鄭剛中所喜俾兼本司參議不棄既入蜀欲盡取宣

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首劾陟罷之剛中愬於朝不報明年九月

余克弼劾剛中疏稱總司發擿賊吏亦百端庇護軍肆為邪說即指此也 ○右承議郎范仲熊以事

行在右諫議大夫汪勃論其不忠詔令臨安府差人押出界日後

不得壅行在 戊寅國子監言今年秋試額外補中之人乞令待

闕至科場年赴許監依不滿年人例取應仍自來春住補俟科場

了畢有關日檢舉施行先是四方就補者益多乃分場引試士有

更名冒試至於再三者御史中丞何若嘗以為言上曰士人進取

之弊一至於此不可不革今日之所養則它日之所為可見矣語

在是月 於是學官以為言乃改用三歲之法焉 乙酉封息平郡

辛未

王新婦新氏齊安郡夫人○右朝奉大夫新知奉化縣陳泰初進
神宗哲宗御集百有十八冊上因諭大臣曰書籍未備宜有以勸
之可令秦熿立定賞格重則進官輕則賜帛於是進泰初一官
丙戌上曰諸軍寨屋為霖雨所損可令脩整於是人賜錢一千○
太常丞兼權司勳員外郎王湛面對乞戒州縣官迎送監司毋出
城倚郭縣令毋得日詣郡守常衙以廢事詔敕令所立法如所請

戊子言者乞禁福建民間私藏軍器上曰此自有法宜令民通
知若絕其源則盜自不作矣已丑詔普安郡王二子賜名愉愷
並補右內率府副率用宗室總麻親授官格也壬辰江東提刑

司請諸路經總制錢並委縣丞拘收無縣處委主簿從之○提
舉祕書省秦熿奉詔立定獻書賞格詔鏤板行下應有官人獻祕
閣闕書善本及二千卷與轉官士人免解餘比類增減推賞願給
直者聽諸路監司守臣訪求晉唐真蹟及善本書籍準此丙申

左朝奉大夫何鑄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將遣使北
也○江東轉運司建康府言本府民戶所欠官錢六萬餘緡委是
貧乏無可催理乞特錫蠲免權戶部侍郎李朝正乞令總領所審

寔蠲放從之先是清河郡王張浚為淮西宣撫使駐軍建康責部
民子錢息之不已積不能償則獻於朝奏下守臣敷文閣直學士
晁謙之詰得其狀立上言皆窮民願勿責上許之謙之事以晁公
謙之言於法不當償今狀中乃無此語疑公想有所潤色也傳又
稱積數十巨萬不能償亦與所申不合今削此四字令不抵牾未

未知江東漕此時為誰當考其名增入

八月戊戌朔尚書吏部員外郎周執羔守

右司員外郎上覽除目曰人材須廣訪而選用之所薦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薦者小人其人自小人觀所薦其人可知矣○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直卒 已亥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蘋特勒停蘋奉祠家居其僕嚴安告鄉人王立已者有不順語蘋坐知而不告特責之 庚子熙州觀察使侍衛步軍

司統制董先改邕州觀察使於是管軍田晟以下次第移鎮焉

辛丑築高禱壇初監察御史王鉷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禱

之禮乙丑禮官言自祖宗以來惟兩制侍祠雖大唐月令政和新

禮有天子親享之儀而未嘗舉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於園丘之

東高起而廣五倍○詔訪遺書於西蜀仍委逐路帥臣 壬寅密

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乞遣招安人周宙等回寨上謂

宰執曰福建諸盜皆無知之民若招安未為要術須是監司守令

恤之不擾自然寧息如海賊皆本處大姓資給使然可嚴立賞罰

收捕者優賞資給者痛治此消弭之要術也○龍神衛四廂指揮

使降授果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統制劉寶復宣州觀察使 乙

巳左朝散郎費樞知歸州樞廣都人宣和初徒步入京師將至長

安舍旅館主人婦美少新寡夜就之樞不可問知乃京師販繒人

女因訪其父俾取而更嫁之人稱其清 庚戌秦檜奏臣昨準玉

牒所取臣向者圍城中推戴趙氏事跡乞經聖覽降付本所上曰

卿忠義之節書之信史萬世不朽檜蹶踏退避○檜又言禮器將畢上曰鍾磬音律皆和惟黃鍾大呂未甚應律更宜詳加講究辛亥右朝奉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昫弟也○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趙衛卒 壬子將作監邊知白權尚書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周執羔權禮部侍郎甲寅以邊知白為賀金國正旦使武節郎兼閣門宣贊舍人孟思恭副之周執羔為賀生辰使左武大夫知閣門使宋錢孫副之先是奉使者得自辟十人以行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遂以為例執羔始拒絕之○監察御史陳積中太常丞兼權司勳員外郎王湛並罷先是宣州言忠顯王彝元廟顯應積中時以主簿權博士與湛共奏加封其長子溫為宣威公餘子五人皆為侯至是御史中丞何若言溫晉之亂臣請追告毀像上謂秦檜曰溫謀移晉祚賴當時有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矣於是積中湛以當與討論故有是命 己未敷文閣學士知廣州莫將卒以奉使勞特贈端明殿學士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右諫議大夫汪勃兼侍講 辛酉監察御史王鎡獻戚里元龜三卷詔遷一官鎡初為皇后宅教授上命採歷代戚里故事可為法則及鑒戒者論次成帙至是上之 癸亥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刑部員外郎李頴士傾回險邪稟自天州昨以趙鼎用為大理屬陰懷附麗及鼎之去則不輟報以時政鼎赴貶所則令其子通問厚有贖

遺快謝祖信之死公然以書抵親舊曰謝成甫疾亟休致可憐但擊天水之章謬用其心為可惜聞凌景夏樊光達之補外則曰必皆有說王居正范冲之罷則曰時勢使然今雖為郎尚怏怏不滿每見差除則忿見於言色謂天水在朝必不至爾其虧忠正之節甚矣欲望特賜裁斷以厭士大夫之論詔讀士送吏部差監澧州慈利縣稅務 甲子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判官沈諤移兩浙路

金都元帥宗弼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骨斯連年不能克是月領汴京行臺尚書省事蕭保壽奴與蒙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囉孛極烈為蒙輔國王蒙人不肯此據王大觀行程錄十

九月己巳按是月戊辰朔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士芑特換武德大夫從所請也○撫州布衣吳澥進宇內辯歷代疆域志吳

沆進易璇璣三墳訓義秘書省國子監言其書可采而太學博士王之望論三墳書無所傳授疑近世好事者所為詔澥永兌文解

沆以書犯廟諱故賞不及焉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為大金國信使賓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副

之以迎請天屬故也鑄等出使日歷不云所以按明年九月余竟中輒倡異議以為盡棄四川未初秦檜自全來歸與富直柔

進指辛道宗兄弟為直柔之黨深嫉之及是道宗停官未叙以前拱衛大夫居饒州言者劾其強市民田庚辰檜進皇上因言向者

范宗尹與諸辛往來甚密宗尹為宰相不與朕情通乃附下如此於是道宗特更追一官 癸未秦檜進呈四川茶馬等司條具馬

監利害上曰太祖初有天下置沙苑監牧馬就渭州水草後京師門外方置監南方與北方地不同蓋難得其處宜詳究利害 右

承議郎知鼎州周聿卒甲申復顯謨閣待制 乙酉慶遠軍節度使知臨安府張澄知温州從所請也 丙戌直祕閣兩浙路轉運

判官沈誥知臨安府 己丑步軍司言統制官寧武軍承宣使戚方已到行在供職上曰自合兵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無不如意茲為可喜熊克小歷稱以湖南都鈐轄戚方為步軍統制未嘗離軍所謂湖南兵鈐止是陞帶克誤也中興聖改史

臣曰紹興以來所以為國在有二金戰則分江淮之鎮以授將帥金欲和則收將帥之權以歸朝廷規模既立守備蓋固操縱自

我此之謂定論兀术求和畏我之強也故兵可以合兵合而朝廷之勢重將帥之權輕神機靜慮蓋用之於天下無事之時而不以

為常也久而不變則智在揄勇在怯江淮之役所患在此爾為國

不使砭劑攻亂正氣夫何病之有 壬辰何鑄辟行鑄言親喪未

葬乞俟使回日了此私計上許之○初三佛齊國王以書遺廣南

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有虧損上曰市舶之法頗足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時市舶官右朝散大夫袁復一已移提舉福建常平公事詔特降一官 甲午復起鄂州觀察使殿前司後軍統制張淵以平福建羣盜功遷威武軍承宣使軍器監徐琛右承議郎福建轉運判官范寅秩以給餉之勞皆進秩餘第賞有差賊之未破也翊衛大夫華州觀察使殿前司摧鋒軍統制蕪知循州

韓京將部會之乙未詔進京一階 丙申詔武成王廟從祀諸將
升趙充國於堂降韓信於廡下用祀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陳誠
之請也 是月左朝奉郎陳剛充荆湖北路提舉常有司幹辦公
事剛并研人建炎初為晉原尉時方用兵條五利八事以獻久之
遷羅江丞以母憂去至是投匭上書論恢復事大略謂當以和好
為權宜戰守為寔務疏入上諭秦檜令除郎官檜不樂乃言剛資

歷未深遂有是命且諭臨安府臣遣人蹤跡使去而剛已間行出

北闕矣秩滿代歸遂不復仕後數歲卒於家剛為人彊直登第三

十年蒞官纔九考所至皆有可稱上諭檜除剛郎官事以剛孫咸

撰剛墓誌第云既外除朝參以公資歷未深堂除湖北茶鹽司幹

辦公事蓋是時檜權勢方盛不致明言之也

云公之家集必百卷藏之必百年當有公道始定斯盟即指此事

耳惜其泯沒不見於後世故表出之但咸所記以為紹興戊辰上

書又合五利八策與此書為一事及稱以正即止除幹官皆

小誤剛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丙辰以左朝奉大夫卒于家

十月按是月新禮器成戊戌上觀于射殿宰執侍從臺諫南班宗

室禮官正刺史以上皆與觀撞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於是

直秘閣秦垿陞直敷文閣給事中段拂已下皆遷官

官在丁未○何備龜鑑曰帝仁孝一念勃於胃中故以大事小正

孟子所謂樂天者保天下者也數十年來金卷之往來而吾國得

以漸講玉帛會同之禮於是建辟雍於是立科舉於是修郊廟社

稷之儀於是重經筵講讀之選他如求遺書則有詔刊石經則有

詔閱禮器銘景鐘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卒

年五十子羽在泉州嘗獻時宜八事論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

各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

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為一路置帥公安益兵聚糧
為戰守計論三衙寡弱未振宜益增禁衛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
戍江南論舟船當講求訓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
南兵剽悍可用望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為聲援論募
兵乞於荆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 癸卯武德大夫榮州刺史兩

浙路兵馬鈐轄樞密院統領丁禔編排南郊隊衛禔嘗知連水軍

後罷去秦檜德其前事用為給使頗用事士大夫無操者或與之

游從焉

禔初為檜給使及節次轉官史全不見
因此差使標出之以備檜奔之本末

甲辰少師平樂

郡王常淵復落致仕充萬壽觀使還居賜第 己酉上曰今天下

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監司得人為縣者自不作過

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繆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

有才則宜擢用之○朝奉郎知遂寧府蕪符復敷文閣待制 庚

戌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上謂宰執曰財賦

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之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

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矣 癸丑秦檜奏以右朝請大夫韓沃知

廬州上曰淮南今已寧靜只不生事為善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

庸人擾之不然天下未有不治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舉安洞霄

宮胡松年薨 戊午上曰近得玉二塊方成玉磬朕親臨視之已

協音律更欲按試之 己未祕書省正字劉章為校書郎兼普安

恩平郡王府教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祕卒

十有一月庚午言者奏近來詩賦經術各以舊試人數分取其間
不無輕重大抵習詩賦者多故取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
少今若專以就試之人立定所取分數則詩賦人常占十之七八
而治經者止得十之一二但恐寔廢經術之學矣欲望命有司再
加討論如通經之人有餘聽參以策論圓融通取明立分數庶幾
主司各有遵守上曰當日行詩賦為士人不讀史今若尚用詩賦
士人不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為先所論宜令禮部看詳以聞

辛未執政進呈郊祀肆赦上曰居養安濟漏澤先帝之仁政居
養安濟已行之矣惟漏澤未行宜令條具增入 壬申雪 癸酉

上齋于文德殿 丙子合祀天地于南郊始命普安郡王亞猷息
平郡王璩終獻是歲脩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
言三台星見禮畢上御行宮南門赦天下 庚辰詔諸州縣鎮市

新創稅場虛並罷以言者有請也○復置荆門軍當縣 自建炎

渡江始廢御書院癸未詔復之

三十年正月
丙申又罷

甲申太師尚書左

僕射秦檜言陛下好生之德既定宇內乃不居其聖歸功於天前
郊祀之期年稽古制作禮樂大備討論訂正悉出聖學有司郊使
惟謹曾不能措一辭及將祀則至誠感通天意響答雪呈瑞於齋
宮之先日穿雲於朝獻之旦既升紫壇則星宿明潤旋御端闕則
霄漢廓清允謂先天弗違諸神受祀至於率履不越又可為萬世
法有司請設小次則拒而不答宮廟載葦既畢則宸翰標題皆極

於恭恪此皆經典所誇詡有司宜書載者也臣職在後從親見不
誣望宣付史館上謂檜曰此國家大典禮及期而暗誠可慶也朕
自即位以來無如今次非卿等協贊何以致此 乙酉吏部奏郊
祀大禮太師左僕射秦檜合封贈三代並妻詔依擬定○成州團
練使帶御器械常謙罷貴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常謙帶御器械
丙戌詔達州刺史常訊累有過犯可降武功郎送吏部與嶺外監
當差遣以皇太后有旨也 己丑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為少保 庚寅權尚書
禮部侍郎游操罷御史中丞何若論操嘗阿附呂頤浩又嘗阿附
趙鼎既貶巡操猶書問不絕緩急之際何足倚信故出之 辛
卯朝散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朱敦儒罷右諫大夫汪勃論敦儒
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望特賜處分上曰爵祿所以勵世如其可
與則文臣便至於侍從武臣便至於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
容輕授於是敦儒遂罷 癸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錢時敏移兵部
侍郎軍器監徐琛權工部侍郎直祕閣知揚州向子固陞直徽猷
閣再任 甲午皇兄眉州防禦使不怵為邕州觀察使以與皇后
家連姻特遷之也 乙未吏部奏郊祀大禮皇太后合封贈三代
於是曾祖徐王常舜臣徙封韓祖揚王子華徙封楚父魏王安禮
徙封陳 十有二月按原本脫干支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奏減
兩川米腳錢三十二萬緡元理五百 激賞絹二萬匹事初見建 免

初增酒錢三萬四千緡許之戊戌詔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備邊費○夜葦出西南方 已亥詔避殿減膳 辛丑撤歛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鄭望之言老而多病乞守本官致仕許之仍遷

一官熊克小歷稱望之以集英殿修撰告老蓋誤 丙午手詔曰朕惟軍興以來四川

歛重恐不堪久今疆場罷警常屯內遷仰宣撫總領兩司取索承

平時常賦名色軍興後權所增益叅酌措置既不能竭民力又不

可乏軍須兩皆給足永相保持以副朕顧倚之意○尚書金部員

外郎李若川罷若川簽書樞密院事若谷弟也右諫議大夫汪勃

論若川恃為執正之弟為所親經營差遣妄作威福故罷 已酉

大理評事環周面對論征商過重詔申嚴行下 辛亥進士章公

奎上書言家向緣軍興之故財賦屈乏乃於民間預借其稅以濟

軍用此不得已而行之耳國家偃兵息民固已有年而預借之稅

今尚未免且預借之弊折納太重近於重歛可即除之以 元

元之望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

失朕本意乃詔戶部取索措置 辛酉金主使龍鼎衛上將軍會

寧尹盧彥倫定遠大將軍四方館使張仙壽來賀去年正旦 壬

戌左奉議郎仲并特降二官坐前通判湖州與倡女通濫為者所

劾有司鞫寔故也并初見紹興四年九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

八人○諸路斷大辟四十八人

建炎要錄卷一百五十六

紹興十有七年

歲次丁卯
宗宣皇統七年

金

熙春正月丙寅

按是月
乙丑朔

丹陽隱士蘓

庠卒年八十有三

丙子御筆諸軍統制將官已添差諸州都監已上人並令釐務戊寅秦檜奏已行出上曰諸將乍離軍中若請給減半恐失所也

已卯手詔曰朕惟軍興二十餘年黎元騷動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彊場無虞流徙有歸四境之內舉獲安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守不能深體朕意致或刻削苛細進獻羨餘失朕愛民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部內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體朕意 左朝議大夫李椿年權尚書戶

每侍郎專以措置經界椿年既建經界之議會以憂去有司因稍罷其所施行者及是椿年免喪還朝復言兩浙經界已畢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人戶結甲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乞且依舊圖造簿本所差官覆寔若先了而民無爭訟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從之

癸未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吳表臣知池州魏良臣皆乞奉祠上曰州郡之職懦弱者多不治事有才力者多妄作惟適中為難得於是二人並陞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汀州太平觀

丙戌詔禮部立定天申節燕設則例下諸路遵守上以州縣因緣擾民且多殺物命故有是旨

丁亥右諫議大夫汪勳論內侍省押班趙轍強占民居詔與在外宮觀戊子秦檜奏已行上曰逐一內侍則人自知畏矣

己丑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餘稅則並與裁減上因言新麵亦宜免稅商旅既通更平物價則小民不致則失

所矣能免小歷云戶部米已免稅而所經稅務尚收力勝錢非朝廷寬民之意欲行下禁止從之按日歷是月丁亥上宣諭宰執米稅已免諸處却云力勝收稅可令有司措置已又戶部狀準聖旨措置云云蓋此事乃出自上意非戶部建議請免寔誤也

辛卯上諭大臣曰孟饗詣景靈宮及東朝中宮不時出入已給禁衛人錢米毋令臨安應副恐擾及市民左廸功郎陳介言國家頒降鄉飲酒儀式而諸郡所行踈數不同望令三歲科舉之言年行之於庠序即古者三年大比飲酒於序之意也國子監言唐人

亦止行於貢士之歲欲依介所請如願每歲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

壬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丑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提舉秘書省秦煇加大學士

二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汪勃試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巫伋守右正言 左朝散郎符行中為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四川

宣撫司錢糧初四川都轉運司之廢用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既而復以太府少卿趙不棄總領宣撫司錢糧剛中與之不叶不棄

頗求其陰事秦檜聞之乃奏以行中代不棄俟行中至利州令不棄赴行在行中南城人也

李燾撰晁公武墓誌云階成岷鳳四州併屬利路為經畧使者當更名有旨令安撫司倣雄州安撫司例措置申樞密院一府愕眙莫知其原公時在都轉運司乃從旁為言此景德三年故事願與今事不類宣撫司即用公言奏析利州路為東西俾先為經畧使者分領之由此益重公而幕下士皆忌其後宣撫使緣它故重貶議者或咎公憾彼不相知有所報復蓋非也公武仲之子此時為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主管

戊戌上謂大臣曰比聞州縣折納稅絹每匹有至十千者恐傷民力可令戶部措置

庚子大理評事張棣面對論銓試之制惟以經義詩賦為榜首而有出身試律者遂居其下非所以右寒畯而左膏粱望令通融考校詔禮部立法

辛丑宰執進呈臨安府減定官私房繕工日公私須令均一天下事皆當如此

甲辰工齋於內殿時將祀高禩乃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親祠使

乙巳上親祠青帝於東郊以伏犧高辛配普安郡王終獻又祀簡狄姜嫄於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

己酉封才人劉氏為婕妤

庚戌封感義郡夫人郭氏為和國夫人

辛亥改造殿前司寨為瓦屋用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奏也南渡初諸營皆覆茅結舍頗火屢驚故存中以為請成州團練使常謙為德慶軍承宣使貴州刺史帶御器械常謙為慶遠軍承宣使並提舉萬壽觀

壬子上謂秦檜曰陣亡恩澤自定今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事初未見

後宮劉氏為紅霞帔

甲寅皇叔揚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士會為安德軍承宣使以職事脩舉特遷之也

丁巳御前軍器所言歲中造軍器三百四十四萬餘件詔賞之

辛酉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汪勃論其不忠不孝也

三月丁卯

按是月甲子朔

給事中兼寔錄院脩撰兼侍讀兼直學士院段拂為翰林學士 捧日天武四廂部指揮使寧國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牛舉卒前一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軍準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親吏及家人囑以後事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聞者莫不歎恨

已巳上謂秦檜曰人材難得惟賞罰勸沮卿可選用所知若協濟國事得三五人即庶僚胥化其不靖害治者顯黜勿貸庶知懲畏檜曰仁宗皇帝時高若訥等在朝久相攬擾至嘉祐間韓琦歐陽脩協恭贊助方成太平之治上曰仁宗皇帝即位之久灼見治道檜又曰陛下領元帥府日備見官僚情偽至如敵情亦是親到其營盡得要領故應酬如神不差毫髮當出身犯難之時乃宗廟社稷之託寔天啟聖哀非偶然也 辛尚權尚書刑部侍郎錢周材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乙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罷提舉江州太平觀若執政才四十四日

丁丑直秘閣知光州鄭綱代還乞令國子監哀集上即位以來惠民愛物所手詔編類刊印成書守令陞辭門謝日人賜一帙從之 已郊翰林院學士段拂參知政事

辛巳秦檜奏州縣和買率以二月起催非便上曰二月間蠶未猶生使民何以應辦檜奏須依舊限上可之 詔自今使回並計程

赴行在時權戶部侍郎邊知白賀金國正旦還已渡淮久之未至
上慮其擾人乃有是命

壬午御史臺檢法官余堯弼司農寺主簿宋敷朴宗政寺主簿張
杞並為監察御史杞浮梁人也

甲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錢周材兼寔錄院修撰 祕書省校
書郎沈介面對言陛下勤恤民隱於郡邑近民之吏尤所注意守
貳縣令以民事抵罪者不復任以親民聖恩宏覆天下幸甚臣愚
竊謂郡邑之例吏朝夕奉行莫匪民事一有誥誤無復自新而又
元降揮指罪無定名有司承用者不為之區別凡涉民訟一切坐
之其於輕重之差公私之辯類未盡欲望詔加刊定凡侵漁百姓
以抵贓私者蔽以前令其或雖緣民事罪止公坐則自如常律庶
幾仰稱陛下愛民慎罰之意事下刑部看詳後不行

乙酉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以郊恩徙封益國公自是建
旄封國之在北者皆改命時有乞置益國公官屬者檜雖不行亦

不加罪焉

此以趙姓之遺史附
入當求它書考詳

丙戌上謂大臣曰聞物價翔貴居民不易宜諭版曹同府漕措置
取旨

丁亥權尚書吏部侍郎王循友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正言巫伋
劾其迎勞使客所過受賂每與倡妓褻狎故也 中書舍人兼
權直學士院兼寔錄院脩撰錢周材兼侍講監察御史王鉞守尚

書右司員外郎

戊子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移節靜江寧武靖海軍楊武翊運功臣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 權尚書戶部侍郎遷知移白吏部侍郎 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若谷落職江州居住以御史中丞汪勃論若谷諂事張邦昌之黨又徃宗澤處以偽楚年月改秩故也 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高世定陞祕閣修撰世定自通判明州累為部使者至是復遷之 詔諸軍招置效用未有陞進格法自今到軍三年無過者與轉一次帶甲用一石弓力十二矢中半上梁者年雖未及準此八矢上梁者倍之至承信即理磨勘年如常法

庚寅權尚書吏部侍郎錢時敏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辛卯秦檜奏以敷文閣直學士林待聘知婺州上覽除目曰士大夫有專於為己而不肯任事但當與之祿食使之不失所而已檜曰陛下處士大夫如此仕而不知許國得不少愧乎 中興聖政史且曰不事其事雖奪之食不為過而聖人有不忍焉何也以為奪之則遂絕之也 予之則所以幸其自新也愛惜士類當如此

權尚書工部侍郎徐琛乞補外罷為敷文閣待制知明州 直寶文閣主簿台州崇道觀錢端禮為淮南路轉運副使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是月金人與蒙國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酋

熬羅索極烈自稱祖元皇叔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
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此據王大觀行程錄按錄稱歲遺牛羊
各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斛緒三十
萬匹綿三十萬兩恐未必如此之多
今削去其數第云甚厚更俟詳考

夏四月丙申按是月減諸路免行錢三分之一用戶部請也

丁酉權尚書吏部侍郎林又充敷文閣待制知建州從所請也又
與秦檜有舊引至侍從不協物望然頗勤於所職人亦稱之

己亥御史中丞兼侍講汪勃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改築萬壽觀前後殿掌觀內侍二人進士十一人吏卒一百
五十人道士歲費錢七百九十二千

監察御史余克弼進殿中侍御史右正言丞丞及兼崇政殿
說書自秦煇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朝廷動息其臺諫常與之

相表裏馬呂中大事記人君起居動息之地曰內朝曰外朝曰經
廷三者而已執政侍從臺諫皆用私人則有以彌縫於
外朝矣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閻徽皆於內朝矣獨經筵之
地乃人主親近儒生之時檜慮其有所浸潤於是以煇兼侍讀又
以丞及為說書除言路者必預經筵以察人
主之動息講書官之進說而臣無復天子之臣矣右朝奉郎蘓策福

建轉運判官

庚戌上謂秦檜曰近覽左迪功郎吳適所進大衍圖辯證易中差
誤可令秘書省看詳如或可采卿更審詢其人當處以庠序之職

權刑部尚書周三畏落權字尚書比部員外郎王會試軍器監

甲寅皇太后朝景靈宮少師平樂郡王常淵見后出言詆毀詔殿

中侍御史余克弼即其家鞠治淵具伏誣罔後六日責寧遠軍節

度副使袁州安置二十年十一月淵復官

丙辰敷武郎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馬元益特勒定傳送桂陽
監編管元益上疏乞出秦檜奏其語言狂妄擬編置上曰真宗皇
帝澶淵之盟敵人不犯邊塞令者和議人多異論朕不曉所謂止
是不卹國事耳若無賞罰望其為國寔難自今用人宜求靖共之
操如其不然在朝廷者與之外任外任者置之閑散閑散而又不
靖者加以責罰庶幾人知勸懲不至專為身計卿所進呈行遣馬
元益正得此意賞罰既行數年後可望風俗丕變矣 端明殿學
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使北還以葵母乞去遷資政殿學士
知徽州鑄出使乃議天屬事馬元益上書當是因鑄之還而有請但未見其書當更考詳 直龍圖閣新
知衢州韓球都大提舉四川茶馬監牧公事左朝奉郎知衢州張
嶬為敷文閣制待

丁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殿前司左軍統領邵宏淵為荆湖北
路兵馬鈐轄以從軍久願罷軍務也先是宏淵嘗從後軍統制張
淵捕盜於閩中宏淵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衆折已
杖之百斤為士伍宏淵之客鍾鼎走行在上書為辨曲直秦檜怒
送鼎福州州學聽讀熊克小歷云秦檜新創聽讀之名屬鼎于福送紹興府學聽讀之郡學按張浚當國時耿錫已坐伏闕上書非檜所創克誤也 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言於朝乃有是命鼎
蜀人也

己未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遇赦永不檢舉
右脩職郎石恮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特免真決送潯州

編管初鼎貶潮州守臣徐璋為之治第且饋餉之怪時為錄事參軍數與鼎相見及是怪代歸而璋已卒守臣左朝散大夫翁子禮發其事下大理鞠寔鼎坐不自省稱請託州郡借人抄書因令幹官顧湜囑怪供給書寫人於是怪違法大收人戶鹽錢節次應副使用又嘗為子預怪公事改易情款又受璋饋送八百餘緡璋又盜官錢為鼎蓋造第宅通計一萬餘緡紐絹三千六百餘匹故有是命此以日歷本文修入胡銓跋戒諭和議詔書云是時王鈇呂應中經畧二廣皆望風招撫銓以為奇貨於是潮守徐某許奏丞相趙昂帥臣劉坊陰中丞相張浚云云按此時翁子禮寔知潮州蓋子禮許其事銓誤以為徐璋也

初右奉議郎通判處州宋汝為既渡海來歸久之有告敵人汝為嘗以蠟書來言敵中機事敵久捕不或獲會有知汝為已南遁者至是以姓名來求遣汝為時在紹興知行必不免一夕遁去雖家人無知者一子南強數歲與其妻錢氏皆為有司所拘汝為即潛行入青城山中以醫卜自給更姓名曰趙復前寔錄院檢討官邵博識而憐之青城令楊高為營菴於布金院之傍且授以官田數十畝汝為躬耕山下數赴人之意急由是入多重之

五月癸亥朔上謂大臣曰川廣綱馬至鎮江軍中宜令本府及淮南漕司撥官地美地水草處收養只數年間便見蕃息此軍政所當留意

甲子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珂為內侍省押班乙丑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殿前司左軍正將李懷等十四人並

差諸路兵馬都監至將，正罷從軍用主帥楊存中請也。是日雨電。

丙寅上謂大臣曰：近有布衣陳福建鹽法利便，朕惟祖宗成法利於民者自當永久遵行，儻或未便，須議損益也。

己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皓丁內艱，既終喪復遂詞請於是直徽猷閣王洋知饒州而左奉議郎陳之淵添差通判二人與右承議郎通判州事李勤積不相能，勤倖以訐進告皓有欺世飛語，洋之淵皆與聞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即奏皓造為不根之言，黃鼓衆聽，幾以動搖國是。望竄遐裔，洋之淵亦乞寘之典憲，詔罷洋之淵而皓有是命。

辛未敷文閣待制新知宣州秦棣過闕入見，癸酉陞敷文閣直學士。中書請令軍中揀退人耕江淮京西官逃田以自贖，從之。

三十一
一年正月戊寅
所書可參考

乙亥祕書省校書郎兼提舉祕書省編定書籍官沈介守尚書司勳員外郎祕書省正字兼提舉祕書省編定書籍官湯思退守司封員外郎。

辛巳金王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卞寧遠大將軍東上閣門使大蛙來賀天申節，卞金王兄弟行也。

辛卯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卒。

六月乙未詔金國使人見辭並設壇於庭下宰，臣使臣亦如之。

丙申上謂秦檜曰雨澤稍頻細民不易檜曰前日蒙宣問常潤江南關臣第據赴宣州新任近得本州申報雨已霑足上曰此時多雨陂塘有所瀦蓄秋或旱乾可備灌漑農夫有豐稔之望甚可喜也

丁酉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寔錄院修撰兼侍講錢周材罷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周材嘗對衆館職有徽宗寔錄難脩之語詆毀不恭故有是命太常博士葛方立太學正孫仲鼂並為祕書省正字既而提舉祕書省秦熈奏以二人並兼編定書籍官從之熈奏辭在是月辛亥

己亥尚書右司員外郎王銍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乙巳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奏權尚書工部侍郎嚴抑日遊執政之門此時汪勃祕書省正字張本進不由道所校書籍患皆舛誤於是二人並罷

戊申太學博士王之望面對論舉人程文或純用本朝人文集數百言或作歌頌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考建炎患從刪去故多犯者望申嚴行下從之

甲寅左丞議郎朱玘知德安府還入見乞將刑統律文內有犯本朝廟諱御名及音同者並易以它字詔禮部擬定

乙卯宰執進呈眉州防禦使殿前游奕軍統制成閔招降到福建賊徒等第補官上曰銷弭盜賊當為遠慮若但招安補授恐此彼

輩以嘯聚為得計是啟其為寇之心今已招到且依所乞可劄下諸路日後不許招安

丙辰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卒

丁巳宗正少卿兼權兵部侍郎趙子厚罷以御史余克弼言子厚徃任小官荒於酒色今乃不自揆度每闋除目則不平之色形於面顏故也

戊午檢校少保保慶軍節度使普安郡王瑗徙常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保天軍節度使恩平郡王璩徙武康軍節度使於是少傅孟忠厚少保楊存中皆徙節鎮之在南者

秋七月甲子大理少卿張栢罷以御史余克弼論其鄙闇怠忽也
饒州刺史知金州節制屯駐右護軍馬季耕陞忠州團練使再任
乙丑詔臨安府更置庫造詞祭法酒舊取水於西湖上以軍民環居渠流混濁乃命別醞焉

戊辰左承議郎添差通判嚴書州奏昌時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袁州劉伯英提點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昌時檜兄子也伯英為檜所喜在湖南創造宅堂至飾以塗金倚前盜用官課者皆納其女而釋之人不敢問

己巳天府少卿趙不棄自蜀中還入對上謂秦謂檜曰不棄必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凡所科敷並可蠲罷朕所以休兵講好蓋為蕪民力耳如其不然殊失本意

壬申武泰軍節度使知荊州南府劉錡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錡鎮江陵凡六年

癸酉勅令所奏諸遭喪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執喪者徒三年所屬知情而為申請起復者減二等先是上數論大臣以為有傷風教者至是立法 徽猷閣直學士左奉議郎胡寅引疾告老詔遷一官仍舊職致仕

甲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潼州府晁公武知恭州趙不棄薦之也

庚辰詔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令赴行在奏事太府少卿趙不棄權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初秦檜以不棄與剛中有隙遂召之而以符行中代總軍儲其寔不樂剛中也剛中頗覺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剛中在蜀六年事或專行其服用徃徃踰制不棄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遽罷 右正言亟劾奏右朝散大夫知利州兀不伐撰造行在言語自云出入奧密事皆誣誕扇惑遠方詔除名夔州編管 尚書禮部員外郎王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其造進也

癸未詔李璆符行中同共參酌措置減放四川科敷錢物先是鄭剛中為宣撫副使上命剛中與總領司參酌措置剛中言四川財賦利源大者無過鹽酒曾不知鹽酒之法已是窮盡惟有扶持講究隨時究助尚可枝梧儻更增添其法立壞鹽與酒既不可更改

自餘言利便者皆蔽守一端不盡見四川久遠利害惟有取用度名色更行撙節及軍中可以裁減事件隨宜措置度幾便見實效今先次減省本司官吏及將人馬可以趨移頭項更令向裏就糧以減水運脚費并應有舊例合支錢物隨事裁損仍參照本司向來所入窠名錢物今已併屬總領錢糧所拘收舊條本司椿積備邊在贍軍歲計之外其逐項窠名歲計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蒙取撥應副歲計即可對減增添窠名寬省民力疏奏乃有是命

甲申江東安撫司乞遣官相試効用上曰今三衙諸軍教閱不廢故武藝皆精秦檜曰平承時亦自閱習今御前呈引激賞分明故諸軍爭勸也

乙酉左丞議郎李觀民知濠州代還入見言陛下信任一德之臣修講隣好力偃戎兵而民免於塗炭者七年於外頻歲有秋人皆樂業伏願戒飭邊臣毋致少有生事庶幾仰承德意之萬一從之丙戌秦檜奏以左朝散大夫謝尋知潮州上曰凡除郡守莫湏到堂否檜曰例須參辭上曰今既休兵正以民事為急卿宜更加調審如昏耄無取者不若只與宮詞 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張廣卒訃聞詔復敷文閣待制到任熊克小歷云廣疾革請老丙戌上曰此吾中興詞命之臣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此據汪藻廣墓碑所書也其實廣復職在九月己巳克誤於其卒日書之爾王明清揮塵錄餘話稱廣求休致先除次對帥南昌與日歷所不同當考

丁亥右朝奉大夫鮑貽遜卒

戊子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改充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州

都統銜諸書不載王倫撰神道碑言在此年今因移郡併書之

八月丙申檢校少師岳陽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王舜臣薨

壬寅大理正周贊幹辦諸軍審計司章服並罷版金華人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二人官於行朝陰與外交兇險之謀畧無顧忌故有是命

癸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張宗元時遷使渡海以醪米饋之太師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由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

乙巳直秘閣知臨安府沈該為尚書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趙不棄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丙午召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詹大坊為工部尚書弑申以該為賀大金正旦使閣門宣贊舍人蘇頌副之大方為賀生辰使閣門宣贊舍人容肅副之上覽不棄除目因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須如御膳米初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吏不敢緣此擾民也 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施庭臣卒

丙辰詔自今百官應轉對而以病告者並瘳疾愈日上殿時秦檜

惡聞人言百官當面對者多稱疾不入上怪之故有是命

丁巳秦檜因論及月椿錢上曰卿未還朝時未勝非等創造月椿朕每以為非理屢與宰執言終未能大有所蠲減卿可從長措置庶寬民力後二日檜奏近令監司郡守不得獻羨餘今聞乃資妄用乃詔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椿管每季具數申省聽候撥充月椿其不係月椿路分依此通融科撥檜曰陛下志欲減免田租實盛德之事今自月椿錢始

午戊寶文閣直學士賈諫卒

己未賓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為太尉易鎮安慶軍錄出疆之勞也 寶文閣學士王煥提舉萬壽觀煥知平江府以疾

請奉詞而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奏其應辦國信每事豐腴並無遺闕乃有是命煥至行在數日卒贈有銀青光祿大夫賜銀絹五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官給葬事

九月乙丑

按是月壬戌朔

秦檜奏殿前步軍司乞招安到海寇分隸諸軍

上曰海賊若竄須當捕之仍令常加存恤毋使為民患

戊辰隋州觀察使張思正卒於台州

己巳減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用宣撫副使鄭剛

中總領官符行中奏也於是減兩川市估錢五分之一

布七十三萬匹每匹估二千有半今共減三十六萬五千餘緡 夔路監錢六分之一 大寧監四分監一百三十萬七千餘斤本路六十井監四十八萬五千餘斤舊每斤三坊塲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十百錢今減五十共減七萬六千緡

分之四元額十一萬八千今又減西川米脚錢四十二萬緡十六

二月已減時行中得宣撫司降賜庫見椿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

酌度對糴分数均減均減對糴米指揮在是月癸酉今聯書之

壬申武經大夫和州團練使內侍省押班李珂為入內侍省押

班景福殿使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去為為內侍省押班

甲戌右朝散郎直祕閣呂撫除名梧州編管秦檜追恨頤浩不已

使台州守臣曹惇求其家陰事會據妻姜氏告撫蒸其庶弟之母

送獄窮治撫懼罪陽瘖乃以衆證定罪於是一家破矣葉義問劾曹惇章疏

稱惇守台州許頤浩家陰事按日歷惇十四年六月差知台州十

八年七月丁酉以右朝散郎權發台州回進對此時蓋未滿也

乙亥戶部具到江東西諸州月椿錢二十二萬七千餘緡信州五

宣州四萬九千徽州五萬八千撫州二萬五千江州萬緡筠州南安

安軍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皆有奇

上曰科敷之類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許諸州羨餘以

減月椿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下百姓想皆歡忻鼓舞上曰朕

備嘗艱難細知民闕之雖百錢亦不易得故不欲妄費或有餘財

即命椿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至失措

丙子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先是殿中侍御史余

堯弼奏剛中天資玄險敢為不義專與異意之徒合為死黨妄用

官錢縱使游士搖唇鼓舌變亂黑白四川都轉運司蓋總四路財

計以贍軍頌也俾乘間上書併歸宣司則是制軍給食通而為一

雖密院戶部不得如此祖宗維持諸路之計於此掃地不知剛中

封靡自植欲以何為總領司建置之意蓋與諸路一體剛中怒形於色不容總司舉職朝廷不得已為之易置則又揚言以為已能自古跋扈藩鎮敢如此否章未報堯弼又奏剛中奢僭貪饕妄作威福罔上不忠敗壞軍政五罪乃有有命是仍令剛中於鄂州聽旨其隨行軍寔令湖廣總領所交割其數申省軍兵令都統制田師古拘收押還本司十二月甲寅行遣

丁丑從義郎馬珪除名萬安軍編管珪盜用庫金懼罪走北界為泗州押還法當死特貸之

已卯安南請入貢詔經界司受而答之
癸未執政進呈大理正章壽面對乞命監司郎守察院令之賢否上曰令最親民不能一一銓擇不職而後治之百里已受其弊有治狀者當議擢之庶其知勸寔惠及民矣

甲申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鏊兼侍講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兼崇政殿說書

乙酉右丞務郎監尚書六部門康輿之為軍器監丞

丙戌詔江浙見輸折帛錢太高慮民難出令紬帛各減價每匹江南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每兩江南三百兩浙四百自明年始先一日奏檜進呈諸路監司守臣自今所部縣令治狀顯著保明奏聞上曰當今正以惠養百姓為先務檜曰如民間折帛錢太重理宜蠲減上曰朕久有此志祖宗時每緡價直八百官司

乃以一千和買民間既免舉債出及絲蠶收成之後並皆樂輸趙
鼎張浚為相時乃創折帛之請令人戶折納見錢殊為非理不知
今折納若干檜曰當令戶部取見實進呈上曰若隨逐路色額減
納錢數非唯可蕪民力且使知朕所以休兵之意至是行下呂中
大事
記檜雖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幾倍而上則減諸路月椿錢減四
川租征免夔路酒稅除永道等州身丁錢出內帑絹帛代輸丁錢
減江浙折帛錢其愛民
之寬自若也

是月金主亶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天同府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熊克小歷在十
一月朔蓋誤

癸巳代州防禦使荆湖南路馬步兵總管王瑋為永州防禦使充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秦檜之留守臨安也瑋為留守

司統制故薦對而命之直祕閣知盱眙軍畢良史陞直敷文閣再

任左朝奉大夫通判瀘州程敦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敦臨眉

山人與秦檜有太學之舊故躡用之

丙申戶部侍郎李椿年言州縣多侵用封樁錢物至有倉庫寓於

民舍僧寺者欲望特下明詔遣御史巡察州縣按其所不法如者

重加黜責仍令監司先期整頓所部修飭倉庫舉行詔令取見封

樁錢詣寔保奏將來遣使按察稍有違戾亦當一例作罪不以去

官赦降原減詔如所奏令戶部差官

癸卯詔建太一宮於行在自駐驛以來歲祀十神太一於惠照僧

舍言者以為未稱欽崇之意乃作宮焉熊克小歷在十
二月癸卯蓋誤右正言巫

後論州縣奉行詔條違戾不稱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望令以前後
詔書編次成冊置之廳事常切遵守翌日上謂大臣曰朕屢降寬
恤指揮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可如後奏仍令監司按
劾以警慢吏

甲辰秦檜進呈殿前馬步三司管軍扈衛十年取旨推恩上日徃
日將帥出戰立功時有遷轉今休兵日久如已建節者固不較計
其它豈無陞進之望當有以繫其心且使後來者知勸

丙午舒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溫卿為寧國軍承宣使吳國長公
主請以溫卿該恩回授二秩轉行一官乃有是命

丁未詔太常少卿歲以春秋二仲薦獻紹興府山園陵攬宮季秋
令監察御史按視以殿中侍御史余堯弼援舊制有請也

戊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興國宮張澄知襄陽府時
左朝議大夫知襄陽府陳桷引疾求罷後旬日復桷秘閣修撰奉
詞

己酉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傅
用扈衛十年推恩也祕閣修撰知温州趙不羣陞右文殿修撰再
任以東浙提點刑獄公事林師說奏其治狀也 右朝散大夫閻
大均追一官勒停鼎州編管先是大均守渠州代還鄭剛中掌宣
撫司機宜文字及是至行在為中剛乞詞且言宣司財賦大均與
尚書省令史李師中善師中以朝廷行遣次第告之秦檜庶知下

大理究治故有是命師中追二官南雄州編管

壬子秦檜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遇恩該叙復者見條宣司施行
欲收還省部上因論蜀人仕宦多不出蜀中自今宜量與東南差
遣庶遠近人情無彼此間

丁巳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通判州事左朝奉郎衛蒙身右朝
奉朝林允各降一官先是鍾進士鍾鼎以上書訟邵宏淵押送福
州聽讀鼎禱弼求依所親於永州福管聽之至是鼎復來行在尚
書秦檜怒弼以為不切拘管故有是命 協忠大夫果州防禦使
太平州駐劄御前前軍統制雷仲卒

戊午降授鳳州團練使添差荆湖南路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再貶
秩一等坐嘗為人請求補官不當也

己未錢塘縣言龍山院降旨露詔付史館

庚申左宣義郎勅令所刪定官曹筠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筠當
塗人政和末秦檜自金游陵學京師至當塗會大雨水橋斷不能
進筠適居虛中為人訓子弟即入白主人延入飯之止檜宿焉其
後筠以累舉得官調台州錄事參軍老病不任事守臣張侁劾之
筠急以懇檜念其故遂召用之

十有一月壬戌

按是月辛酉朔

上諭大臣曰諸郡災傷宜令留意檢放不

可苟取一時租稅致民逃移難以復業

熊克小歷在十二月壬辰蓋誤

癸亥大理寺丞范洵面對乞州縣獄囚並令獄官令長親加勸訊

縱吏考鞠者重寘典憲詔申嚴行下

甲子詔三路市舶司自今蕃商所販丁沉香龍腦白豆蔻四色各止抽一分先是十取其四朝廷聞商人病其重也故裁損之焉

丙寅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上紹興常平免役勅令格式四百九十九卷詔鏤版頒之 右武郎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劉懋帶御器械懋媿好父也

丁卯權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賜新及第進士間喜宴於禮部貢院從之自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葉份上表告老詔遷一官致仕份尋卒

戊辰左奉議郎史才為國子監主簿才鄞縣人也 眉州防禦使

殿前司游奕軍統制成閔以捕福建盜賊功遷宣州觀察使於是其將佐武顯大夫張寧武翼郎周虎臣郭武郎金鴈等三十六人並進一官鴈湖州人以貴授官寧為秦檜看閣子故亦遷焉

己巳執政進呈大理寺丞范洵面對乞州縣吏人犯罪不許引用通計條上曰法律所載非不該備然情為日滋亦須隨時損益可令有司看詳

壬辰禮部侍郎周執羔言文臣遇郊改轉服色內四川便宜轉授之人如止是未後付身未曾換給而以次真命官資應得敕文即乞放行所貴遠士大夫不致留滯從之能克小歷初四川宣撫司得便宜補官皆預給敕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秦檜疑其未寔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執羔言於檜以謂朝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克所云

蓋據執羔行狀與日歷差不同按執羔此時以禮部兼權吏部侍郎或即此事也

乙亥資政殿學士知徽州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丁丑右政言巫伋言選人改官銓法汪知縣蓋舉詞皆云堪克親民任使祖宗立法之意止要為民擇官而比來改秩無意作縣多干堂除則是與舉詞已相違矣望令吏部並汪知縣不惟親民之官得人亦可革奔競之風上曰銓曹自有成法可令遵守

左奉議郎洪适右朝散郎通判濠州曾恬並罷适通判台州與守臣曾惇不相能恬公亮孫少嘗尊事楊時謝良佐劉安世陳瓘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為大宗正丞秦檜專政士方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詘殿中待御史余堯弼論适姦險彊暴得自家傳在

台州貪墨踰濫恬縱腕不檢自謂趙鼎門人常懷怨望遂絀之既

而恬又坐擅興工役貶秩

恬明年六月丁酉降官許及之撰恬行狀云通判台州將終更忠宣有英州之

謫台守與公不相能公嘗行縣至黃巖令以繫囚十數輩匿堂廡間詭以獄空告公坐廳事聞大呼聲即結視諸囚因皆叫號稱冤因備其事申諸司歸白守守以為不問白長官

撥彈文迎秦意秦諷言官上之坐免官
戊寅左承議郎姚邦基主管台州崇道觀

丙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慤卒

丁亥右朝奉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曹泳為兩浙路轉運判官

戊子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林天厲葉絀並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
官用提舉官秦燂請也

是月金主亶復歸上京

十有二月辛卯朔詔諸州兼管編配命官及事干邊界情理重害之人各仰遵守見行成法不得擅行移放令提刑司常切檢察用刑部請也 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張致遠卒

乙未左奉議郎章履主管官誥院履仙宣城人也 右承議郎新通判衡州張棣知新州右承奉郎陳道知昌化軍先是秦檜擬除廣西郡守上曰廣東西關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為慮自今關官處可早與除

丙申初賜百官喜雪御筵於秦檜第翌日上謂檜曰雪後使覺寒非唯有豐稔之望來歲疫癘亦必稍弭可為農民之慶也 永州防禦使許世安為嚴州觀察使以解帶恩也 右承議郎劄子

輦既奉詞盡棄人事獨居一室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四方學者多從之至於得微疾即入謁家廟泣別其母徧以書告決素所與往來者名其兄子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久遠既已則復與學者講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年四十七其所著有聖傳十論等書皆行於世

己亥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乞令諸州法司吏人只許檢出事狀不得輒言予奪詔申嚴行卞

癸卯婺州進士施諤進中興頌行都賦各一首紹興雅十篇詔永免文解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祕卒

乙巳右宣教郎添差通判温州高百之直祕閣百之世則子也女為秦項婦其除職所因未見當考

丙午封秦熺妻建康郡夫人曹氏為和國夫人熺女令人秦氏為同安郡夫人

丁未左承奉郎林機右承奉郎周紫芝並為樞密院編修官 敦武郎閣門祇候張昂充東南第十四將

戊申右朝散主管告院陳大方罷時吏部郎官闕大方以例暫兼會當奏事誤書權吏部侍郎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其鄙俗不忠

故罷大方璫孫已見

庚戌直龍圖直閣都大提舉川秦茶馬監牧公事韓球始至成都

自趙開以來每茶百斤除其十勿筭球至官遂盡取園戶加饒之茶增為正額有一場而增至二十萬斤者民知輸官不補所得於是起為私販燕茶自祖宗以來不權禁政和中有司請賣引議者以民夷不便罷之球又權忠達州茶即渠合廣安軍置場賣引歲以八萬斤為額然商人以利薄不通第以引錢敷民間耳民甚苦之一十六年六月乙亥二十七年十一月陳請可考

辛亥封紅霞帔陳氏為永嘉郡夫人

癸丑左朝奉郎檀倬卒

甲寅賢政殿學士鄭剛中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往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再論剛中抗命偃蹇遲留不行四川

自建炎之後惟知宣撫之尊蓋以去朝廷遠能自立威福故也方
今中興總攬權綱之時而剛中乃爾怙權傲慢伏望亟賜寵責以
為臣子不忠之戒右正言巫伋復論剛中四罪以為騶導守儼於乘
輿賄賂溢於私帑暴無名之歛以重困吾民造不根之謗以恐動
遠俗既召被命不即引道而密遣爪牙窺伺朝政故有是命克弼
章疏
十一月己酉降出使章
疏十一月甲戌降出右朝請大夫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林師說罷殿中侍御史余克弼論師說於職事之外招致背國異
議之屬列在僚佐自云廣中逐客有送我百韻詩又云趙相未可
量寔於國事非使上日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有肯協
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謀身者不免斥法以示好惡
則士風偷薄庶幾少革故師說遂罪

丙辰金主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藩安遠大
將軍克東上閣門使吳前範來賀東年正旦宗藩金主亶從父行
也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王鑑卒自是不復除舍人
也

丁巳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兼權直學士院尚書刑部員外郎
吳棗為右司員外郎

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二入 諸路斲大辟三十五人 言
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誇時政於是李光書家藏書萬餘
卷其家皆焚之 金主亶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

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八年

歲次戊辰金熙宗宣統八年

春正月戊辰

按是月庚申朔

左奉議郎請

王宮大小學教授林大厚為太常寺主簿仍兼祕書省校勘書籍

大厚初為舉子嘗答言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聞居永嘉見其

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荐用

大厚初見紹興十三年十二月

己巳上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園

庚午入內東頭供奉官康諤還所寄資為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

帶御器械諤尋改宣政

諤改使額在二月癸巳

丁丑太常博士駱庭芝罷先是參知政事段拂開趙芻死于海南

為之歎息秦檜殿中待御史余克弼將按拂罪先奏庭芝密與執政私交漏泄機事遂罷之自是拂不安于位矣 左承議郎張闡添差通判泉州自秦檜專國朝士為所忌者終身以添倅或帥幕處之未嘗有為郡者

辛巳命權戶部侍郎李椿年同看詳諸路監司郡守條具裕民文字

壬午殿中待御史余克弼入對論參知政事段拂滅弃人倫頃為小官身對賓客嘗使其父執爨具食官于待朝陰交非類濫居政府漏洩機政伏望薄行流放以清表著

乙酉右正言巫伋入對論建炎間建康通判楊邦乂伏節死難而拂遂攝倖事恬不知愧躡居政府乃與小臣私交漏洩政機又嘗語典謁者曰我豈是執政伏望亟賜寬宥

戊子輔臣進呈上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賴勵世磨鈍惟在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致治之要上曰但審其賢否而進否之則人自知勵沮矣

二月癸巳上諭大臣曰兩浙漕司舉人聞有挾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貢舉鎖院在近可令禮部立賞許人告捕甲午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

乙未參知政事段拂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用臺諫奏劾也章再上尋落職典國軍居住 簽書樞密院事汪勃

魚權參知政事

丙申布衣鄭樵為右迪功郎以經筵官秦熺等言其學術也福建安撫使薛弼言近旨統制將官離軍添差州都監已上並依見任人切詳諸路將官係因切或年芳不拘大小使臣一時陞補即與祖宗差注將副格法不同切慮員數太多繁紊軍政欲將元在軍中係大使臣充將軍有朝廷宣劄入並支破產務請給人從免令干預識事從之

己亥入內東頭供奉官楊公恕還所寄資為武顯大夫帶御器械壬寅左朝請大夫監尚書六部門張張頴面對乞令諸路災傷檢踏官不得于稅戶止宿及接見賓客詔戶部看詳

甲辰左中大夫知太平州范同引席請奉祠詔復左中大夫令終任

庚戌入內東頭供奉官王晉錫幹辦內東門司左朝請郎呂延年知蘄州代述言自五季之亂江南李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乃于江西一路稅苗數外倍借三分上應軍須至開室八年李煜圖歸本朝而當時官司但名為沿納蓋謂事非本朝辦立特循沿李氏舊法也積歲既久而官司又以沿納一項錢米支移折變故里巷之名銜怨李氏之報猶在也仰惟陛下憂民疾苦如痛在躬欲乞行下江西漕司如委見本路田產步畝所載稅苗倍于他路即取旨量與裁定仍乞將沿納一項錢米特免支移所變詔戶部取索

諸路色目一體看詳申省

辛亥吉陽軍奏責投清遠軍節度使趙魯卒詔令歸葬

壬子右承事郎監登聞鼓院徐璉面對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

臣功銘鼎侑食清廟以功萬世國家遠稽三代肇造原凡在佐命

輔弼皆繪像廟廷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原廟如祖

宗之制而累朝配饗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

存焉望詔有司訪求摹于景靈宮廷之兩壁詔禮部討論

三月壬戌詔政和八年已前實得兩解貢人不限年並特與奏名

許就殿試到省一舉見年五十五以上者令本貫保明申部內開

內開封府國子監舉人召見任京朝官二員保奏並結除名罪當

當議特與推恩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靖康之亂文字散失不存

禁點者相與表裏云其歲曾經省試下合該年免既下部

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

丁丑上謂大臣曰聞殿前司招軍多誘致鄉民及負販者恐其失

業可令吳璘楊政招流民之失所者補其闕

庚辰上初詣太一宮以宮成故凡百七十楹既而禮部侍郎沈談

等言蓋輿詣宮較日晴霄車駕還內雨澤復作有此祥應望宣付

史館從之禮部奏下在五月辛酉

壬午省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熈知樞密院事一日

太師秦檜問勅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

議以為公相不必就蔡京之位寧宣弟也熊克小應稱寧為祠部

克蓋誤也克又稱寧對云：于是檜怒以日歷考之寧引對政官

在此後七日則檜未應恐今不取中與聖政口中大事記曰以其

子燿為樞密欲以代居申申右武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王安

道落階官為宣州觀察使以解帶恩也時安道之父繼先有寵秦

檜使其夫人王氏與之叙拜為兄弟往來時密趙姓之遺史云繼

魁絕人臣諸路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之或與秦檜將

張去以為下猶不足道又曰秦檜與其妻黨皆貴戚者非檜荐幸

之力乃檜請陞遷繼先宗族及吳孟宗族官職故繼先及中宮亦

請陞遷秦氏王氏之官職也姓之此說或因秦燿王安道相繼降

擢而言且乙酉詔私擅渡淮及招納叛止之人並行軍法後詔津載及巡防

人故縱與同罪失察者減一官後詔在二十九年二月巳丑

右朝散大夫秦亶知峽州紹興二十六年十月癸亥周方崇奏亶

十二月壬辰自安豐代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沈誨兼直學士院

是月貢院言博孝士宏祠科武進尉周麟之婺州：李教授李南

壽合格詔並與堂除自是恩始殺矣麟之海陵人南壽龍泉人也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詔付史館

己丑右迪功郎勅令所刪定官胡寧特引對遂命改京官寧改官

今年五月戊辰以右承務郎除太常丞故附見此庚寅上策試正奏名進士于射殿先是權吏部侍郎知貢奉邊知

白上合格奉人徐履等上問以欲起晉唐之陵夷接東漢之軌迹
及柔道所理當有品章條貫右廸功郎董德元策言晉之失不在
于虛無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詞章亦失于用兵故耳東
漢固無如是之失也陳孺策言今日中興之盛以言乎內治則大
臣法小臣庶百姓遂其衣食萬物蒙其豐年以言乎外治則諄信
修睦夷夏交懽邊鄙無虞五兵不試東漢之事未足慕也願申飭
邊郡守臣俾兩相撫輯庶几邊隙不生遠人益服此品章條貫之
一助奉人王佐策言王羲之言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
蓋訊當時不務息民保國而欲以兵取勝也杜牧有言上策莫如
自治蓋訊當時不計地勢不審攻守而徒務為浪戰也況陛下今
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
則光武之治不足深羨權禮部侍郎黃直孝士院沈談初考權戶
部侍郎李朝正票考工部尚書詹大方詳定乃奏德元第一孺次
之既而以故事遞降遂擢佐為首賜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
身履永嘉人德元吉水人佐山陰人也按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
晨緣大樹本非庭魁以上三人皆係有官道遂
致僥冒按此奉第四人乃莫汲當求他書參考
王佐章疏稱佐
庚子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秦熺罷為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
提奉萬壽觀兼侍讀提奉秘書省熺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故有
是命仍詔熺應千教請給等並依見任宰臣例立班左右僕射之
次

辛丑徽猷閣待制邵博卒于捷為縣

乙巳特奏名進士俞舜凱四百五十七人武舉進士柯燕等七人特奏名一人賜第授官有差于是始以將仕郎易京府助教舜凱婺源人也

癸丑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謙之罷先是左承議郎方雲翼自禮官罷歸後起為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檜念之荐于謙之雲翼干擾不已謙之怒其無厭以書白之會雲翼代還檜以問雲翼雲翼愕然曰王庶之子比過金陵晁館之于宅堂者四日雲翼嘗功知其言太深然不料其陰憾雲翼至于此也檜默然即諭殿中侍御史余克弼克弼乃奏謙之陰薄梁競時無與倫趙昂負滔天之惡投畀遐裔乃陰與交通書問絡繹王庶詭詐乖僻世所共棄謙之實其辟容每慕其為人庶之子至今往來請求不絕朋姦穩惡日怀怨望志在動搖是故有是命日歷方雲翼紹興十五年三月癸未除江東安撫司參議官十一月丁卯改添差通判宣州建康志謙之以十五年四月到任直徽猷閣方庭實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左朝請大夫新知徽州趙士彰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丙辰皇叔安德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祭祀士奎開府儀同三司以司宗十年也 晁謙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鄭滋知建康府滋再守平江政事多弛兩浙轉運判官湯鵬奉宣言欲按之始秦檜奉進士滋為南省參詳官至是檜因鵬奉應辨

北使寓書于滋祿門生鵬奔見之幡然更奏其治狀遂有是命後

旬日又陞显謨李士

滋進賊在五月戊辰

是月度遠軍節度使知襄陽府張澄始視事襄陽平地當江漢之衝環以大堤歲久為水所圯澄始相葺之度民不可勞而江夏諸將私田占藉境內者倍于編戶澄乃諭使出力修堤皆欣然聽命既成比舊增高周迴數十里民蒙其利

五月辛酉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談言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望用故事即道宮別立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闕伯而祀以夏至從之後建殿于太一宮名明離

癸亥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湯鵬奉入內侍押班李珂幹辦內東門司王晉錫各進秩一等以太一宮成故也

甲子命有繪配饗功臣像于景靈宮廷之壁皇武殿韓忠獻王趙普周惠武王曹彬大定殿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惠薛居正樞密院使謚元懿石熙載鄭武惠王潘美趙文殿尚書右僕射平章事謚文靖李沆魏文貞公王旦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謚忠武李繼隆美成殿沂文正公王曾許文靖公呂夷簡簽書樞密院事武穆曹瑋治隆殿魏忠獻王韓琦魚豈靖公曾公亮大明殿韓文忠公富弼重光殿溫文正公司馬光承元殿魏文定公韓忠彥凡十有六人皆取諸其家惟熙載家累索不至

乙丑詔歲成都潼川府利州路秣錢十萬緡對減四路激糶錢

三分之一初鄭剛中改四川宣副之歲始命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應輸錢引者每千別輸三十錢為鑄本又得其盈十八萬緡有奇至是以備軍費三路稱提錢凡四十三萬七千緡鑄錢本二道二百九十一文入帳權尚書吏部侍郎邊知白授卒江州太平此據總領所刑賦冊與國宮右正言巫伋論知白闖葺繚進頓辜平江外邑千郡將鄭滋卒狀不獲近緣接伴經由乃寤以人使事百端搔動挾私宿怨故有是命

戊辰保康軍節度使提卒佑神現吳蓋為昭慶軍承宣使宣慶使清遠軍承宣使入內侍省押班張見道為景福殿使以從幸太一宮特推恩也 右宣教郎監南雄州保昌縣溪塘鎮周蒂特追三官昭州編管嘗上書論事坐狂黜及至官自言以上封切直屏棄守臣奏之下大理鞠治有是命

壬申工部尚書詹大方言近充賀大金生辰使自入境待遇使人甚厚及至大金闕廷供張飲饌一；精典臣已成一行官吏不得過有須索竊慮後來三節人或有下識不体責辦供應安生語言望嚴行戒飭庶几鄰好脩睦永久不替詔今後使副及三節人並具委狀申尚書省 右武大夫閣門宣替舍人賀仔除名橫州編管仔嘗為利州路兵馬都監至是詣都堂鄭剛中功績尚書省奏其欺罔乃有是命

癸酉以太一官齋殿後隙地為景靈宮道院

乙亥殿中侍御史余克弼言今歎盟既固聘問之使安行無虞而恩澤所加不減于舊鄰國聞之其謂我何望我抑遠中以臣隣好詔礼部參酌如所請奉使賞賜例見紹興十年五月乙未並注于是賜物及賞各減半七月庚辰降旨

丙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會寧白蒲秉溫昭武大將軍克東上閣門使申奉顏來賀天申節始燕射于王金園自是遂為故事

癸未保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昱忠落軍職除授平海軍承宣使提率台州崇道

觀本州居住先是金使嘗言昱忠私遣過界詔令分析會昱忠上恢復之策于朝秦檜怒乃奏曰昱忠不遵高宗聞止用申狀故有是命

此以日歷及昱忠行狀趙姓之遺史參修遺史云李昱忠聞其妻周氏在黃龍府作繡工遣三人往取之共許金千兩各人奉補承信郎三人果至黃龍府用籠床去其裏隔盛周氏載之以車遂達江南三人皆喜曰太尉更有林在燕山府願復取之是時楊存中亦遣人取其故妻正于平江用別宅居之以每娶趙氏不容其未也金人使未因奏今請和乃有臣僚多以金銀遣人來取其家獨怨大金皇帝聞之不便遣昱忠且稱其罪宜復用而昱忠亦獨被責而已無罪遂賂遺昱忠且稱其罪宜復用而昱忠亦獨居七年徐夢莘會編載此事于紹興十四年正月不知北人以十四年春來言此事至此始行遣邪或姓之所記年月差誤也編覲楊存中妻楊國夫人趙氏墓表云夫人婦楊氏時少師猶未著內籍未几四方盜起夫人携諸幼子兵戈中間閱百難涉閱數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典軍為大將則將則趙氏非存中貴後所娶與姓之所云不同當矣

甲申罷四川宣撫司徽猷閣待制知成都府權宣撫司戰事李玘為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司錢糧符行中直秘閣知夔州直學

文閣汪名嗣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

前軍馬文字武當軍節度使宣撫司使都統制魚知興元府楊政
改充御前諸軍都統制直龍圖閣知潭州陶愷卒直龍圖閣主管
台州崇道現刘昉復知潭州右朝請郎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方滋
直秘閣知靜江府上嘗須龍腦為藥而內庫偶闕求之秦檜取
一匣進之至上前啟緘而匣內有書題名銜乃偽送檜者誤不揭
去上以為御前所未有此以趙姓之遺
史本語附入
乙酉龍圖閣直學士知靜州張宗元投奔江州太平具回宮從所
請也

六月丁亥朔尚書左司員外郎韋壽成權工部侍郎壽成不及拜
而卒

癸巳上謂大臣曰每歲決獄聞憲臣第遣第屬官代行徒為文具
可令親往所部具所決名件申尚書省 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朝
正罷以殿中侍御史余克弼奏其嘗遣小使從左帑市絹也 詔
自今嘗于偽楚明受偽命之人不得執至國門時左從事郎廣布
入都調官右正言巫伋奏布乃張邦昌之婿密載所不容而無忌
憚若此望賜處分故有是旨布初見建炎三年二月 右朝奉郎鄭霽為夔
州路轉運判官左朝奉郎楊椿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霽驤子
也秦檜與之親厚故起用之 新除軍器監丞康與之與外任官
觀與之嘗稱秦檜之命往鎮江市玉帶又從都統制王勝借金上
聞遽罷之

戊戌直祕閣秦堪秦坦並陞直敷文閣以禱辭太一宮使如恩乃有是命 是謨閣直學士康執權抗章請老詔遷一宮致仕

己亥上曰近布衣上書多言縣令非理科率朝廷自和議以後未嘗有取于民可申戾約束庚子秦檜奏令監司郡守常切覈察上

曰自今有事過當及年老昏謬者並與宮祠庶几不為民害 直室文閣淮揚轉運副使錢端礼陞直龍圖閣知婺州

甲辰用太常寺主簿蕙權祕書省校勘書籍林大器議始築九宮

貴神于東郊壇二成高三尺方十有闕尺按宋史九宮神坛每成三十尺每成東西南北各一百尺俱高三尺上為小坛九縱廣皆八尺高尺有半歲春秋二仲祀以少牢礼如感生帝

乙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不棄守尚書工部侍郎尚書右司郎中宋貺權戶部侍郎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湯鵬奔陞直敷文

閣 知臨安府直祕閣陸宰卒 丙午賢妃潘氏薨妃元懿太子母也在妃列二十二年至是薨

丁未上諭輔臣曰近有布衣上書請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其有言民事者宜付戶部可行者即行之

戊申士民曹溥等千三百人進表請上尊號上不許 癸丑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乞戒飭監司不依條限巡歷及朝廷

尚委輒遣官代行者比司互察詔申戾行下 乙卯上曰祕府見求遺書古蹟四川不經兵乱可委諸司尋訪仍

今授奉官每月趣之 左奉議郎新知江州吳秉信罷秦檜怒鄭
剛中不已遣太府寺丞宗仲堪即江州置司究其陰事殿中侍御
史余克弼奏秉信乃剛中心腹之人昨者乘間親至川陝士論多
有指恐江州官吏觀望必不能協心盡公為害非細故秉信遂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壹百五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八年秋七月 壬戌太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刑

孝揚特許任便居住以孝楊引疾有請也 甲子御史基主簿陳

夔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曹筠並守監察御史 夔永嘉人初時文

俱引對夔乞申嚴內外謁禁筠乞戒勅守令務在安靖於是二

人同命夔奏劄以是月己巳以下筠奏 乙丑右朝奉大夫新江

西轉運判官賈直清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人兼縣學教導上謂

大臣曰州縣選官教導乃教化本原將來三年科場亦有人材可

備採擇乃令禮部參酌如所請 八月壬 壬申右承事即韓彥右

八月壬 辰行下

壬申右承事即韓彥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直祕閣彥古世忠少子也 癸酉皇叔光山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
事士樽為岳陽軍節度使 田茂尚書禮部侍郎周執羔右司
員外郎權中書舍人吳鼎並罷以殿中侍郎御史余克彌論執羔
送伴北使至平江輒生事鼎急禱好罵故也 入內侍省押班張見
道陞延福宮使見道與其養子內侍省押班去為並為景福殿
去為請以解帶一官回授見道上許之 丁丑殿中侍衛御史余
克彌守侍御史右正言巫伋守右司諫仍並兼崇政殿說書尚
書祠部員外郎陳誠之試國子監授王墨卿守起居舍人 戊寅
言者乞令州郡教授王墨卿守起居舍人 戊寅言者乞令州郡建閣
以其勞民不許 癸未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鼎
獻紹興復古詩詔嘉獎鼎 卒 甲申直敷文閣知臨安府湯
鵬舉言陛下獨任一德臣以偃干戈皇華交贄結轍於道而沿流
諸邑或尚存芟舍以待使人望詔有司下所經由程頌並令脩建度
幾賓至如歸從之限今冬畢 八月丙戌朔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
榮巖揚州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李迥卒 丁亥
刑部員外郎童燾面對乞闢太學增弟子員詔禮部看詳 降
授武功郎韋訊復連州刺史 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崇
慶軍節度使致仕葉夢得薨於湖州贈檢校少保 戊子樞密院編
修官林機祕書省校書郎劉章並為著作佐郎兼普安息平郡
王府教授 己丑左宣義郎何逢原充樞密院編脩官 辛卯

刑部郎中李如剛轉對乞諸路憲臣不親行踈決者令帥漕糾
舉以聞詔申嚴行下如剛濟南人也 閩州觀察使知閣門事何
彥良卒 癸巳權禮部尚書侍郎沈談乞四州類省試合格不
赴殿試人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餘人同出身從之自行在吳中
蜀士不就庭試榜首率依第三人推恩講和後稍稍來奉大對
是舉類試策問古今蜀人材盛衰之故而德陽何耕對策極論蜀
士徇道守節無心於世引楚相子文三仕三已之說為證又言李
固無大雅之明哲卒陷於跋扈將軍之手議者固已少之若相如
作封禪書蓋孟子所謂逢君之惡楊子雲作美新以媚賊又
蜀人所羞道有司定為格首秦檜見其州里大惡之曰是敢
與張德遠為地耶會耕以後三公推恩檜批送禮部措置談論
其意即言今舉有試中高等之人為見先有已降等第推恩名
色及慮御試却中底甲往往在路遷延日月才候試畢便自陳為
病起赴不及顯屬太優檜入熟狀畫可自是遂為故事 丙申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汪勃罷勃為言者所攻以親老乞歸養
詔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丁酉工部尚書詹大方為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權參知政事權尚書禮部尚書侍
郎兼直學士院沈談充敷文閣侍制潼川府 詔劉焜好祖母太
孺人唐氏特封永嘉郡太夫人 右武大夫果州觀察使兩浙東
路馬軍副總管馬秦卒於婺州特贈三官卹其家甚厚唐

子監察御史張杞對面乞州縣之吏有政績者今監司郡守考覈聞奏不得令士民飾詞妄有舉留從之 戊申左中奉大夫知鄆州趙叔濟代還乞令諸路總領官及都充制增闢營田 庚戌詔戶工部立法賞罰叔濟又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其間或持兩可或專征戰政出多門統持異議故投艱研亂略無寧歲賴上獨斷登用者德專任一相坐至不平望以今日得人專任之功宣付史館 癸丑簽書樞密院詹大方進呈上顧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金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自南是南北自北遂首建講和之議朕心固已判然而便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首謝曰和議之諧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 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周三畏罷以待御史余克弼論其善領二曹一切要譽歸怨朝廷也 甲寅國子司業陳誠之權尚書吏部侍郎 大理卿韓仲通權刑部侍郎先是幕士張問自言羣盜夜入其室縱掠而去詔臨安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逮百餘人獄具而復告真盜者乃附大理獄仲通曰輦轂之下有行剽者詎獄推治而不得王名吾固或之其毋太令人劉氏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竊父之財母殺昵不告紹以為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仲通悟翌日以耳目追跡其人與常所往來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漏於是問妻與子以証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一圍遂空

此據孫觀撰別氏墓誌增入觀稱以此擢仲通刑侍郎而今年九月癸巳余克弼勅范洵章疏稱閣大鈞之獄賴寺卿正守不得曲法則則仲通之遷或謂仲通與秦檜之給使丁祺深交得引之也未必以此也

閏八月庚申秦檜奏兩國通和農民安業墾田漸廣戶部

財賦粗足支用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糴和糴事初見元年未上大喜

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為苦朝廷所降本錢州縣往往移用

不以時給縱有給處又為吏多竊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

豐軍儲粗足朕豈已而不已也 中興聖政史臣曰漢孝宣光武

生長民間其知民疾苦宜也高宗以諸王總戎河朔周知民間纖

悉利害雖即位二十年猶能歷之及之此明主之所難也

親衛大夫忠州刺史鄂州監軍劄御前選鋒軍同副統制梁

興卒與自太行山卒其徒奔岳於江夏從軍凡十年 壬戌左中

奉大夫趙叔滂知湖州右朝散郎曾惇知鎮江府左太中大夫知太

平州范同薨癸亥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 甲子遂命臨安平江

府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有奇用戶部請也浙西

凡糴七十六萬石行在省倉三界三十五萬五千臨安平江府場各二

十萬淮西總領所六十萬五千湖北淮東皆十五萬石時行在歲支凡三

百三十八萬石有奇而江浙荆湖上供米綱才三百萬石故糴之三總領

所舊不立額及是比倣行下 丙寅左奉議郎黃祖舜主管南外敦

宗院 戊辰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太學生入學五年不與薦及

公誠不入等者除其籍從之 改行在熟藥所為太平惠民局

已巳直秘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林大聲罷右司諫丞

論其總賦准東措置乖方及為江東漕安費官錢故也孫觀撰

誌云公治財知取于在戶部稽考諸酒庫積贏錢數十萬在

總領按尺籍移軍實社史謾復得贏錢十萬於時權貴人用

事納四方之賂鬻買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奔走先爭黃

金白壁明珠大貝象犀錦段奇怪之物車連鼓舟銜尾相屬於

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絕或得公所遊綺綉有羨盡致其餘無

為獨醒也公曰吾起諸生擢名第歲月推遷遂濟有奇又欲

以貨賂竟無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珪作詩劾大聲降官乃稱

將漕江東縱子弟受賂不法有許之相府者移江西憲與觀所

云全不同以日歷考之大聲降官在紹二十一年八月其罷歸

已久觀定謬誤

壬申命起居舍人王墨卿武經大夫惠州刺史兼閣門七人已上並

作情重法輕奏裁詔刑部看詳壬申命起居舍人王墨卿武

經大夫惠州刺史兼閣門七人負舍人蔣暘賀金主正旦權尚書

禮部侍郎陳誠之武經大夫惠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孟思恭賀

生辰甲戌秦檜進呈禮物教上曰朕觀全國和意甚堅自講

好以來於今七年未嘗非理有所邀求朕每遣使必戒約三節人

毋得生事蓋所以固兩國之懼期於與民休息而已丙子集英

殿脩模知福州薛弼言本州亢旱既而大雨忽傳候官縣有竹

寔如未老稚株取所得幾萬斛饑者賴以濟此蓋明天子聖德所

感上相變理之効寔為中興上瑞伏乞詳酌施行詔付史館戊寅

詔川廣荆湖應奏獄案以副本申提刑司別奏令刑部以奏狀

先到者約法先是大理正元龜年面對論遠方獄案不無遺滯

乞立法至是施行湖廣言保義郎林昌朝四世同居詔旌表

門閭 太學博士王之望知荆門軍以葬親有請也 辛巳大理寺
丞周陞面對請縣令滿三年無公私過從本郡保明推賞詔刑
部看詳後不行 壬午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昌提舉
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癸未執政進呈監察御史陳夔論州
郡歲以常平米廩給貧民今多移用乞令監司覺察上曰此誠
仁政所先比年州縣奉法不虔或侵支盜用而監司失於檢察或賑
濟無術而僻遠窮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卹元元
之意宜令戶部措置詔曰內侍省聽喚使臣自以令以六十
十人為額 甲申勅停人降授武功大夫辛道宗房州羈管時道宗
寓居嚴州侍御史余克弼奏道宗移居近地窺伺朝廷陰為不靖
望斥之遠方故有是命 左朝請郎賀允中添差福建路安撫司參議
官允中嘗為福建提刑見謂稱賊奉檣以其不附已復令入帥幕以抑
之 乙酉詔自今奉使下三節人過界與北人博易者徒二年使副不覺
察與同罪 初福建路自創奇兵而虔梅草寇不敢復入境至是志
平詔以延檢陳敏所以部奇兵四百及丁潭戍兵之在閩者並為殿前
司左翼軍即以敏為統制官由戍其地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楊存中
戡殿嚴始增為五軍又置護聖踏白選鋒策選鋒游奕神勇馬步
凡十二軍時江海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控制之如泉之左翼
循之摧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殿前司兵籍為天
下寇存中又制諸軍戎仗以克敵弓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

舊製造馬煎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三發矣

紹興二十九年置破敵軍

九月壬辰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乞諸路提刑司詳覆獄案

內有應奏者徑行繳奏毋得再下本州庶幾獄無留滯詔申嚴行

下 丙申司農寺丞周莊仲面對言行在歲支軍糧百五十萬石

未中下兩界廩房不多遇春冬凍涸網運不行則有不繼之患望

添造廩共容三百萬石非凍涸不許移用歲月滋久則以新易陳

戊戌詔午戶部措置莊仲武仲弟也 己亥右武郎西浙西路

兵馬鈐轄曹浚帶御器械 甲辰侍御史兼宗政殿說書余克

弼誠御史中丞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詹大方堯特

贈一官為左中奉大夫異教 丁未右司諫兼宗政殿說書丞復

試右諫議大夫 乙酉余克弼復侍講 辛亥丞復兼侍講 壬子

監察御史張杞試秘書丞監 是月金主亶遣兵部尚書蕭裕為虜

勅使徧至諸路詢問病者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時國嗣

未立亶以其從弟北京苗守岐王亮為尚書左丞相亮故宋王宗幹

子而太祖是孫也頗矯飾盜名密有已藏窺伺之意以胙王元者亦

太祖是之孫以次當立因河南叛兵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

符合寔與結連遂殺之 以金人誅蕭裕詔廢亮詔參修熊克小歷云元地居嫡長按亶乃是嫡長孫元或是

梁宋國王宗秀之子然雖長而非嫡也 冬十月乙卯勅令所刪定官盛師文面

對乞遵天聖嘉祐詔令將諸路見有丁錢不許折變並令均納

見錢其第五等以下人戶依紹興德音減免其半詔戶部看

詳取旨 丙辰御史中丞兼侍講余克躬為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曹筠守殿中侍御史

戊午監察御史陳夔兼崇政殿說書 乙丑上曰前日內教武藝

至精挽強中的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加精熟必增多於

今日 丁卯上曰紹興府守臣林待聘輕費誕謾宜亟罷免其

財賦令戶部經理於是以待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戊辰尚

書工部侍郎趙不奔請補外除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時紹

興諸邑旱荒民多流散而戶部奏本府苗米及常平義倉

有廩隱者十二萬餘石經總制錢五萬餘緡顯見林待聘輕費

費妄用不守廉隅乃命不奔經理焉 庚午直龍圖閣知婺

州錢端禮劾右承事郎知義尚縣徐時誨不法上曰知縣乃銓注

負多難辯直否但治行者優擢罪惡者重責則戒知勸懲因此

可以得人才矣 辛未右朝請郎通判安豐軍魏持進秩二等以

捕紅巾賊首李洪有勞也久之守臣右朝請大夫劉將亦進一秩將

官在明年三月丁未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已戒諸州月椿錢要當盡罷廢

蘇氏檜即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既以經制錢贍軍然月椿錢卒

不罷 丁丑左朝請郎知巴州馮忠恕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

忠恕汝州人在巴州時提舉茶馬韓球議加茶賦球號令風發下

下莫敢持議忠恕度不可與爭即自為奏巴州自趙開已一再

增今不可復增茶亦如五穀有凶年遇水旱當權以寔奏下球

不敢恨制置使李謬夔治成都嘗贖常平倉米五萬石異時使
者以其近臣置不問忠怒接督得其狀立督趣入之 庚辰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荆南府王璋卒 辛巳皇
叔泉州觀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士瑋為平海軍承宣使以勝任
而遷也 十有一月乙酉朔秘書少監張杞言感生帝之祀尚
寓招提祭以酒脯望復用牲玉升為上祀從之 丁酉保信軍承
宣使提舉洪州王隆觀曹勛舉萬壽觀令台州津發赴行在
戊戌上謂大臣曰去年正旦皇太后慶七十可令禮官檢會
國朝典故以聞 秘閣脩撰知虔州曾慥移知荆南自渡江以來
荆南多命武節至是闕人上命秦檜以諸路副總管姓名未
上檜曰江陵重地所係非輕恐更有可選之人蓋檜欲慥也上曰可
徧詢三衛主帥庶得其人不誤委寄後旬日上諭檜曰荆南重
地不可不慎擇今疆場安靜宜用文臣乃以命慥焉 進呈兵官
姓名在十
月癸未上諭 已亥新州編管人胡銓移吉楊軍編管先是太師
在十月壬辰 秦檜嘗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鼎光皆
在海南廣東經畧使王鈇問右承議郎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
未遇海銓嘗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即奏銓不
自省循典見任寄居官往來唱和毀訪當塗語言不遜公然怨
望朝廷鼓唱前說猶要獲衆殊屬忌憚於是送海編管命下
棣選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筒迺海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

州守臣王趯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是時諸道望風招撫流人以為奇貨惟趯能與流人調護海上無薪粲百物趯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庚子左朝散郎王曠依舊尚書禮部員外郎以其進頌忠誠可嘉也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_居鄭剛中再謫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用右諫議大夫丞_及再疏也 癸卯降授左奉議郎知真州洪興祖復左承議郎以赦叙也先是州歿於兵民之瘡疾未復興祖始至即上疏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疏又從之自是流民漸歸遂誘溫戶墾荒田至七萬餘畝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董先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平江府駐劄初岳飛既死先自武昌召還為步軍司統制先與管軍趙密不協於是離軍領前都指揮使戰事楊沂中憐其才贖遺甚厚具奏乞隸本司朝廷以三衙不許互換陳乞不許 壬子左承議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傳罷以戶部侍郎宋旣接伴北使還劾其病不任事也 十有二月乙卯朔上謂大臣曰聞紹興飢民有渡江者可令臨安優給路費遺還時明越秀潤徽婺饒信州皆旱民多流散上命有司發粟減賦至是復令常平官親往賑給之毋致失所復運州連山鎮為縣 丙辰詔四川命官付身如未經換給並不許奏辟及權攝差遺先是止禁定差至是都大提

舉茶馬韓球以為言故有是命 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邈卒已未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唐申敷文閣直學士知宣州秦棣卒官給葬事棣在宣城州之何村有富民釀酒棣遺延檢將吏士捕之夜半圍其家民疑其強盜也即擊鼓聚鄰里共執之走懇諸棣棣怒取民及其子孫三人用麻繩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縛三人皆死其慘毒如此 丙寅詔提舉常平官分遺屬吏賑濟流民且貸其春之費先是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尚存海鹽丞丁安義當以身任之檄屢至安義抗論反覆卒賴以免 丁卯布衣孫克佐上書乞嗣安定郡王與濮王之封詔太宗正司具名

聞奏尚書省批狀四川營田就委郡都統制檢察指置耕種將每年所收斛斛除分給官并檔苗次年種子外盡數報總領所拘收充減免成都府路對糴禾十二萬石之數舊營田事隸宣撫司及

司廢乃有是命

此以紹興三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工部狀修入狀稱承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而日歷

不載蓋都者批狀也

戊辰饒州進士張闡上書乞將四等五等下戶

紹興十七年已前拖欠冬苗及諸色官物已倚閣者即與蠲放未倚閣者即權倚閣上謂大臣曰如寔無可納徒有違擾亦作足矜也乃付戶部既而戶部乞諸路災傷及五分處下戶次十六年租稅除形勢外並與蠲放十七年分倚閣如遠

當職官重行黜責仍令憲臣覺察從之

戶部奏下在是月丁丑

已巳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而河渠為甚急宜命守臣因農之隙濬其堙塞 庚午上

諭大臣曰可使漕臣募夫濬治因以濟接飢民則公私兩利矣濛歸安人也 壬申故廸功郎謝濬特贈右承務郎官一子濬為隴水尉捕賊死故錄之是日宰執進呈經界事訖上曰諸州月椿錢昨已例減要當盡行除罷秦檜即諭戶部侍郎李椿年宋貺以經總錢措置贍軍中興聖政史臣曰大臣苟有以厚民力固人心雖人主不自言固當奮然以身任之月椿之為害上至於再言之而州縣倚椿辦之名因之以巧取至於今尚存亦足為一時用事者愧矣不惟是也月椿窠名本出於經總制罷月椿而以經總制之人擇其最者必於州縣取盈焉又非聖上勤恤期人之意矣夫減月椿免和糴罷免行錢推仁聖之心使天下日帖帖就安雖瘠已可以肥天下無愛也曹泳輩無所忌憚逞其殘民之術且直為此欺誕大化更行首正三苗之竄宜哉 丁丑太常

博士林宰左承議郎主管官告院章履並為監察御史時上召

二人入對而屢請戒監司守令奉行賑濟乃有是命 是月已卯

併附此 庚辰金主遣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

守忠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劉君詔來賀來年正旦君

詔唐盧龍節度使守恭八世孫也父宏遼寧昌軍節度使

金人俾知咸州同平章事

此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模君詔之子宣德軍判劉某墓誌修入

名南劔州晉司空張華廟曰應靈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
者二十有三人 諸路新大辟三十二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之一百五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九年

歲次己巳 金熙宗直皇統九年海陵賜王亮天德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上以

皇太后年登七十即宮中行慶壽之禮此歷不書要丁亥詔信陽軍

撥隸淮西 詔紹興府第四第五等戶去年未納租稅並權與符

閣以旱傷最甚用提舉常平官秦昌時請也 己丑北使召守忠

等辭行置酒垂拱殿時在上辛祈穀祠官致齋之內禮官援治平

故事請用樂從之自是以為例 甲午上諭大臣曰國信所回易

北貨恐生事可降旨令罷 將作監丞黃敏行面對乞戒州縣謹

務限之制毋得夤緣追呼以妨東作詔申嚴行下乙未置撫州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縣割崇仁吉水四鄉隸之 庚子直龍圖閣新兩浙東路提點
刑獄公事張絢卒 丁未直敷文文閣主簿台州崇道觀張宗元
為籍田令以其祖俊有請也 己酉宰相執進呈春教使劫踏射
克敵弓乞依格推賞上曰此弓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
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宣政使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康誥為
內侍省押班 癸丑右迪功郎吳伸為大理司直伸初以上書得
官既而久不用至是稍錄之 二月己未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官楊愿知宣州 庚申顯謨閣學士知建府 鄭滋卒
甲子復置雷州遂溪縣 丁卯詔諸路縱領官樂禁如監司
例以左朝請大夫監尚書六部門張頡面對有請也 左奉議郎

楊傑知大宗正丞 左奉議郎范如珪添差權通判邵州如珪為
校書郎以論講和事去國閑居凡十年 乙亥詔自今監司守臣
代還入見並令以民事奏陳先是上諭大臣曰監司郡守得替上
殿本欲知民間利病近來所奏姑應文書多不及民事宜行告諭
故有是旨 上諭大臣
在丁卯 徽猷閣待制知瀘州馮穢陞敷文閣直學士
令被授指揮日別理為任 丙子上曰今四境寧息沿邊守臣務
在安靜若任滿不生事可量緊慢取旨推賞復置大社令以左奉
議郎直敷文閣韓彥直為之以世忠有請故也 丁丑左朝奉請
大夫童邦直知峽州還言湖北溪峒醞造蠱毒以害往來之人又
夷人以人鬻兒安復荆門鼎澧獨行之人或罹此禍望令巡尉覺

察上諭大臣曰邦直二說皆可取當行之 戊寅左中奉大夫和利州王賞充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大國興官從所請也 庚辰上謂輔臣曰每歲市馬悉付鎮江王勝軍令養而未見孳生之數宜分送諸軍仍立賞罰於是歲發川馬二百疋進御而以四千疋付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又以秦馬三千五百付三衙殿前司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自是歲為定例四年十二月庚辰所書可參考封尚儀袁氏為宜春郡夫人 辛巳詔臨安府日下給米賑濟流民時浙東大飢其小民行乞都市有餓死者上聞閱焉故有是命 右宣教郎王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柎雲子也先是上諭大臣以雲頃年奉使忘身為國至於不免忠義可嘉

宜錄其後乃賜柎銀帛五百疋兩而命之上諭大臣在庚申賜柎金帛在甲子今聯書之

能克小歷稱柎為奉議 即與日歷不同 恐悞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上不視

事百官守職過時乃罷甲申詔皇太后慶壽親屬各進官一等慈寧殿官推恩有差 己丑右武大夫平海軍承宣使蔡德除名廣州編官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第三正將冒請錢糧法當死特貸之 唐寅率執進呈普安恩平二王得旨令溫習舊書上曰春秋乃舊所習讀朕嘗問以經中教事欲其通解蓋其義淵奧須能識聖人之用心有自得處若泥諸儒之說拘而不通失經旨矣時普安郡王在藩即絕意聲色常以經史自娛六籍六文悉加講論夜則觀古人文集暇則握筆賦詩鼓琴習射而已 丙申上

語秦檜聞諸郡奏獄空例皆以禁囚於縣獄或廂畧寄藏此風不可滋長自今有奏獄空者當令監司驗實如有妄誕即行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若不懲戒則奏甘露芝草之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矣 戊戌左朝奉大夫知復州劉時代還言湖北縣令有七八年無正官而以寄居待闕官攝之者事多曠弛民受其弊望許諸司及本州不以拘礙選辟能吏庶幾縣有正官之事修奉上謂大臣曰可令吏部趣已差人之任未差者速出闕無人就則下所屬辟差 己亥德慶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韋讓為建寧軍節度使慶遠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韋讓為重慶軍節度使用慶典也 庚子上諭大臣曰淮甸久平宜加經理民復業者令守令多方恤

之使盡力田畝數年後方可起稅 甲辰起居舍人王墨卿罷以殿中侍御史曹筠論墨卿貪墨嗜利與林待聘既黜乃懷怏二動欲傾危朝廷故有是命 詔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鄧剛中許用議減特免禁錮移封州安置初秦檜怒剛中不已捕其子右承務郎良嗣與將吏賓客即江州同繫遣大理寺丞湯允恭允恭初見建炎三年二月太府寺丞宋仲勤往鞠其事掠治無全膚獄成剛中坐任四川宣撫副使日被旨收捉過界偷馬盜賊全不遵奉凡事干邊界常是懷姦異議陰與見在罪籍人符合交通沮害國事又輒違朝命出賣庭度牒收錢五十五萬餘緡又專輒起置錢監鑄錢擅便支使及違法請過供給厨食等錢一萬三千餘緡入已

剛中欲併都轉運司入宣司遂將錢物贈遺士人令赴行在上書
開陳既併運司違法私使過錢十二萬餘緡及有詔置總領錢糧
官剛中不喜豫作緣故收椿隱匿錢計四千餘萬緡又欲歸怨朝
廷乃說諭統兵官令為總領盡數交併錢物無可送遺及被旨令
赴行在乃忿怒遷延取匿劄子不即起發多帶官物在路妄用法
當死遷延特有是命良嗣貸死送柳州右朝請即張漢之嘗主管
宣撫司機宜文字坐依隨剛中亦除名送賓州並編管右奉議郎
趙士禡嘗通判荆南府坐不即拘取剛中隨軍錢物特除名右武
大夫開州刺史御前中部統領官張仲亦坐依隨剛中追橫行一
官勒碑送本軍自劾即日擢充恭尚書刑部員外郎仲堪倉部員

外郎剛中至貶所守臣左朝請即趙成之希檜意每害辱之剛中

竟卒於貶所

中興聖政講義曰秦檜之收三大將兵權也剛中阿

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以
議政者亦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幸因為檜陳善後之策凡七
事非不忠於檜也一旦積怒取死避荒將吏賓客無得
免者則人之附麗匪人以嫌進取者亦可以為殷鑒矣務作監丞

黃敏行權尚書兵部員外郎往四川諸路措置通角敏行增舖益
兵所費甚廣紹興末卒罷之乙巳上謂大臣曰收馬孳生為利
甚溥朕令收於近地今已見效歲進馬駒皆佳者若得萬疋分與
諸軍數年間便可濟用既免網馬道斃且無賞給之費也丙午右
武郎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劉懋為右武大夫吉州刺
史懋以解帶惠乃有是命丁未右諫議大夫坐劾言近者監司

劄臣與列郡守倅有因失權遂相告論者望申嚴戒諭自先今並
先次罷黜然後付有司理辨曲直庶幾崇推遜之風銷刻薄之俗
從之 戊申左散朝大夫普州王輔代還言仁政必自經界始尚
恐蜀遠未聞措畫或有謬誤乞誠勅有司刻意奉行上曰四川道
遠儻如輔所陳則稅愈不均矣可令措置經界官覺察奏劾已酉
進呈上曰州縣官奉行如法其推恩勿限員數庶人人之知功正
經界均稅賦極為便民推行之初臣僚有肆異議圖沮壞者暨章
江均稅畢紛、議始息秦檜曰當時獻議欲使逐戶自陳豈無失
實上曰李椿年通曉次第中間以夏去他官領之便有失當處尋
以輔知合州輔初見紹興二年正月時勅令所刪定官鄭克經界四川頗暖
貴州縣其所謂省莊田者雖蔬菜桑柘莫不有征而邛蜀間民
田有什稅五者由是迄今多逃田克開封人也 庚戌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葉繼面對言自祖宗以來定公私賊三等之罪其意未
嘗不重於保護斯民而已向緣官吏率多不定罪而民被其害是
以又標立民事一罪以戒懼之然因公罪雖輕而麗民事遂為絡
終自之累反甚於得私罪之重者吏因得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
察也欲望明勅有司更加詳議庶協于中詔勅令所看詳申省初
在紹興七年十二月今年八月夏四月癸丑詔四川制置司官局將
月辛亥勅令所看詳不行吏請給令總領所支撥錢萬緡如軍中非泛激犒並取旨本司旧
有抵當熟藥息錢仍充經撫蠻夷之用從戶部裁定也 乙卯權

禮部陳誠之權知閣門事孟思恭賀金主生辰還奏檜白上曰
大金書詞丁寧盟好甚切上曰此番待奉使愈周至館舍極宏壯
思恭等所得馬亦皆上駟可知其永好之意也 丁巳樞密院承
旨司上尊生收馬監賞罰格 戊午殿中侍御史曹筠言樞密院
編修官何逢原頃生館中公於奏對之間謂沮抑用兵之議太過
司勳員外郎沈介為禮部長貳腹心乃相與陰相謀傾朝廷此二
人者若不斥逐無以濟今日聖治詔並罷介為禮部侍郎周執羔罷一月知謂誰當考去年七月
沈該知潼川府或即此事承信即閣門祇候劉允升幹辦御蓋院
允升懋子也 己未上曰治道民事為急數十年來吏習苟簡民
受其弊必令監司守臣遵奉詔條留意拊循使民樂其生秦於日

保正者戶長元立法止令管煙火橋道今承文書市場顧夫以至
縣官之所私用種二責辦民之所病莫大於此革而去之其利不
減於經界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其弊若縣不得人民一免役即
破產能去此弊極為便民 庚申詔諭御史監司守臣如前昔能
載此詔於六月己未蓋差兩月中與聖政臣留正等曰民以役而
破家其為吏者倚法之弊也歟為上人若難於知之雖極糴糶
弊之情有不足以動膏梁怡愉之色非必皆忍人也其事未嘗知
之故難於勝之也太上皇帝在河朔時親見弊事端居九重而每
以百姓為念知艱難而自笑 壬戌皇姪和州防禦使居廣為瓊
州觀察使居廣安時子也娶皇后姪女特選之 癸亥宣州觀察
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統總管王安道為武泰軍承宣使以其
父繼先該慶壽恩回授特轉行也 丙寅祕閣脩撰主晉台州崇

道觀張卻言恭惟陛下當宣和靖康之間脩為國捍難遭丁大變
仗義而起獨患曩時相臣未能仰副陛下委任之意或駸欲用
兵則已無才能不度事勢之可否或但持兩端則自為自謀不恤
宗社之阽危唯師臣檜蘊精深高世之識灼見南北兩朝事体別
白利害力贊陛下善愛赤子敦講和好用息兵精確再造太平此
非特臣能知之九州四海遐陬異類亦能書之顧有陰功隱德非
特史能書之堯庠家塾雜記小說亦能書之顧有隱功隱德非
未及知者臣請德言之焉臣於建炎三年被旨出使敵軍適逢檜
於路策蹇衣褐有顛顛色蓋執而訓讀童蒙以給朝夕亦猶蘇武
食窖中之糶雪賴以偶活其命留為今日中興之用其後臣益北
徙至金所謂中京者已而二聖稍東有隨駕醫官七八輩因留而
居一日同過臣言聞秦中丞已間行南歸矣有榮州團練使李子
厚言秦公曾為徽宗皇帝撰長書抵金帥黏罕引大義以譬曉譙
責之黏罕有慚色及臣南歸渡江有臣言曾有自金傳馬得其書
藁觀之者今士大夫間往往有之臣親見子厚言其事如此則知
檜昔在金固有陰功隱德及於天下社稷者多矣特耻自銜不欲
言於人是以世不得知之臣常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則我朝賢
相道義忠節終莫聞於世誠日夜以為歎伏望宣付史館以彰陛
下任用之當所以能致中興之盛簽書樞密院事余克弼曰書論
秦檜忠節天下所未及知上曰得此書庶幾不致暖昧可付史館

堯弼曰詔書篇末言檜嘗為徽宗皇帝撰書抵金國元帥其所開
陳與今日事今無一不合者聞勛家有錄本乞宣取同付史館堯
弼上曰善 戊辰秦檜奏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勛所藏臣向在北
庭代徽宗作書藁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因請講和本出
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
時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誕受天命
上又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真宗與契丹通和百餘
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
為念蓋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 檜所草書本具建炎二
年六月未此不別出 右
朝請郎孫世顯知沅州代還言本州麻陽縣至今尚行差役事係

未便乞改作募役詔本路常平司看詳申省 是日左右生青

赤黃珥太史局言係是祥應乞付史館從之 庚午尚書司封員

外郎湯思退試祕書少監 度支郎中徐宗說為大府少卿宗說

在度支會右曹金部皆闕官因令兼領三曹金穀之地而宗說素

有心許於天下經費出入盈縮之數莫不通知老更為之歛手

癸酉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朱友仁陞直學士 太常丞胡寧

守尚書祠部員外郎 戊寅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張即充敷

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詞略曰惟時秉節之臣親見

特書之事誦說賢宰彰明大功即自北方還即被逐閑居凡七年

乃上此奏焉建康府言甘露降 是月太白蝕月 此據苗耀神麓
記日歷四月九

日庚申是夜太陰行在太微垣內不犯星二十一日壬申是夜太陰行在羽林軍內不犯星乃不見月蝕事不知何也 金国

太史言不利於君大臣將作亂又風雷大作有龍自寢殿而出火焚壁幙及地衣金主直震懼遂大赦翰林學士承旨張鈞為赦文曰乃者龍潛我官直大怒曰龍若我何遂杖鈞數百截其手足而斬之五月壬午朔詔汀漳泉三州且據見令耕種田土紐計頃田土紐計頃畝收納二稅推行倚閣時初行經界法於諸路而劇盜何白旗擾汀漳諸郡故有是旨二十年七月己酉再降旨往罷癸未詔諸州招填闕額禁軍守臣兵官同賞罰初月申樞密院前一日上以此事諭大臣令留意及是進呈上因言頃程師因捕虜賊多用本處兵若招填數足練習武藝緩急可用也 甲申始創大廟齋殿 乙酉

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請復蜡祭之禮其禮東西方百神視威生帝南北方視嶽瀆皆以臘前一日祭之 庚寅祕閣修撰都大提奉四川茶馬公事韓球與直祕閣知夔州府行中兩易 癸巳慶遠軍節度使知襄陽府張澄知洪州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良臣知廬州 甲午建康諸軍都統制王權言揀汰兵數上曰諸軍闕額須令招填不然恐傷兵數自今令具已招之數申樞密院 直龍圖閣知婺州錢端礼罷端礼舉右奉議郎通判州事呂忱中互訴故皆黜之 丙申大理少卿許大英面對論監司守令以私已之怒囚無辜於獄中名曰寄禁允令憲臣稽察詔申嚴行下 丁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宣州觀察使殿

前司選鋒軍統制劉寶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錄平闖盜之功也其將校軍兵義兵三千一百七十人各遷官及減磨勘年有差 己亥秦檜奏以敷文閣直學士吳表臣知婺州檜言比年外患已寧惟郡守得人則奉行德意民被實惠上曰然在謹擇之 庚子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唐括德溫昭武大將軍四方館使高居安來賀天申節 丁未左承議郎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才數百非商販之地月輸免行錢望更審量裁減上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以民事奏陳遂得知民間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為利不細乃命本路漕司具合減數申省大寶潮陽人也 庚戌左中大夫提

奉台州崇道觀樊賓卒 六月辛亥朔戶部員外郎周莊仲面對

言浙西積水之患平江為甚平江秋苗三十四萬石以積水蠲於放者歲三之一積水之處皆昔日膏之地望委常平官督責令佐多方勸誘修築成田如民戶不來即官為拘收召人請佃如此人當自勉不惟官得十萬而民間所得當數倍矣詔戶部看詳申省

故事宗廟時祠以宗室觀察使以上充初獻刺史以上充獻以亞終獻其後以宗室數少乃請初獻以防禦使以上亞終獻以遙團刺以上

十二年十月
二月戊寅

至是正任止三人壬子太宗正司請權以遙團

以上充初獻將軍以上充亞獻許之 甲寅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王鈇卒詔鈇帥司宣力賜其家銀帛五百疋兩令江西轉運司

應副墓事 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薛弼移知廣州初以廣東羣

盜尚多詔殿前司推鋒軍統制官韓京戍梅循以彈壓因命為廣

東馬步軍副總管提舉漳處吉州捉殺盜賊兼知循州久而未代

秦檜慮其難制諭弼使圖之弼至南雄州京迎見弼即席諭之京

乞罷遂遣人衛京出嶺亟命武功大夫張寧馳入戍所以統其軍

此以能克小歷脩入克止云亟命別將而無其名以日歷考之代韓京為推鋒軍統制者張寧蓋寧白關中從弼入嶺也丁巳

左迪功郎王庭珪特勒停送辰州編管庭珪安福人胡銓之貶也

庭珪為衡州茶陵縣丞以詩送之有曰癡兒不了要為天下奇銓

鄉人歐陽安永告之以為謗訕朝政事下吉慶兩郡而守臣曾慥

王珉江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芝不切究之會芝奉祠直秘閣林

大聲代之提點刑獄亦寢其事數文閣待制沈昭遠知洪州白發

之時大声已去而昭遠與降授右朝議大夫江西轉運副使鈞先

祖以他事交章俱罷庭珪遂坐貶久之慥民芝大聲與兩郡倅左

中大夫吳溫彥右承議郎杜師使伋皆坐降一官溫彥德州人也

大聲以十八年閏八月罷江西提刑昭遠先祖以今年五月己亥罷帥及漕慥等以二十一年八月癸酉降官今聯書之朝銓自跋

戒諭和議詔書序此事乃云太守吳溫彥運使林大聲贛守曾慥皆不誤也 戊午太尚師書左僕射提

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上吏部續降七司通用法四百三十五卷

辛酉右朝奉郎朱同知南雄州代還言領南無醫凡有疾病但求

巫祝鬼束手待斃望取古今名方治瘴氣者集為一書頒下本路

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 壬戌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沈晦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保卒 癸亥左朝
請即趙善瑛知封州代還論廣東諸州田稅不足歲用自祖宗以
來不問有無田產常計丁歲納負米以補常賦每有収免丁者於
見納米人均增均減其法甚備今來州縣奉行不度隱落白丁不
可勝計使見納丁米之人無從均減望令專一置籍記其丁口每
歲稽考廢幾課役均一詔戶部措置 右宣教郎直祕閣高百之
提舉兩浙路市舶 乙丑和安大夫高州防禦使診御脉樊和彥
令臨安府差人管押出門於處州居住坐用藥紕繆也此項未知
與紹興三
十一年八月辛亥杜起莘論王
繼先等十罪有無相關當考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承
宣使主營待衛步軍司公事趙密為崇信軍節度使 辛未刑

部負外郎章壽面對論州縣推鞠追逮干證之弊詔申嚴行下

壬申殿中侍御史曹筠入對論溧陽知縣馮迪德長洲知縣尹机

前任不法事機趙昂容也機已見紹興六年二月 癸酉進呈上曰二人罪

頗大可令取勘候案上當責重之 甲戌兩浙轉運判官提領管

田曹泳言根括得鎮江府荒田二千二百餘頃望悉以為營田從

之 刑部員外郎湯允恭面對乞戒有司凡制獄具並依成式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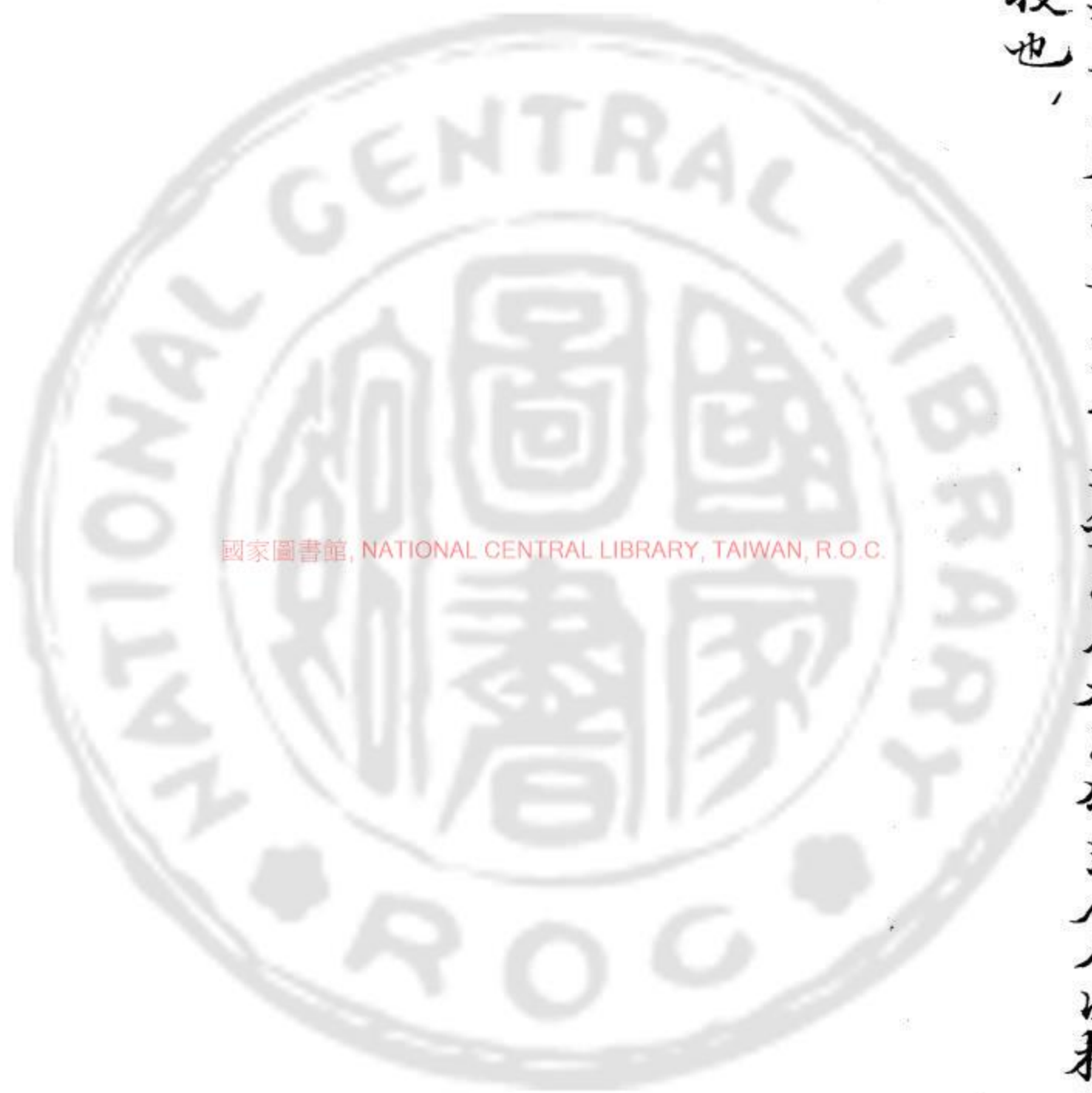
吏親閱用印方得行使詔申嚴行下 丙子上謂大臣曰關中盜

已漸弭惟海道間有作過可諭帥憲察巡尉之不可仗者代之

左朝請大夫王晉添差通判邵州代范如珪也二人嘗官館學為

秦檜所怒終其身以郡俸處之 丁丑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

武軍承宣使王管待衛馬軍司公事田晟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請給與免借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劉寶主管待衛馬軍司公事右宣教郎直敷文閣秦垣進職一等垣妹孺人秦氏特封令人以捨進書恩回授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

宋李心傳撰

紹興十有九年秋七月辛巳左中奉大夫楊惇知舒州代還乞戒
監司守臣修水利詔付戶部上曰平江隄堰不修歲輸米比舊虧
十萬斛臨安西河民間灌溉所資其利不細歲久亦填汙宜悉令
修治

壬午上諭大臣曰官不給賣度牒已十餘年間多有輒自披刺令
可令禁止稍重其罪仍許人告庶知戰畏

左朝奉郎提齊江州太平興國宮邊知白卒癸未詔復敷文閣待
制致仕中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添差荆湖南路兵馬鈐轄馮賽

卒于衡州

辛卯秦檜以甘雨應祈乞拜表稱賀上曰更五日不雨則傷稼如浙東田高得此雨極濟秋成可必檜曰陛下至誠格天尤為可喜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忻知邵州忻以論事忻秦檜意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齊人陸九齡年尚少忻一見亟折輩行與深語至是遂與之俱九齡金谿人初入邵季時塲屋無道程民季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因結茅舍旁誦習晝夜不殆如此者十餘年

戊戌大理少卿李如岡面對乞序令悉心奉行民事豈有成績者令監司保明來上優加褒擢其弛慢違戾者亦從按劾重賞典憲從之 己亥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選鋒軍正將劉超卒

庚子監察御史陳夔面對論囚多瘕死望令諸路憲臣嚴責治獄之吏凡無家者官給之食詔刑部措置 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婺州吳表臣罢先是表臣自祠官中請郡故以婺處之既又抗章乞祠以全晚節殿中侍御史曹筠劾其敢為欺罔無所忌憚故有是命

壬寅右諫議大夫巫伋論鎮江府見于民間科借苗米追呼捶撻不勝其擾乞禁止其官吏重賜黜責癸卯秦檜奏事畢上曰巫伋言鎮江預借事不知何故闕之乃爾可令監司經理其守臣先罢

時右朝請郎曾惇為秦檜所厚驟用知鎮江至是終數月也左
朝奉大夫趙達之知漢陽軍代還言湖北諸郡人希土廣間有請
佃歸業之人官司指為夫丁差料連併緣此無人耕佃平時沃壤
鞠為荆棘望寬免稅後庶有勸耕之漸詔本路帥臣監司措置
甲辰監察御史章履面對論州縣財賦出人之弊乞立法禁之
從之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鄭僑年令再任從帥臣俞侯
請也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鄂州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李山
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

八月庚戌朔昭信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勝卒
謚毅武

辛亥勅令所言臣僚劄子乞詳議民事一罪庶協于中今年三月庚戌葉琳

奏請看詳民事被罪條法謂枉行科率及應困民之事以被罪者作
自犯民事不注知州軍通判知縣三令差遣緣民事被罪情寔為
重難以與其它公罪事体一同欲乞並依見行條法施行從之自
張浚當國始議州縣官緣民事致罪者終身不許治民行之數年
論者數以不便為言然終不能改二十一年十二月辛酉湯允恭又請壬子武秦軍
承宣使主管侍衛馬軍公事刘室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宣州觀察使殿前司遣突軍統制成閔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
事二人皆楊存中所荐也祠部員外郎胡寧面對論州縣受夏
秋二稅過輸絹之時則不受絹而使輸錢過輸米之時則不受米

而使折色望自今並輸正色毋得折交見錢詔戶部看詳

癸卯復秦州興化鎮為縣

乙卯右承議郎兩浙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守道直秘閣守道亦繼先子也

辛酉詔行在內外諸官司添差官今後不得過二員令所屬遵守

御史台覓察彈奏其已溢格處聽滿任按此指揮止為行在官司

行在二字第云內外宗正寺丞王葆向對言國家設法應女戶

諸司則失其實矣單丁與夫得解奉人太孀生並免丁役蓋本先王仁先孤寡貴拜

多士之意頃義者歷陳丁役之弊遂有募人免役指揮臣謂進納

雜流之人物力高彊雖係單丁自應顧募至若前項三色亦令顧

募似為矯枉之過且女戶而無子孫與雖有子孫而年在幼弱皆

窮兵之無告者也若遽使當力役之事則公私所費必倍于豪強

故昨來指揮寡婦有男為僧道成丁者並許募人免役正僖姦民

旅行規避爾今州縣之間欲舞文者以虐無告則或指寡婦守志

者不免于執役困悴之患其勢迫而行者家貲產業或破壞于役

夫之手是豈朝廷勤恤民隱之本心乎得解奉人名已登于天府

今乃同藉于役人太孀生身已隸于上庠今乃心累于執役是二

者其家或有兼丁則力役自不妨于充募若乃單子一身而能由

意于科率奮身于庠序遂不得自別于膏民甚非陛下仁先孤寡

貴拜多士之意欲望特詔有司俾是三者重加看定庶几孤寡得

所而士知愛重是日進呈上曰單丁女戶舊法免差役以許免者
多有司遂有頗募之請宜令戶部詳其的確利害來上徐寬山人
也既而本部乞女戶無子及得解卒人太孀生單丁並免身役即
特旨及因恩免解人聽募人充後官司毋得追正身役之戶部奏
上在十

二月
己未

丙寅太常少卿張杞充大金賀正旦使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知
閤門事趙述副之直秘閣知臨安府湯鵬奉守司農卿充賀生辰
使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帶御器械石請副之通好後以庶官出疆
自此始述即環也述改名不知所以紹興十六年五月乙丑充
接伴已改今名恐是避二王所連偏旁也

庚午成州團練使潘長卿貴州團練使潘粹卿和州團練使潘端
卿為泉利閩三州縣觀察使時吳國長公主入朝故有是命

辛未詔兩浙東諸州強盜誅犯者並刺充沿江諸軍都統制下使
喚侯盜賊寧息如舊以權本路提刑秦昌時有請也

壬申右朝散大夫兩浙轉運判官曹詠直秘閣權尚書戶部待
郎兼權樞密都承旨宋貺兼權知臨安府

癸酉大理正元龜年面對乞自今諸州秦案內有不該由禁待振
人並先次責出詔刑部看詳

甲戌詔以景靈宮繪像功臣之副歲于天章及秘閣復故事也

乙亥大理正周陞面對論諸郡耘支借轉運司錢物充公事及收
支官物別置私厯之弊乞戒監司稽察奉勅丙子詔申慶行下

戊寅詔荆南府劉應鑄舊管軍馬並發還侍衛馬軍司

九月庚辰朔大理寺丞石邦哲面對論天下之法宜總于大理而一路一司一州一縣輿夫在京省台寺監有司局務各有專法大理不能通設有論罪斷刑皆出臨時取會移文待報關決淹延或法有重法供報不盡莫得稽考則罪有出入之弊欲望特詔三省委之刑部關會應干官司前後被受立到專法各錄兩本付之法寺斷刑治獄兩司以憑遵用事下刑部省詳如所請明年正月己丑刑部奏下丙戌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楊傑面對乞太宰私試鎖院考官不得輒歸私家出入傳送之禁並依補試法事下禮部其後但令辰入昏出而已明年二月辛亥施行

辛卯惠州刺史知閣門事宋籤孫大金賀正且副使以趙述病告也

壬辰左朝奉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秦昌時直秘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本路帥臣趙不棄申昌時悉心賑濟金活甚眾檜進呈乃有是命昌時檜兄子已見

癸巳詔新通判汀州李琦特放罪坐嘗與新州編置人胡銓交結凌蔑州縣為守臣張棟所劾也

乙未大理寺丞孫敏脩面對論諸路被差鞠獄官多求避免乞量增賞格詔送刑部

庚子大理寺丞鄒唐卿面對論四方案牘未上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往不以時報乞申戾行下從之大理寺丞石邦哲令再任

初有詔法寺斷刑官願再任者聽至是從其請也

壬寅左朝散郎陳琇知饒州代還論請縣保正副長科役煩多尤為民害若令當役良民皆許顧人自代則受顧之人習就州縣通曉法令縣官非理相加未必畏懼官吏雖欲恣其豁空之欲有所不能望特詔有司許凡當役保正副長除情愿應役之人聽其從便外並許顧人代役官司不得追呼正身詔戶部看詳申者琇建陽人也

甲辰戶部侍郎李椿年言諸路錢帛各有椿發條限比年往二公然移易安用有誤歲計欲將移改侵借去處不以去官並從本部申取朝廷指揮重賜黜責從之

戊申上命繪秦檜像自為贊曰惟師益公識量淵冲蓋闢異議決

策和我長身溫清宗字阜豐其丞相子凌烟元功尋出示群臣歲

于秘閣

能克小歷載此事在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蓋誤

冬十月

按是月

庚戌言者論監司州縣樂于和事以厚利陷進奏

官遂致聽探事宜漏泄几密詔進奏官收受計贓坐罪官吏依枉支朝廷封椿錢物法仍令監司互察從戶部請也

壬子士論大臣曰有司立法不可太重恐難必行宜令勅令所檢會日前建明有不可行者並須改正

癸丑觀文殿奉士提奉萬壽觀秦嬙為郊社禮儀使渡江後五使以祠官為之蓋自此始 太府寺丞李泰面對論比年州郡監司

多差未出官送人押網以覲賞典緣未諳世務公然盜用望申度
行下詔送戶部其後本部言初官亦有可以倚仗因實典太優欲
今後止依奉等推賞從之熊克小歷作太常寺丞眉山李彥按表
也戶部乞依本等推賞在十一月丁未此時方自嘉州推官丁憂家居克蓋誤

丙辰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敦儒守本官致仕從所請也
己未右朝請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王珪提舉兩浙西路常平
茶鹽公事先是秀州歲以錢給亭民煮鹽至十五年積十九萬七
千餘緡不給亭民無以煮鹽訴于朝上曰亭戶宜恤不則適去其
害非細可令戶部究實于是用珪至官踰年盡償所負又開華
亭海河二百餘里鹽滋得通流其隘以既田經界之法行甚害者

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二十七戶尤為病珪奏除之珪安石

曹孫也

上語在八月戊辰併附此日歷所載甚畧今以晁公邁所作珪墓志增脩

右承議郎知新州

張棟提舉荆湖北常平茶鹽公事以其再劾胡銓也至官一日卒

時責授濠州團練副使洪皓在英州閩人右承務郎倪譽為守

譽老矣內無與主聞棟以巧中遷客取使節欲劾之即使兵馬都

監伺其隙捕皓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譽死事乃解胡

銓解論和議詔書云十九年春新與守張棟觀望權勢乞竄銓海

外棟即日持節湖北按棟劾銓過海在去年之冬去此已久當是

因再劾李彥遂遷之銓蓋降授文州刺史辛永宗特勒侍送

摩慶府編管永宗為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居邵州永宗以嘗立軍
功給真侍守臣右朝散郎呂稽中知永崇為秦檜所惡劾其冒請

全俸當計以贓乞下守臣閱實籍中先以計取永宗所受御劄送
稽矣永宗由是不能自明詔侵支過請給合籍中依條追理稽中
遠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以償欠一簣不得由既而籍中語其僚
曰前赴其家燕集以某器酌酒今乃不見宣德之耶其殘刻如此
庚申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梁棄卒

辛酉上諭大臣曰西溪標撥馬軍寨地可令守臣宋貺親往檢視
毋得侵掘塚墓多占民田 昭宣使高州刺史趙輟授奉佑神觀
免奉朝請 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授奉江州太平具國宮馮善令
再任

壬戌德安府忠節卒蕭隆揆刃殺守臣石朝奉大夫王伯淮于所
事傷而不死衆執隆：卒刃自殺伯淮以聞詔仍舊治事

丙寅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趙不棄卒

己巳初復諸陵殯官荐新之礼用太常博士晉陵丁妻明請也

庚午右奉直大夫知平江府王昫直秘閣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司公事建康自置留守後以庶官為之蓋自昫始

辛未左朝散大夫趙令衿知泉州左承議郎添差通判臨安府郭
瑛至秀州

乙亥閣門祇候王允昌為閣門宣贊舍人允昌勝子特錄之

丁丑詔右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張昌休舊兼
權提刑仍許荐奉以昌言一路遠人改官久無戢司文字乞除正

官故也

十有一月癸未秘書省著作佐郎劉章面對言禮莫重于祭而郊
廟為九重神宗元豐間嘗詔陸佃等以太常寺置局編類成書凡
三十卷郊廟奉祀禮文今陛下以明聖之資當述作之任而繕儀
未紀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嘉納之

初太傅咸安郡王韓世忠之為淮東宣撫使也張浚在都督行府
以世忠有功用上所賜堂名告授其子彥朴彥質皆右承務郎久
之除直秘閣賜三品服已而吏部審驗言無立功實跡當奪所授
官甲申世忠請以郊恩改奏依舊帶行章服職名詔先次作白身
人改奏俟補正日取旨

乙酉尚書工部員外郎楊通卒

丁亥尚書省勘會昨降指揮令諸路監司郡守將寬剩錢物每季
開具申省撥充月椿今來逐路月椿錢撥填已見次第詔今後更
不開具

辛卯上親饗太廟至樞星門降輦步趨齋殿虛小次不入

壬辰合祀天地于南郊太史局令胡平奏帝座及三台星體明耀
禮畢還御麗正殿建金雞赦天下

辛丑尚書戶部侍郎黃樞直學士院李椿年罢椿年首陳經界之
議及是始畢會民多訴經界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曰勅椿年
求荐刘大中陰交趙昂皆竊其樞柄漏其昵談今游舊將之門傾

危朝廷尤為可慮。蓋經界已定，若不別委他官，察實則椿年私結，將即曲庇家鄉之罪，無以壓塞公議。詔與外任。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巫伋、樞直學士院以諫官攝詞，臣非故事也。左脩職郎周麟之行太李錄。

甲辰詔諸郡行鄉飲酒之禮，以取士。先是司農卿湯鵬奉請對論，奉人多冒貫求試。乙未下科詔，前令州縣長吏籍定來歲當應奉人名。州縣奉職事察實申教授，預先引保。委無偽冒，然後許赴鄉飲酒。若臨時投伏射保者，並不收試。事下禮部，至是頒行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坐假試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曹筠守侍御史監察御史章履守右正言監察御史陳夔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仍兼侍講。樞學士院夔仍兼宗政殿說書。

丙午上謂秦檜曰：經界人戶多訴不均，當與受理。若不受重稅，將無以輸納。檜曰：臣嘗與戶部侍郎宋旼、宜休、聖上均稅，本意有未均處，亟與改正。

丁未戶部上州縣墾田增虧賞罰格。初議者謂淮南北民稍復業，而墾土尚多，請立賞格。至是本部以其格上之，每州增墾田千頃，縣五百，其守宰各進一官。即州虧五百頃，縣虧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詔頒之諸路。二十年四月癸未所書可參考

十有二月庚戌，秘閣修撰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賞卒，贈敷文閣待制。

壬子軍罷監王會權尚書兵部侍郎 秘書省著作佐郎林机面
对言訪聞有異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
謀偽說臣若知而不言則異日害正汨真之患臣實任其咎欲望
密加搜索度為禁絕甲寅上謂秦檜曰此事不應有宜行禁止許
人陳告仍令州縣覓察監司按劾御史台彈奏並取旨復加賞罰
于是李光之獄遂起明年三月丙申行遣 右朝請大夫知婺州周三畏復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

丁巳金人弑其主亶二十五年平日嗜殺晚年尤甚左右近侍
少不如意即手刃之兵部尚書賈居常護衛將軍八斤廣威宿直
將軍特塞定遠皆以微罪族既又殺其后裴磨申氏于是宗族大
皆惧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至是駙馬都尉同古辨與尚書右
丞相岐王亮太常卿烏達宿直將軍幹諸尚殿司使高景山浪殿
小底與國奴等謀因亶醉卧收其兵械夜入霄儀殿弑之有護衛
軍忽突者初不與謀亮等入殿門亶驚起求弓刀不護忽突遽以
所持鎗刺亶于殿壁策爭前所殺之遂閉殿門與國奴傳旨飲取
護衛弓刀然後屏出數德殿門詐召大臣左丞相沂王宗賢夜半
入宮為所害都元帥曹國王宗敏繼至亦縊殺之遂立亮亶時年
三十一宗賢金太宗晟子宗敏太子旻子也此以苗耀神麓記修
宗賢左相宗敏右相按亮十八年九月己拜相而大定故書稱宗
敏為元帥曹國王今從之雜又稱同古辨為唐古下與金人誅宗
本等語書所云差
不同今從金語

戊午直龍圖閣和潭州劉昉言姓名偶與前代不令之臣相犯請
更名且從之是日金主亮即位亮時年二十八己未大赦文武官
皆進一秩賜民祖祝一年追廢宣為東昏王以謂刑餘之人故不
得入廟追尊父宋王宗幹為德宗改元天德宣進謚三十一年十
一月熊克小歷載宣
死在己未謚也蓋丁巳殺宣戊午立亮己未肆赦尔金國故書
朕惟太祖武元皇帝神武應期奄有四海以天下大器授于太宗
文列厥世不忘先蹤幾几宣命屆之前居以繼洪業十有五年而
昏虐失道入不堪命宗族大臣恚心正救久而弗悛仰奉九廟之
靈已從廢黜亦既殞滅宗族大臣咸以太祖經營締建所繇垂統
推戴眇躬嗣臨天下朕以宗祖之重義不獲已爰受命之初兢
若涉淵冰未知依濟尚賴股肱之事文武百僚同心附翼以底于
治宜布維新之令以宏有宥之恩可從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改為天德元年

壬戌上恭謝星靈宮退御西齋殿進膳召近臣對御茶酒祭焚香
如之甲子復太一宮至是遂如故事

丁卯封紅霞帔劉氏為宜春郡夫人吳氏為新吳郡夫人吳氏名

玉中宮近屬也吳氏紹興二十二年五月進封
才人制詞云乃椒房之懿屬

己巳宰執進呈四川管押扈衛人乞推賞上曰發朱扈衛人已滿

千人可下制置司自今歲募三百人赴闕

丁丑金國賀正旦伏龍虎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亮副使昭

武大將軍西上閣門使劉箴入見亮弟也以病故改用是日

尚書祠部員外郎胡寧秘書省著作佐郎劉章並罷章有士望太

師秦檜疑其不附己而寧本因其父兄與檜厚故召用之至是檜

知寧兄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寧之貧因其往劔州省觀世母遺以

白金寅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勿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以為几已始怒之寅嘗游嶽麓寺大書壁間云是何南海之鰐魚來作長沙之鵬鳥于是帥臣劉旦方欲摺撫張浚諸人之罪而旦潮陽人也亦大怒復訟寅于樁侍御史曹鈞即奏寧兄阿附趙鼎章居衢州與易賓客交通二人私相朋比衆所指目不知每怀異意欲以何為若不罢斥無以安衆心乃以章通判均州而寧充夔

州安撫司參議

熊克小歷二人之罷在今年九月蓋誤

戊寅太常丞林大芻尚書刑部員外郎湯允恭並為監察御史

是月資政殿學士致仕王次翁薨于明州次翁既引年秦檜憐之

饋問不絕及薨贈恤甚厚責授濠州團練副使潛居南安軍至

是疾劇有朝散郎張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怀亦有不

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

為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

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有九成壯之時秦檜猶怒潛故表不

得歸建檜薨乃聽

二十六年正月癸亥歸葬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七人 諸路斷大辟三十一人

建炎要錄卷一百六十一

紹興二十年

歲次庚午
煬主亮天德二年

金海陵

春正月甲申金國賀正旦國信

副使西上閣門使劉箴辭行國信使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亮以

病不能入見命醫官趙琦送至境上金主亮亦遣天使趣之亮歸

至北廷而卒

此據苗耀
神麓記

丁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趨朝有挾

刃於道者遮檜肩輿欲害之傷行程官數人一軍校奮而前與之

敵衆奪其刃遂擒送大理寺驗治則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也自

罷兵後凡武臣陳乞差除恩賞檜皆格之積百千員無一得者客

行朝餓且死者歲不下數十至是全以所給微而累衆每牧馬及

招軍勞而有費以此怨忿遂潛携刃伺檜出乞用兵因而鼓衆作



過若不從則害檜壬辰磔全于市至是每出則列五十兵持長挺

以自衛

此以熊克小歷及林泉野記恭修野記又云檜以此激軍中使無鬪志人人思亂

甲午以普安

郡王第三子惇為右內率府副率 正侍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

台州崇道觀段恩卒

恩初見建炎三年是時不知為何官於此始見於日歷故表出之

己亥承

信郎閣門祇候幹辦御輦院劉允升為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

庚子敦武郎光州光山縣尉兼主簿都飛虎除名廣州編管坐受

商人貨物縱令渡淮及被差捕賊不即迎敵致令出界故也 癸

卯諸路經界文字令戶部措置結絕未經界處委轉運司并守臣

仍限一季 少傅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

封恭國公 監察御史湯允恭面對言古有金作罰刑蓋先王不

忍之心民知有誤俾出金以當其罪後世著在律文有罰銅之條

自一斤至百有二十斤而止陛下仁覆四海視民如傷前後欽恤

之詔深切著明比來州縣或有杖罪與徒勒令納錢乃得免少数

十百緡多一二千緡格之律文則罰溢于罪又收在別歷吏得為

姦望敕州縣凡罪人當罰毋多令納錢以濟妄用及是進呈上曰

自有常法於是申嚴行下 丙午兩浙轉運判官曹泳言右承務

郎李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諂詔送大理寺初光在貶

所常作私史孟堅間為所親左奉議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陸

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遂命泳究實申省及是進呈上曰光初進

用時以和議為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議為非

朕面質其反覆固知光傾險小人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升之山陰人也日歷紹興十九年十月壬戌左奉議郎新淮西提點刑獄事得遷右承議郎利州西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吳援為右

朝散郎直祕閣通判利州賜三品服援自興州入對故有是命

二月戊申朔將作監丞李巖老面對乞戒諸縣令佐毋得分卿自至村落催科詔申嚴行下嚴老邦彥子也少傅領殿前都指揮

使職事楊存中乞以大禮所得親屬封號為故女孺人換一道號許之後贈冲妙鍊師己酉顯謨閣直學士常同卒于海鹽縣庚戌軍器監丞齊旦面對乞春月禁民採捕秦檜曰正為孽育之時上曰此係利害乃下之刑部既而本部言春月在法不許採捕若

止科違令之罪恐難禁止今欲犯者杖八十從之旦壽光人也

初右朝請大夫路彬提點廣西刑獄公事代還言靜江府昭州夏稅折布錢最重於諸州盖自都督行府一時措置折納價錢比舊增及一倍以上廣西地瘠民貧百姓艱于輸納道遠不能赴愬今寇盜寧息海內晏清自宜蠲減是日秦檜奏事畢上諭曰路彬言折布錢因張浚增及兩倍可令戶部看詳裁減戶部言二郡歲撥上供布九萬二百八十一疋欲於見納價上三分減一每匹折納錢一千從之上又曰昨令監司守臣任滿並以民事奏陳彬可除職名與見闕監司以示激勸彬奏疏以正月丙午降出上諭大臣除彬職名在二月戊午今併書之壬子樞戶部侍郎宋貺言契勘經界本意務要革去侵耕冒佃

詭名挾戶逃亡死絕虛供抵當差科不均鄉司走弄二稅之弊使
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後來緣以畫圖供帳分立土色等
則均任苗稅轉生姦弊遂致久不能結絕今欲乞令轉運并守臣
恪意措置須管革去逐件情弊使田產稅賦着實依限一切了辦
如州縣尚敢遷延出違日限從本部申奏朝廷乞賜放罷若轉運
不切督責亦乞黜責所有每路及本所幹辦官一員前去說諭催
督措置及諸路所差覆實官限指揮到日並罷從之 庚申詔海

外四州軍昨令與免經界緣土產瘠薄應稅租仰並依舊額施行

時瀘南沿邊安撫使馮楫亦抗疏論其不便於朝於是瀘叙州長

寧軍皆得免瀘南免經界事日曆不見降旨年月當考按江陽志
三邑稅賦額祥符年雜色二千九百石慶元年雜色

九千五百石不知何時所增也

右朝請大夫路彬直祕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

事 辛酉右武大夫合州刺史兼閬門宣贊舍人侍衛馬軍司統

領官黃宣等二十四人並添差諸路鈐轄兼都監至將副罷從軍

用主帥成閔請也 丙寅初作玉牒所 辛未集英殿修撰知廣

州薛弼陞敷文閣待制 乙亥直徽猷閣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方廷實卒 丁丑閣門請自今北使在庭非侍從而嘗借官出使

免起居如見充接伴即依所借官叙位從之 是月安南進馴象

十 三月庚辰金主使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

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翟永固來報登位遺

上金注梳二綾羅三百良馬六永固檀州人宣和六年進士也

癸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余堯弼叅知政事給事中兼侍講
權直學士院丞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酉尚書禮
部員外郎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曦守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不書曦權直此 丙戌叅知政事余堯弼為賀大金登位使鎮東
據本院題名 軍承宣使知閤門事鄭藻假保信軍節度使副之合行事并支賜
推恩並依未裁減已前正旦生辰使例以堯弼有請也 勅令所
奏定諸州公使庫月支供給令帥臣毋過二百緡下至外縣監當
十緡凡八等仍先支外縣該載不盡者比附定數舊例數少者不
在增添之限從之 戊子觀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祕
書省兼侍讀秦熺為特進加大學士充觀使制曰上宰特高百執
既有舊班真儒並出一門豈非亨會故事前宰相官至使相已上
始降麻至是以熺視見任宰臣特令鎖院 庚寅北使辭行 權
尚書禮部侍郎陳誠之兼侍講 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張杞
罷以侍御史曹筠劾其附會李椿年也 右正言張厦論太常寺
主簿權吏部員外郎葉繼頊為李光所私及光抵罪常懷怏怏又
嘗私親舊將受其賄賂望賜罷斥以清華轍從之丙申詔責受建
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永不檢舉右承務郎李孟堅特
除名峽州編管先是孟堅以小史事繫獄至是獄成光坐主和議
反覆後在貶所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譏謗朝廷意在播揚僥倖復
用及與趙士儂於罷政後往來交結孟堅亦為父兄被罪責降怨

望朝廷記念所撰小史對人揚說故有是命於是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坐與光通書朋附交結譏訕朝政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程瑀坐初除兵部侍郎日以縑帛遺光且貽書云比來無如愚皆以視前為戒可為歎息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良貴坐嘗以團茶寄光光遺良貴書其別紙云仲暉不敢作書患難至能出一隻手乎仲暉樓炤字也良貴荅書曰叅政患難至此極矣更以道自處仲暉別紙已付之但恐時未可耳直祕閣宗穎坐嘗寄光書云孤寒寡援方賴鈞庇忽聞遠適豈勝惶駭本欲追路一見失於探伺不果如顯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燾左承議郎新知邵州許忻左朝奉大夫新福建路安撫使叅議官賀充中左奉議郎福建路安撫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坐各與光相知密熟書劄往來委曲存問意光再用更相荐引詔寅特落職瑀良貴穎並降三官燾忻充中元美並降二官 戊戌上謂大臣曰近有人上書陳農田利害農者天下之大本可即施行是日內降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聞寢失本意可令戶部逐路選委監司一員逐一者詳應便於民者依已經界施行其乖謬返為民害事目並日下改正具申省部日後以當否取旨黜陟問遣御史前去訪察 庚子余堯弼辭行 詔巫伋兼權叅知政事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周三畏落職與宮觀差遣初常同既卒

三畏遣通判府事蘇師德越境往察且賻錢二千緡祭文有云姦
人在位公棄而死師德同女婿祭文其子新遂安尉玘所草也侍
御史曹筠因奏三畏頃為大理卿鞠勘岳飛公事猶豫半年不決
朝廷特加拔拭終不懷安乃與師德陰相交結若不亟去有害治
道於是師德送汀州編官而玘勒停玘勒停在四月癸亥 壬寅右正言章
厦奏右承議郎致仕胡寅天資兇悖敢為不義寅非胡安國之子
不肯為親母持服士論沸騰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傳會李綱
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問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
之肥瘠後來樺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自知前言狂率乃陰
結異意之人相與睥睨作為記文以為今日仕進之人將赤族而

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伏望陛下為宗廟社稷長慮特賜威斷

詔寅貴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寅建明使事已見紹興六年五月寅申明追服事已見紹

興十年七月

右承侍郎劉堯勛直祕閣堯勛光世少子也

甲辰戶

部侍郎宋旣言訪閩州縣近因經界將額管苗稅均於未開墾荒
閑田土上一例起催致人戶無從輸送往往逃移失業望委諸路
轉運使將見虛增苗稅日下住催從之 乙巳上書秦檜父故玉

山縣令敏學墓碑首曰清德啓慶之碑命詞臣王曠撰文以賜王
謂檜曰近日邊境極無事行移簡少民得休息殊為可喜 戶部
言常平職在興農田水利今州縣圩岸多損田畝多荒欲委諸路
常平官措置興修不得因而擾民將采取旨陞除從之 是月金

主亮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廷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
應得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初東昏王
亶之被弒也亮身預其謀及是事定當時同謀者亮皆以弒逆之
罪加之曹國王宗敏者屬最尊亮忌之既為所殺納其妃於宮中
梁國王宗弼開國有勲惟一子韓王亨亦以無罪死左副元帥撒
離喝有戰功亮詐為書俾人誣告并其子御史大夫沙只殺之夷
其家夏四月丁未朔司農卿湯鵬舉直顯謨閣知婺州直祕閣兩
浙轉運判官曹泳陞直徽猷閣知明州時鵬舉送北客未還也
庚戌右朝散大夫知揚州榮嶷為兩浙路轉運判官既而侍御史
曹筠言嶷本與趙鼎從遊甚密緣嶷在偽楚時有所汙染被譴甚

重鼎猶未敢援引今朝廷俾守維揚已為濶略又引至行朝豈不

惑四方之觀聽望賜罷黜以慰公議詔嶷還舊任王稱高宗與嶷有

霸府之舊秦檜屢欲加害而不從或可修潤入壬子詔自今沒

此詳見紹興十一年九月王俊首張憲謀叛注

官田土更不許人承佃並撥歸常平司與見興修水利田一就措
置用戶部請也既而本部又請在城市空閑官田及戶絕房廊白

地亦令常平司拘收從之後音在是乙卯安德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知大宗正事士会充萬壽觀使任便居住以老病自請

也擢其子右奉議郎不微直祕閣 己未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

校官王曦言本所見修玉牒切見靖康二年太師秦檜入狀軍前

乞存趙氏社稷兼在軍前與莫俦爭辯以全家保天族并在中京

代上皇作書與國相建明和議等大節並已修入玉牒外所有元
降下推戴事跡乞備錄全文關送國史日歷所照應施行從之

辛酉封普安郡王女為碩人用宗室總麻親任節度使封女例
也 己巳上謂大臣曰久雨不致妨農否民田須常潴水宜令
州縣修陂湖之利以備缺雨灌溉既又命每季具施行次第申
省 庚午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洪州玉隆觀馮益卒 癸酉

左朝奉大夫新知廬州吳遠言兩淮之間平原沃壤土皆膏腴宜
穀易墾稍施夫力歲則有收而莫加工茅葦翳塞望置力田之科
募民就耕准旬賞以官資闕田以廣官莊自今歲始今欲江浙福
建委監司守臣勸誘土豪大姓赴淮南從便開墾田地歸官莊者

歲收穀五百石免本戶差役一次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

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畝選如
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並得赴轉運司應舉

從之

熊克小歷稱在武舉人之上
去特奏名出身五字蓋誤也

乙亥衡州編管人宗杲移臨

江軍以其長惡不悛聚徒貶所撰造飛語肆為譏謗也 是月金

主亮誅太傅領三省事晉國王宗本及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越
國王同古辨領燕京行臺尚書省事楚國王秉德判大宗正事衛
王宗義東京留守代王宗懿等先是秉德嘗燕宗本處海州刺
史烏慮幹言國王有福似趙太祖秉德喜其後秉德出領行臺省
事欲在外說誘軍民使宗本為內應辨嘗為宗本言內侍張彥善

相人亦言太傅當為天下宗義言太傅正是把太祖大家計人宗

本遂與尚書省譚史蕭玉謀即圍場弒亮玉以告祕書監蕭裕裕

以聞故皆坐死宗本太宗晟之子宗懿宗本兄秉德宗維孫也據

人誅蕭裕詔云宗本太宗之子又遂擢裕尚書左丞參知政事而

誅宗本等詔云某有兄東京留守汴京行臺廢兩國編年有天德三年遷都詔云用併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故增入自金太祖旻

初起兵即以黏罕兀室姜宿撻懶撒離喝之徒繼為將相惟姜宿

在兵間以病死其后黏罕首罷兵柄憤恚而亡撻懶兀室撒離喝

之徒繼坐誅而旻晟子孫勦戮幾盡以金人誅宋本等詔書及金

誌誤以宗本為黏罕已五月丁丑右散大夫彭合知臨江軍

辨之詳見建炎元年注還言清江縣民輸苗米每石加耗七斗乞蠲免從之上謂大臣曰

合任縣官嘗為監司列薦今可與監司知州差遣乃以合知永州

庚辰詔申嚴諸軍差承接文字使臣之禁賞錢千緡有官人轉

一官許人告初講和罷兵之次歲言者論艱難以來諸郡及監司

例遣使臣於行在劄探比來邊境寧謐自應罷此乃但改作承受

妄說虛傳為害甚大詔臨安府覺察收捕上幸學之年五月又詔

諸軍都統制下承接文字使臣並令歸軍至是樞密院以為言故

申其禁 癸未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燿為奉安中興

聖統禮儀使先是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曠等紀上中興

之蹟以進號中興聖統己丑奉安于景靈宮天興殿之西以玉牒

殿未成故也禮畢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編修玉牒合檜率百官

拜表稱賀自檜再相每進書必下左藏庫權貨務取金繒以進謂

之禮物

此禮不知起於何時臣嘗恭讀乾道宣諭聖語云此乃秦檜論諛所為故因事附見當求它書考其年月

辛卯燬言先期陰雨是日雲霞絢綵晴日麗天茲誠上穹垂祐望

宣付史館從之曠時兼權直學士院草檜加恩制曰大風動地不

移存趙之心白及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檜大喜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王曠為少蓬權

直禁林秦檜之加恩取此聯入制詞中翌日即除禮部侍郎案學士年表曠是時實為起居明年二月乃除禮部明清誤記也

癸巳減汀州上杭武平二縣今年上供錢銀之半蓮城清流二縣

減三分之一以守臣右朝奉大夫張昌代還有請也 甲午金國

賀生辰使副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翟永

固見于紫宸殿思恭等來報亮代立既出境就遣來賀 甲辰祕

書少監湯思退言近玉牒所闕到太師秦檜推戴趙氏事跡竊意

師臣謙不伐功特以事干玉牒始具大槩其餘間闕執節之久本

末未能備盡望令檜詳錄奏聞宣付史館庶得備言廣記以詔無

窮且以知聖朝得一忠義大臣成效如此上謂檜曰思退乞以卿

靖康事跡詳記為別錄以示天下後世可依所奏檜謙退久之上

曰不然無以使後代知卿忠義簽書樞密院事巫伋曰秦檜忠義

大節天下所共知然要當屢書不一書使後世奸臣賊子聞風悚

懼上然之 乙巳左承議郎汪應辰通判靜江府應辰初入館以

論事去至是凡十年 六月丙午朔詔修國子監先是太學錄周

麟之面對論上庠敝漏弟子員滋多几席不足容之非所以崇嚴

奉而廣教育故有是旨 丁未上曰近有進士上書言兼併之家多請射侵漁民田宜嚴立法秦檜曰比刷逃戶田宅並令歸官正以暗消此弊上曰善 戊申右正言章履乞令州縣收納二稅有出刺之數並附赤歷不許擅撥歸公使庫仍令監司覺察從之 已酉感德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梁邦彥守本官致仕從所請也

癸丑太師秦檜以進書加恩辭不受詔封其次孫女令人秦氏為永嘉郡夫人 甲寅徽猷閣待制知台州蕭振始至官初海寇聚眾連年其勢益熾至是犯台之臨門寨章安鎮故命振為守振抵官奏乞殿前司水軍統制王交同捕許之交至振謂之曰濱海之民數年苦賊若能勦除願悉兵力戰以寧一方倘或敗事振當

奏劾交即具艦入海與賊逆敵果敗其眾餘黨散去振以數千緡

犒交士卒為之奏功郡境遂寧

王交明年三月辛亥自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荆湖北路兵馬都監

陞帶福州兵馬鈐轄不知此時為何官也

丙辰壽國育聖夫人王氏卒王氏上乳母

也輟視朝五日追封福壽國夫人賜帛二千足錢萬緡為葬費

戊午出內府錢十五萬緡付兩浙轉運司創皇城司寨三千間限

一季畢 庚申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新江南

西路兵馬鈐轄李橫移東路橫寓居信州適貴溪魔賊竊發守臣左朝散大夫李檉檄橫統弓兵以備策應遂獲安堵檉又遣離軍人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添差東南第五副將孫青統兵出戰旋至撲滅乃詔青釐務而帥臣王昫劾檉及知縣事左奉議郎葉顯

右朝散大夫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權提刑張昌不能覺察致賊嘯聚並免官仍削二秩顯仙游人也

李權等降罷在是日己丑

癸亥特進觀文

殿大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秦燿以進書恩遷少保其子直敷文

閣墳堪並陞直顯謨閣左朝請郎何大圭直祕閣大圭進聖德

頌故有是命初大圭之削籍也張浚為之保叙至是以短卷諧浚

于秦檜士論薄之

日歷紹興二十八年正月丙戌朱俾初大圭章疏稱因諧浚得職名

丙寅大理

寺少卿許大英面對論川廣奏按往復淹滯乞委憲牌考察丁卯

左朝散郎康寧知瓊州還乞諸郡重辟疑獄奏按並專人齎投詔

並令刑部看詳己巳直祕閣王湛知閬州還乞申嚴法禁守令

勸農不得輒用妓樂宴集賓客上謂大臣曰蜀去朝廷遠凡事多

奉行減裂可令有司立法是月金主亮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

便 是夏故相趙鼎之子右承事郎汾奉鼎喪歸葬于衢州常山

縣時李光之獄始竟而守臣左中奉大夫章傑與鼎有宿憾傑知

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為奇

貨乃遣兵官同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

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遣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

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

之而追汾與故侍讀范仲之子仲彪拘于兵官之所蒙之母訴于

朝太師秦檜咎傑已甚詔移蒙之蘭溪尉下其事于浙東安撫司

事遂息傑客魏揆之慨然以書譙傑長揖而歸傑亦不害揆之

建陽之少有大志師事籍溪胡憲蒙之安人也 秋七月丙子

上諭大臣曰近進士鄧楷上疏論諸軍強刺平民為兵非便自今

宜令毋得招刺歲終具闕額申樞密院於諸路招填之 戊寅右

正言章夏言陛下敷德善隣協和海寓是宜內外小大之臣咸懷

忠良共享升平之盛士大夫尚有懷姦自徇時肆謗訕如近日吳

元美之徒者未盡屏斥是致營營鼓惑群小欲望睿斷凡異意詆

誣之人迹或彰露必嚴行竄殛庶為小人之戒從之 已卯大理

少卿李如岡面對乞令鑒司守臣舉縣令之有治績者量行旌賞

辛巳上謂大臣曰昨已有旨但未見具名來上可戒令奉行庶為

令者知勸民間受惠 癸未皇叔安德軍承宣使司知大宗正事

士奩為昭信軍節度使 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藍公佐卒

公佐奉祠居平江其妻碩人王氏忽生鬚數莖長寸許未幾公佐

與王氏繼亡相去纔七十日 此據洪邁夷堅甲志 乙酉左中奉大夫知衢

州章傑罷以侍御史曹筠論其貪墨不法也筠又言國子監主簿

吳龜年教其鄉人郭詠上書陰懷異議意不可測罷之 丁亥

太府少卿徐宗說面對乞令州縣按月權且放行宗子孤遺請給

以俟換給文歷詔戶禮部同太宗正司看詳自南渡後宗子散居

四方言者慮其詐冒故令具譜牒於所在召保自陳更給新歷 紹興

五年四月降旨八年六月展限一年 至是舊歷未至者甚衆乃命川廣福建荆湖

再展一年餘州半年 八月辛未施行 已丑左朝散郎福建路提點刑

獄公事孫汝翼言泉漳汀三州近經草寇民多逃移乞將三州諸

縣不以已未打量均稅一切權行住罷俟盜賊寧息日申取朝旨

施行從之以何白旗初平故也汀在深山窮谷中兵火之餘舊籍

無存者豪民漏稅常賦十失五六郡邑無以支吾於是計口科鹽

大為民間之患三州免經界元降指揮不甚詳此據淳熙中王回

秦議修入日歷紹興三十年二月癸丑右武大夫

耿洪以獲何白旗之功轉一官未知事在何時去年五月丁酉劉

寶等功賞恐或相關但耿洪乃受成閩節制非寶所部耳淳熙十

四年四月丙申汀州經界乙未左朝散大夫知資州楊師錫代還入見上

問四川有橫斂否師錫曰自和議息兵以來皆無之師錫又言

有司奉行經界失當將肥瘠田畝更不分段及將市居丈尺間隙

之處便作屋後空地非元初均稅本意望戒逐路監司將貧下戶

最低土色合肥稅數均在侵耕冒佃豪疆等人名下有未均去處

自可將逐鄉覺零就整之數用與補填上詢問久之後二日遂令

諸路看詳改正如先詔詔在三師錫彭山人也丁酉右朝奉大

夫知廬州吳達言土豪大姓就耕淮南荒田者欲除種子外九分

歸佃戶一分歸官三年後歲加一分至五分止歲收二熟者勿輒

麥每頃別給二十畝為菜田不在分收之限仍免科借差役戶部

看詳如所請從之己亥戶部員外郎陳相對乞戒飭有司不

得苛取商稅詔申嚴行下相合肥人也八月甲辰朔詔特進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連州居住張浚移永州浚自去國至

是幾十五年退然若無能為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

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 降授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孫近移處州降授左中大夫歸州居住万俟卨移沅州左中大夫江州居住李若谷移饒州左中大夫興國軍居住段拂移南康軍降授左奉議郎筠州居住李文會移江州而自若谷已上皆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如故用尚書省檢舉也 右朝奉大夫王超特降三官勒停坐前知雷州日趙鼎李光貶責經過超排辦迎送安置物色專差人賫送過海通往還及遣候兵往光處私役故也超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丁亥編管 丙午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許便居以勛引疾有請也一丁未直敷文閣知盱眙軍畢良史卒 戊申詔改建大理寺

先是監察御史湯允恭面對言今朝廷盛明百司一新獨大理獄湫隘非便乃命改建以其地入景靈宮尋用寺丞石邦哲言增創吏院併其家居之仍嚴其出入之禁在今年九月朔今併書之 刑部員外郎

章燾面對乞申嚴法禁病因非允惡者召保責出或聽家人入侍從之 庚戌右朝請大夫辦諸軍審計司龔鑒知盱眙軍 乙卯宰執進呈大理少卿李如岡疏論州縣以力役征科逋欠訴訟等事擾民乞戒飭上曰前後轉對上封事如此陳述者甚多第恐州縣臧裂不能恪意奉行可如所奏行下丙辰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若薨先是衢州言若疾亟乞致仕上驚歎久之曰莫已云亡真可惜也此人似不能言者其實胸中開郭可喜及

是秦檜進呈若恩數欲依謝克家例檜曰克家從偽楚為吏部侍郎建炎間任叅知政事以言章罷及朱勝非再相首薦歸經筵意望再入政府以人言不得留遂進封事言陛下用一人言召臣以一人言去之臣恐四有有以窺陛下其不知聖度包容盛德又不知已之罪如此上曰朕即位之初黃潛善汪伯彥言從張邦昌者多矣當時務闊畧且欲安反側彼乃自不知其罪檜曰陛下灼知忠逆之實如天之徧覆神奇臭腐俱蒙帝力而不自知也遂贈若五官例外賜帛五百足量給葬事 皇叔故融州觀察使士筏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潤國公筏卒已踰歲始用大宗正司請而命之 戊午左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贈開復祕閣修撰致仕從所請也先是開已卒于衢州上覽奏謂秦檜曰當此時張通右等在館議歸將休兵之時開與李彌遜等不止異議察其用心罪不容誅檜曰陛下兼愛南北斷以不疑徽宗卜永固之安太后遂慈寧之養茲為天下之達孝初開彌遜與王庶等為不臣之逆說誅胡銓上書狂悖陛下獨語臣曰朕初無王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當養母耳臣踧踖不知所措孟子言舜盡事親之道貴為天子不足以解憂今人臣出仕或親在遠不聞願棄官歸養者故知陛下聖孝惟舜為然千百世相望一人而已於是除開職名致仕其贈官推恩並停 己未秦檜進呈前侍從見在謫籍人上曰聞莫儔孫覲尚在近地此輩宜令遠去言官自合論列蓋朝廷

清明忠邪判白姦臣逆子固當屏迹也 辛酉權尚書禮部侍郎
兼侍講陳誠之均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錢愷為大金賀正旦使副
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王曦武節大夫和州團練使權知閤門
事趙述為生辰使副述嘗在遣中以病免至是復命之初東昏王
亶之世皇太后歲遺裴磨申后禮物巨萬及亮代立遂削此禮誠
之北入境預為遜詞諭之金人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 壬戌徽
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潘良貴卒 甲子資政殿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薨于紹興府肖胄明典故多識前言
往行與其弟直祕閣膺胄尤相友愛後謚元穆 丙寅上謂大臣
曰近宣州布衣史敦仁上書言州縣多收水腳錢等事宜付戶部
看詳此亦民間之害不可不禁止也既而戶部乞每石依元旨收
百錢數外輒增者抵罪從之 庚午詔戶部申嚴舊制監司郡守
毋得令子弟親戚部綱以宗正坐王葆轉對有請也 辛未祕閣
修撰新知荆南府韓球卒 癸酉左武大夫平海軍承宣使兼閤
門宣贊舍人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領趙萬添差洪州兵馬
鈐轄萬本劉超部曲去為盜後復來歸從軍凡十九年 是月洋
州言直符縣民宋仲昌妻一產三子本人姓符國號生子之日適
值天申節實皇帝紹隆景命子孫衆多之祥詔付史館 九月甲
戌朔上因言宣州米腳錢事謂大臣曰此蓋州縣並緣為奸不恤
百姓朕今日所以休兵講好者正以為民耳若州縣不知恤民殊

失朕本意上又曰國家設常平倉正為儲蓄以待水旱賑濟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妄有侵移若臨時措畫假貸積穀之家徒為虛文無實效也 辛巳詔川蜀諸縣鄉村民戶家業並用本名所管稅色物料依見今州縣窳折則例併紐稅錢舊例鄉村以典買買田產陞降至是左朝散大夫楊師錫知資州代還論今田價比昔倍貴或賣田及半則所推價賈已盡戶下遂無等第差役科承事即創買人戶極為不均故有是命 甲申降授左承事郎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吳元美除名容州編管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略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申其剝削之罪當是時清商颺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小大少長皆望風隕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煒得之持以告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權福州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煒罪煒怒走行在訴元美譏毀大臣秦檜從尚書省下其章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檜啓亭號潛光蓋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于事秦他皆類此檜進呈上曰元美撰造謗訕至引伊尹相商代桀事其悖逆不道甚矣可令有司究寔取旨至是法寺言元美因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及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汝翼已移知荆南府亦降二官元美卒于貶所

煒二十五年十二月壬子編管元美二十六年七月癸亥追復元官

乙酉侍御

史曹筠言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取數十人士子忿怨不無遺才之嘆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察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從之

丙戌詔金國人使自今於淮陰縣取接令本路轉運判官沈調如法修蓋館舍以金人言人使合於近便處山東邳州路取接往來故也 丙申詔曹筠附下罔上可罷侍御史日下出門筠罷未見事因

嘗 自建炎初劇盜范汝為窈發于建之歐寧縣朝廷命大軍討平之然其民悍而習為暴小遇歲飢即群起剽掠去歲因旱凶民杜八子者乘時嘯聚遂破建陽是夏民張大一李大二復于回源洞中作亂安撫使仍歲調兵擊之布衣魏揆之謂民之易動蓋因

艱食及秋乃請于本路提舉常平公事袁復一得米千六百斛以貸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長灘鋪自是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草寇遂息議者謂揆之所請乃古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有所則緩急可以無憂而民之從亂者鮮矣 冬十月丁巳監察御史楊允恭為殿中侍御史甲子拱衛大夫同知觀察使胡幟提舉佑神觀幟初得外祠王居正以姦黨駁之命遂格至是秦檜以京祠處之戊辰右廸功郎安誠除名惠州編管誠嘗為故相朱勝非所辟勝非之薨也誠自作齋文訕及朝政為郡守所發刑寺鞫實乃有是命 庚午叅知政事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巫伋請自今朝參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第聚議從之時檜以疾在告故也 十

有一月甲戌詔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提舉台州崇道觀趙子彥
特許久任俸賜如總管 盱眙縣尉夏俊罷以使人過淮俊輒引
惹生事故有是命 乙亥汝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朱孝章為永
慶軍承宣使孝章淵聖皇后兄也自訴二十五年未嘗進秩乃特
遷一官 癸未國子監李琳面對言本監經史未備乞下諸州有
本處起發從之 初徽州布衣汪大圭嘗伏闕上書押歸本貫至
是更名復來上書欲舉前事為有司所獲壬辰詔免其決送二千
里外州軍編管癸巳大理評事黃子淳面對乞將州縣耕牛科
于民者悉行出賣所租斛斗一切蠲免詔戶部看詳 十有二月
丁未大理寺丞莫濛面對乞進納流外出身人不許注諸州曹官
詔吏部看詳取旨 集英殿修撰張公濟卒 丁巳左朝奉郎監
尚書六部門鍾世明轉對論富室乘農民之急貸以米穀使之償
錢而又重取其利乞令止償本色從之 庚申詔使人到闕賜宴
等自今並須豐潔如稍減裂其主辦官吏並寘重法 辛酉殿中
侍御史湯允恭言自設民事律以來士大夫多為舞文健訟所持
而縣令闕員往往無可入者望將民事被罪之人分定公私贓罪
定斷詔吏部看詳迄不行 二十六年正月 戊辰除民事律 甲子秦檜始朝詔肩
輿至宮門命二孫直寶文閣墳直寶謨閣堪掖以升且命母拜上
甚喜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時可喜又使人在
途並無須索足見省事 己巳金國賀正旦使正奉大夫祕書兼

佐諫議大夫蕭頤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翰林待制兼行太常丞
王兢見于紫宸殿競陽安人曾祖尚恭熙寧間仕至光祿卿 是
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六人 諸路斷大辟二十有五人

是月敷文閣待制知廣州薛弼卒

金主亮稍習經史慕中國朝

署之尊密有遷都意是歲因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
在一隅官艱於運漕民難於赴愬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亮
意合乃遣尚書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右左丞蔡松年調諸路
夫匠築燕京公室皇城周九里三千步其東為太廟西為尚書省
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
位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其制度
一以汴京為準凡三年乃成浩濠陽人也

建炎要錄卷一百六十二

紹興二十有一年

歲次辛未

金海陵煬王亮天德三年

春正日

按是月
癸酉朔

辛巳皇叔和州防禦使士劉為建州觀察使以積閑遷也

癸未輔臣奏事畢上曰廬州守臣吳達上便民五事論淮南復業之民宜寬涵養未可理租賦起上供其令戶部展年收之

庚寅夜雪

癸巳將作監主簿范彥輝面對言州縣凡遇科催急於星火或寄外廊而專事侵偷或任攬納而專給虛鈔鈔簿不銷致多掛欠間遇州郡催督嚴緊遂於民間多端括率上戶則敦請赴縣待以酒

有而科借之中下之戶不與朱鈔故已納稅賦勒令再納又最其
下細民則搜刷丁錢詭立名項曰補虧曰矢收曰復撐曰排門或
入老不除或已除再籍臣聞祖宗朝行丁錢之法率三丁共敷七
百七十文今一丁不下二丁而浮費稱是乃更重疊不已斯民破
家竭產不得自存遂以進丁為諱於是子生不舉循習成風豈不
辜陛下好生之意欲望申戒監司郡守應縣分催科至終限未及
分數去處令本州差官下縣監催須管及分方得離縣如出違終
限經兩月本州不差官下縣監催者自是本州失時檢察即不得
更行追理如是則不惟州縣事辦且免書吏侵欺而細民無摧剝
之苦矣從之

甲午鎮東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幹辦皇城司兼藻為保信軍節度
使領閣門事藻於顯肅后為最親以便北還而有此命 左宣義
郎曹筠知衢州筠自御史斥去會衢州關守上諭秦檜曰臺諫無
大過惡當優假之以來言者於是用筠

乙未秦檜奏除潭廣帥臣上曰廣東帥臣及諸路提舉市舶官皆
當慎擇苟非其人則措置失宜海商往往不至又曰布衣步孝友
上書言丹陽練湖埋塞艱於漕運可諭漕臣修治

丁酉詔翰林局醫生并奏試人並令試經義十二道以六通為合
格與補翰林醫學舊制以宰執初除轉廳恩例試墨義三十道至
是以奏試人不通文義故改法焉

戊戌少保昭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駙馬都尉潘正夫以郊恩封和國公 庚子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米友仁卒

二月壬寅朔勅令所制定官魏師遜面對論比年遠邇豐穰而郡縣因米直之賤乃於輸納之時令民以苗米拆錢拾其所有取其所以無民必又下其直以糶所費何止一培是豈年適之為病也望申敕州縣仍令監司覺察民戶越訴從之師遜江寧人也

癸卯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論舉人假手之弊詔許同舉人陳首取旨免者

丁未詔知郢州喬大觀州學教授徐維並衝替自不得與堂除大觀生對維及右中奉大夫通判州事魏彥純進士晁公喬妄造語言謗訕朝政維生冒法與大觀用效樂飲宴親聞謗訕事在有司猶敢傲慢相與濟惡下本路帥司覆寔乃有是命是日輔臣進呈上謂秦檜曰趙昂所引用多非其人檜曰范冲中間修哲宗皇帝實錄委有妨嫌上曰祖宗時不委當時遷謫官修史恐有謗言以欺後世也 直秘閣知靜江府方滋陞直敷文閣知廣州左朝散即廣南西路轉運憲判陳琦知靜江府初朝廷命廣西帥臣即橫山寨市馬於羅敷自杞大理諸蠻歲捐金五十鎰白金三百斤錦絕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有五百匹良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鎰他以為是為差每五十疋為綱選使臣部送至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太平池州諸軍不願斃于道則有賞先是廉州之益分令

欽橫賈貴尋梧藤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若富民差吏則雜私販往往陷沒留滯至琦始令官支脚錢運使臣運盜若及十萬斤即與部良馬一綱至行在廣馬事熊克小雁修入但克以為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事則甚悞矣

壬子詔行在官私僦舍錢並減半違者坐以違制之罪拘其業入官癸丑又詔白地錢亦減半

甲寅夜雨雹

乙卯詔諸州各置惠民局初軍罷監丞齊旦面對乞令州縣合藥散民上恐不能徧及故命戶部舉舊法行之仍命毋多取利 權

尚書戶部侍郎宋既落權字仍兼權知臨安府 大理少卿李如岡權尚書吏部侍郎秦檜生辰如岡為百韻詩以獻檜喜乃有是

命此以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周方崇論如岡章疏修入右中奉大夫直秘閣提舉台州崇道

觀王安道卒

壬戌直顯謨閣知婺州湯鵬舉陞直龍圖閣知潭州

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丞充大金祈請使保信軍節度

使領閣門事鄭藻副之請歸皇族等事癸亥日歷只書丞使鄭藻奉使大金朝辭進對

而無使命李攸拜罷錄稱丞使充大金祈請使亦不云所請何事

惟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館伴使何備等劄子載北使王全上殿口奏云帝曾遣祈請使丞使等來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親等事而趙銜之遺史所載又差詳語在今年九月末所書丞使使還

并注 秘書省著作佐郎林機守尚書禮部員外郎

甲子徽猷閣侍制李正民卒

乙丑大府少卿徐宗說言方今經費所賴之大者經總制錢物為先舊守臣椿發歲終按其殿最賞罰後慮守臣侵用遂專委通判拘收令提刑司催督又立定對行賞罰條格近來人物繁庶酒稅日增宜其所收之數多而反不及前日蓋緣對行賞罰之後州縣無緣肯供最少之數是致合推賞之人例皆不得其賞自是人人坐視而不恤比較之法徒為文具望令知通同共椿辦通判專行拘收椿發以立定賞格知通均受庶幾人利其賞錢物不致失陷詔戶部措置

己巳虜川編管人王騰移送婺州編管以騰擅離貶所上書狂妄欲起兵端故也王騰本末未見當考

庚午敷文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宦卒

是月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砮卒于衢州自秦檜用事士大夫少失其意禍輒不測當始議和時砮與檜異論檜嘗欲除近郡砮遜辭不就奉祠十餘年寓居常山僧舍一室蕭然卒免於禍焉初趙鼎既謫居嘗謂其客左奉議卽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正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砮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其後諸人流落之久雖死不變疇乃信服

三月壬申朔右朝請卽侯恪知歸州代還言巴東興山二邑舊無酒禁止令民戶送納麴錢昨緣招置義兵遂官創兩務今義兵

己放散乞復舊法上曰四川酒課昨緣軍興張俊用趙開創置隔槽今既罷兵可令戶部取索措索

乙亥戶部侍郎采旣言諸州多員外置官費耗受廣重困民力望日下並罷上曰此不惟耗公家且為民害且令戶部禁止

戊寅上謂大臣曰聞大金有詔去尊親前此士庶屢嘗有請朕却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他國亦知師

丁亥上曰州縣多催理積欠民間重困朕頃在京東親都其害可令戶部照年分蠲放既而戶部請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鄉司與第等以上上有力之家未納數外並與放免從之

戊子忠訓即閣門祇候王德霖為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德林進子特錄之

庚寅直寶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垧直顯謨閣秦堪並進職二等提點佑神觀以扶掖檜入朝特推恩也堪除直天章閣而以稱呼不便為辭乃陞直龍圖閣

堪陞職在是月丁丑

壬辰太常博士丁妻明面對言邇來諸路司間有以縣令之貪殘者按劾以聞尋罷黜矣未見有以政績優異敷奏于朝者望申飭監司詳加考察歲具殿最以聞詔申嚴行下 中亮大夫建寧軍承宣使殿前司右軍統制岳超落階官為利州觀察使以職事修舉特遷之也

癸巳右朝請大夫榮蕤知襄陽府 左朝散郎撫州州學教授宋

樸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樸當塗人好左道每與方士游樞密院

統領丁禛薦之秦熈力加引拔於是擢驟用之此以葉義問章疏修入

丁酉監察御史林大鼐面對言祖宗於字人之選其格尤密比者

改官者多作丞闕陞者多作幕職今尚左知縣闕一百三十五侍

左縣令闕一百一十二合入者既擇祿而不願未應入者願宣力

而無由至於鹽場侍左見有三十餘闕久榜不銷祇為監司郡守

差權官之奇貨願並與破格差注一次詔吏部措置既而吏部乞

以淮寧知縣等三色闕共一百三十七與破格差從之吏部奏下在六月甲

戊戌吏部所奏稱臣僚劄子乞將知縣縣令鹽場共二百七十八闕破格差注一次即指此三色也

戊戌宗正丞王葆轉對言陛下修德睦鄰感召和氣年穀屢豐今

常平司既不能因時糴買以廣蓄而州縣秋苗乃高立米價抑民

納錢望嚴折錢之令講平糴之方庶幾農末不病詔付戶部

夏四月甲辰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王曦權尚禮部侍郎以使還

遷也 權尚書兵部侍郎王會落權字

乙巳秘書少監湯思退試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 權尚書禮部

侍郎魚侍講陳誠之權刑部侍郎韓仲通並落權字 端明殿學

士知宣州楊愿陞資政殿學士以愿首修中興聖統故也

己酉閬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端卿降授郢州防禦使端卿不赴

後殿起居為閣門所彈故有是命

唐成禮部侍郎知貢舉陳誠之等言考到博學宏詞科合格人下等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莫冲左迪功郎臨安府錢塘縣主簿葉謙亨詔並與堂除冲歸安人謙亨麗水人也

壬子武德大夫和州團練使知閣門事趙述落階官以述自言元勳普之孫供職殿陛餘三十年且使北來還以例遷也

閏四月辛未朔左朝散郎孟處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鹽公事

癸酉上諭大臣曰三衙闕額令諸州揀選補填江上諸軍令其闕數申樞密院先是禁止諸軍毋得擅自招刺故上訓及之

甲戌秦檜奏以直顯謨閣知撫州李莊提舉福建市舶上曰市舶委寄非輕可令莊赴闕稟議然後之任左朝散郎王揚英知秦州揚英自尚書郎斥去意望還朝會秦檜久病乃上書薦煒為相

於是檜以郡處之

此以王珪劾楊英章疏修入

丙子上策試南省舉頭鄭聞已下于射殿制策曰朕惟祖宗創守之宏規舉可掩迹三五然而中遭厄運變起弗圖蓋許國之臣無幾而自為謀者總總也今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責所賴於有官君子為至切矣顧狃於聞見小慧相先謂了官事為癡謂履忠信為拙以括囊為深計以首鼠為圓機子大夫讀先聖之書通當世之務其為完復何洒濯可以格舊俗何陶冶可以成美化明著于篇副朕延佇且以觀子大夫入官之志舉人趙達對策畧曰君臣父子之間天下真情之所在陛下以神器之大方與元老大臣

叶謀比德以緝熙中興之功而百執事之人因循舊習不與聖人
同憂蓋自藝祖即位尊禮趙普以為社稷臣重其權信其人雖一
時舉職如雷德驥不能間也顯然示天下以好惡之所在唐以歲
月而天下之士洗濯自新風俗一變承平日久士為曲學阿私之
計而風俗壞尚賴祖宗之澤未遠廊廟大臣有質正不撓者出身
捍難作多士之氣以催折倉卒之變維持至今此道不墜今陛下
已尊任其人矣是宜明諭天下以好惡所在而又有以振厲之若
既知其為小人確然不惑無使得干廟堂之正議願陛下尊其所
聞每進一人惟其癡惟其拙每退一人惟其深計惟其圓機則天
下之士庶幾稍知向方儻尤不悛陛下赫然震怒治其尤者一人
夫誰敢不服然臣尚有私憂過計者慮陛下尊所聞之不堅異時
或有言今之癡者為真癡今之拙者為真拙今之深計者為有德
今之圓機者為有謀而陛下疑雖聖主在上賢臣輔相臣不敢謂
安靜之福如今日詳定官擬達第五上覽策謂有古文氣乃擢為
第一遂賜達等四百四人及第出身先是潼州府路提點刑獄公
事楊椿被擢考四川類省試策問方今君臣同德之懿因論漢文
帝不任賈誼為公卿等事舉人張震答策言文帝屈己和親而誼
欲以表餌繫單于此不適時之論又言主上淵嘿思治上天眷佑
為生賢佐一德之誠克享天心椿定為榜首檜大善之及唱名震
居第四聞開封人名右職達磐石人震什邡人也

己卯宰執進呈進士洪毅上書乞根究轉運司所收諸州補發綱梢糧米及禁止三衙減尅軍錢又言轉運司市馬草支錢不及下戶而有彊取之擾曰可問漕司每年補發米數禁止三衙毋得減尅其馬草令戶部同漕司措置行下諸路一體行之洪嘗入太學為內舍生乃詔免文解一次

壬午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宋貺罷右正言章履論貺市井小人初無才術左藏庫自去年闕乏支遣不行乃以臨安府公使激賞贍軍三庫那錢物支遣又不勘虛寔令軍人自往漕司支散及令捉事使臣於諸倡家強買婦人貺章博甥壻博以誣罔宣仁之故得旨子孫不得與行在差遣而貺嘗假章俸錢數萬緡乃辟其子為酒官又每於省府事輒曰此非貺意嫁怨於上歛恩於己此最害治之大者望賜竄責以為姦邪之戒故貺遂罷

甲申左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王佐左承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董德元並為祕書省正字自秦熺後進士第一人甫除官即入館至是始復舊制焉

乙酉右通直郎李若樸知德安府若樸與何彥猷並為大理寺丞坐議岳飛獄不合斥去至是十年始守邊郡彥猷尋通判洪州而

卒彥猷五月丙辰除洪俸未知卒在何年隆興元年正月以右奉郎特贈二官

丙戌右朝奉大夫傅寧知沅州還言湖南北之俗遇閏歲則盜殺小兒以祭淫祠謂之採生望令逐路監司帥臣嚴責巡尉如一任

之內糾察採生七人依獲強盜法推賞因事發覺則巡尉坐失捕之罪庶幾其弊可革從之

戊子特奏名進士昌永等五百三十一人武舉進士湯鸞等六人授官有差永宣城人也

辛卯上謂大臣曰錢塘江石岸毀裂每潮水漂漲民不安居其令漕司同本府修治如闕役人於三衙鑄重內借差能克小歷誤在五

癸巳尚書兵部侍郎王會充敷文閣直學士知湖州

甲午太府少卿徐宗說遷太府卿尚書駕部員外郎陳相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戊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子儀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

五月庚子朔右宣教郎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實錄院檢討官周紫

芝知興國軍紫芝不知何時權實錄院非進士出身人為右宣教

郎幹辦諸軍糧料院楊迥充樞密院編修官

乙巳封巫山神女為妙用真人

戊申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李玘卒

己酉直祕閣馬純落職依條致仕令汀州居住純自福建罷歸寓居諸暨縣而右正言章廈論純常出怨言輒議時政每會賓客往往多言朝廷政事得失竊恐遠近傳播有誤耳目望加屏竄庶為姦雄異意之戒故有是命

辛亥右朝奉大夫知天安軍張輔世代還言四川惟利州一路創

置義士悉於保丁內選充而又其手就令土豪官領之土豪官率多邀求而又州縣力役歲無虛月令朝廷清明邊遠不驚望放歸田畝庶幾服田力穡各安其居詔制置司相度申樞密院時知洋州宋革亦論義士免家業錢民間物力偏重遂罷之 大學錄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周麟之改充勅令所刪定官

壬子右朝請郎湯沂知劍州代還論劍州稅草自祖宗時止輸本州至紹興五年添屯將兵漕司將稅草應副支遣而於民間重科草估脚錢望賜除免如川路有米脚錢處亦乞依此施行事下戶部而戶部言未見當時如何收納前後亦無許行收納條法指揮欲下總領所看詳從之

甲寅右朝奉大夫楊朴知榮州還論縣官替罷率於所部以借夫為名而取其直縣之大者至四千緡其次亦不下三二千緡州官替罷往往亦托縣官為之民間不勝其苦而無敢訴者蓋起獄追究則所費又數倍於所出夫馬之直而州縣或摺以他事遂致破蕩貨產望申嚴約束仍許越訴詔申嚴行下

戊午金主使翰林學士崇政大夫知制誥兼太子少詹事劉長言昭毅大將軍殿前右衛充龍翔軍都指揮使耶律夔來賀天申節檢校少師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元府楊政定江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提領營田田師中

並為太尉璘等建節廿十年御劄以其守邊安靜故有是命
乙丑秦檜奏欲令國子監復刻五經三史上曰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雕板雖重有所費亦不惜也

六日癸酉上曰近有進易說者以為易非卜筮之書自古以易筮春秋多載其事易有聖人之道四卜筮乃其一豈可以易占為非秦檜曰陛下精於易道非臣等所及 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幹辦御輦院劉允升為右武郎幹辦皇城司

甲戌詔淮南諸州將請佃田土年限已滿之人根括包占頃畝依已降指揮起理二稅用戶部請也先是言者論淮南田土昨來官司急於人之歸業請佃不究頃畝多寡止憑所乞遂給與之其間皆是擇膏腴廣包占故租稅所取無幾近年田野加闢年穀屢登而為農者坐享厚利乞依舒州已得根括指揮令民戶五家為甲限一季自陳結無隱匿罪狀官司致籍如出限或所陳不實致有人告即差官打量出給告人仍追積年租稅入官本部看詳欲依所乞故有是命舒州根括指揮據臣僚劄子稱在紹興十九年未見月日當考

丙子祕書省校書郎葛立方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孫仲鼐為司勳員外郎

庚辰左宣議郎知衢州曹筠充集英殿脩撰

辛巳詔大理寺三衙及州縣歲支官錢合藥以療病囚先是大理寺丞謝邦彥面對有請事下戶部本部乞大理寺京府節鎮並支

錢一百緡餘州六十緡三衙各五十緡大縣三十緡小縣二十緡至是行下

甲申武節大夫榮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幹辦皇城司潘祁提點佑神觀

乙酉敕令所刑定官魏師遜面對乞申敕郡縣毋得擅催倚閣積欠詔申嚴行下

丁亥左朝奉大夫楊朴言竊觀紹興十七年聖詔以軍興以來四川重斂令宣撫總領兩司取索承平時常賦名色軍興後權所增益叅酌措置自後宣總兩司嘗減激犒錢及對糴米各五分四川之民蒙被陛下德澤矣然尚餘糴本水脚錢激賞絹等皆軍興後權所增益者尚未曾減欲乞詔制置總領兩司更行叅酌措置若有可減即行分數裁減以寬民力戶部言即不見得當時如何增添前後亦無許行增添條法欲下四川總領所及逐路漕司看詳措置申省從之

戊子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夔言宣州布衣史敦仁上書陳獻利害尋引問本人書內引援經史多不知出處顯是假手虛妄詔臨安府差人伴歸本州委知通究實申尚書省

庚寅右內率府副率愉改賜名懌

甲午上謂大臣曰南班宗室非正任者請給殊薄用度多不足生日合賜禮物近權住支今當取索放行昨已嘗賜屏帶及服羅矣

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諸郡重征商稅又以民間日用之物置
場權賣止資公庫無名妄用其為民害莫甚於此乞令監司檢察
按劾從之

秋七月庚子上謂大臣曰漕司米綱多差本司使臣徃徃作弊致
濕惡腐壞可依祖宗法差在部短使人庶有顧藉

壬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曹筠為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
兼知成都府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汪卨嗣直龍
圖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 直祕閣都大主管成

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符行中守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軍馬
錢糧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軍事推官李燾燾力
張浚謂有臺諫風燾丹陵人初第進士調華陽簿未上讀書龍鶴

山之巽巖會詔舉賢良張浚見其所著五十策善之然不果薦

丁未秦檜奏勿稅商販柴米上曰甚善臨安自減定物價之後盜
賊消矣 詔皇太后視物微昏召行在醫官并草澤醫治有效者

有官人進秩五等賜錢二萬緡白身人賜錢外比類補官

丁巳宰執進呈諸州招填禁軍闕額數上曰凡闕額湏令補足此
祖宗所極留意者也又奏茶鹽法成書上曰法已定當令久遠遵
守徃徃隨事變更雖可趣辦目前日後入納稀少非善計也

己未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棣
薨追封通化郡王謚孝敬以其子右奉議卽不羈為直祕閣

庚申以修天章閣神御殿成詔兩浙轉運司官吏減勘年有差
壬戌京西路轉運判官李宏罷先是知郢州喬大觀坐謗訕抵罪
而宏不按發之殿中侍御史湯允恭因言宏行能無取呂本中得
罪名教而宏附以為重其識趣可知大觀妄造語言肆意謗訕宏
職當按廉不以上聞失職已甚乃復交通私書傳意掩覆故有是
命左中奉大夫淮南路轉運判官沈調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癸亥吏刑部言應官員曾擅行科率及因害民之事被罪情理深
重者更不注知通知令差遣內有所犯情輕之人其因依申取朝
廷指揮始用湯允恭之言也

是月遂寧府言自十七年至二十年嘉禾瑞麥歲產不絕凡一百
有六

八月庚午按是月戊辰朔大理少卿章燾面對言年穀豐登望委官就江
湖臨流之地置場收糴以備委積詔戶部措置

辛未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等上重修江湖
淮浙京西路茶鹽勅令格式二百六十卷上曰是書纖悉備載若
能遵守久遠之利也

壬申楊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克醴泉觀使
咸安郡王韓世忠為太師致仕是日世忠薨于賜第年六十三始
世忠得疾上飭太醫馳視問訪之使相屬于道將吏問疾卧內世

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而沒諸
君尚哀其死邪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慄悍絕人不用鞭轡
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呼為潑韓五有日
者席某嘗言世忠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痛毆之年十八始隸
軍籍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
射後猊之鬚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皆世忠遺法嘗
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
畫晚以公王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若
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徃徃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
類皆謝遣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于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
附麗為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逮薨有詔選日
臨奠檜遣中書吏韓瑊以危語脅其家於是其家辭而止賜朝服
貂冠水銀龍腦以斂賻銀帛三千匹兩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敷
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朴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孫右承奉郎挺杖
並直祕閣賜五品服又命睿思殿祗候徐伸護葬事

世忠追封
在是月癸

西降旨臨奠在丁丑其家辭免在庚辰諸子孫進職在二十三年
三月丙申今聯書之二十七年九月乙巳二子五孫又各進一官

乙亥皇叔岳陽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樽開府儀同三司充
萬壽觀使任便居住 右正奉大夫宋貺令徽州居住時貺罷居
平江而右正言章履再論貺寄居輔郡交結妻黨章惇之家意欲
動搖國是故有是命 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梁揚

祖卒贈特進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

辛巳左朝請大夫兩浙路轉運判官趙士彰直祕閣

壬午太府寺主簿錢端英面對論州縣多移易常平錢乞戒敕詔
申嚴行下端英愕子也

甲申直龍圖閣提點佑神觀秦墳陞祕閣修撰同安郡夫人秦氏
封小國夫人以秦檜進書加恩也墳言見習舉業所有進職太高
實於應舉相妨乞追寢不許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夔
武功大夫惠州刺史權知閣門事蘇暉充賀金國正旦使副樞密
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武節大夫吉州刺史權知閣門事孟思恭
充賀生辰使副

戊子將作監主簿孫祖壽面對乞開導臨安城中溝渠以泄積水
從之祖壽廣陵人也

辛卯詔皇叔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乙未成忠郎柴大有為右宣義郎監周陵廟以大有自言當世襲也
丙申權尚書禮部侍郎王曦罷以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言其怨望
也乃以曦知衢州

九月戊戌朔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論瞻學公田多為形勢之
家侵占請佃望提舉官覺察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
產其令戶部併撥以贍學既而本部乞令提舉司置籍拘管其無
物額庵院亦依此施行從之

庚子命日歷所重修宰輔拜罷錄用禮部員外郎林機請也然亦不克成

事初見九年三月丙戌

辛丑大理卿許大英乞申嚴舊制令監司郡守遇有按發官吏並具職位姓名申吏刑部大理寺置籍承勘官司準此度幾刑部之人不致窒礙從之 是夜雷

癸卯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俞俟引年告老詔遷一官致仕

乙巳左朝散大夫汪待舉知慶州還論本州蠶鹽丁鹽之賦輕重不同蠶鹽以田畝計自以舊稅之後厥賦為輕丁鹽以民身計自以舊額折縮之後厥賦為重乞將所進之丁於第五等以下人戶用其舊額均敷戶部乞如所請自今添丁止均納見認之數不得溢額從之

戊申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葛立方罷以右正言章履論其輕恣也

己酉右朝請郎呂稽中知邵州還言近取天下係官之田盡付常平官措置此養民之本然湖南沿邊連接廣西一帶閑田甚多或為蕘并之家占據阡陌而其租稅終不入官田野小民未必蒙被恩惠若令輕立租米廣召百姓耕佃每夫止給五十畝或有輕赦罪人無家可歸亦許依數承佃寬閑之田遂可開闢收其所輸糴其贏餘可以寬州縣之用詔戶部措置

丙辰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趙士彰知臨安府直龍圖閣知潭

州湯鵬舉知紹興府

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為之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期年而畢

戊午詔文武官緣川陝便宜及雜功遷轉當追減官資之人其父母封贈並免釐正以司封員外郎王葆面對有請也

己未左承事郎周麟之為秘書省正字

庚申右正言章履試右諫議大夫 左承事郎魏師遜充樞密院

編修官

是月養書樞密院事丞仍自金國使還徐夢莘北盟會編云丞仍

國闕下引見軍內殿奏公事惟正使丞仍得入金主問所請者何事仍首言乞修奉陵寢金主令譯者傳言自有看墳人仍第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又令譯者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仍第三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又令譯者傳言此是你國中事當自理會仍唯唯而退待辭而歸趙姓之遺史曰丞仍作祈請使而無祈請之辭投書而已議者謂不識字之承局可優為也

冬十月丁卯朔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孫仲鼂面對論近制士人願入上庠州縣次第勘驗於貢舉無違礙及非殿舉屏斥之人

給據赴補真良法也今就試之士未必皆由本貫往往隨其所寓託稱遊學甚者說名冒貫設巧求據茲弊不革士將輕柔梓而弗

顧棄行檢而弗修欲望且傳將來上庠補試略倣舍法詔天下嚴郡庠之補月書季攷精察其行藝或一歲或間歲遴選一二尤異

者陞之上庠充弟子員其道遠貧不能行者官給路費如貢士續食事下禮看詳後不行

戊辰殿中侍御史湯允恭試司農卿司農少卿宋仲堪為尚書左
司郎中 詔忠州團練使知金州節制屯駐御前軍馬李畊令赴
行在奏事金州闕令吳璘選差權官具奏耕守金州凡四年
己巳監察御史林大鼐為殿中侍御史

庚午吏部郎中沈虛中面對論州縣官到選批書間有不圓之患
乞以前後條式錢板領降俾吏無邀索官無留滯從之虛中廣德
人也

辛未武功大夫吉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樞密院統領丁
禛充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禛久幹辦秦檜府故陞差馬

甲戌上幸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第壬午制拜俊太師以
其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海軍承宣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
軍副都總管子蓋為安德軍節度使餘子弟遷官進職者十有三
人幹辦府武功大夫尚準制轉行右武大夫管轄親兵濠州團練
使顧暉除防禦使皆異數也

子蓋建節在十一月癸丑子弟已下
遷官在十一月戊申今併書之

是日奏檜進奏上曰龔鑒守時貽頗靖檜曰朝廷報對境文字鑿
有不放心處必來申明百官有司於所職若皆如此留意則無不
濟矣

癸未秦檜奏臨安給丐者錢未自歲十一月為始上曰此事所濟
甚大苦寒之時貧者遂得以活也普安郡王時在藩邸每遇天寒
雨雪淹久都下居民有甚貧而無所得食者必命輟俸米以賑之

歲以為常此以張闡所進聖德事蹟附入承節郎閣下祇候劉伉為武翼郎閣門

宣贊舍人伉才人兄也

甲申詔光州已置推場合行事並依肝貽軍例

已丑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常淵復少師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

甲午宰執進呈大理正張曦面對乞禁止州縣差公皂下鄉州用木匣遞送文書下縣縣令承帖人付之鄉村上曰朕頃在河朔親見此弊宜申嚴舊法禁止右朝請大夫王伯淮知臨江軍代還言清江縣有苗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煙田產並在筠州高安縣上頃苗稅在經界法謂之寫佃在鄉村謂之包套未經界之前尚可追理經界既定兩縣各隨產經量承認本鄉元額稅苗則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又兩縣一時結局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於元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於元額之稅是高安得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望下本路先是淳化中究寔改正詔委本路轉運判官盧奎先是淳化中建筠州之瀟灘鎮為郡割高安之兩鄉以隸之跡是有交鄉寫佃之弊伯淮資深子奎即武人也

乙未降授郢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潘端卿復闡州觀察使

是月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卒秦檜之初相也居正時為修注嘗白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讎檜憾之及檜專國居正畏禍屏居常

時事不一掛口檜猶奪其職奉祠十餘年正是卒

加封吳將甘寧為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廟在富池

十有一月戊戌左丞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程敦厚直徽猷閣敦

厚獻紹興聖德詩極言和之效又獻泰檜詩有誕生聖相扶王室

之語尚書省勅會敦厚用意可嘉乃有是命此以日歷及敦厚文集參脩

戊申樞密院編脩官魏師遜諸王公大小學教授亦撰並守監察

御史

寅戌參知政事余克弼罷右諫議大夫章履殿中侍御史林天翼

共劾克弼罷頓邪貪鄙交通三衙結諸州將朝廷有大議論則閔默

無言請貶之以請政府詔克弼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尋落職斬有蔭人惠俊以指斥乘輿法寺鞫實故有是命

壬子詔諸路公私房廊白地錢並減半

乙卯右朝請大夫黃子游知池州還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比緣

兵火之後陂塘例皆廢壞官司未遑修治故旱歲則高田無以灌

溉霖潦則下田無以泄水殊為可惜望敕諸路提舉官措置修治

上謂大臣曰聞陂田多為人侵占可令有司措置毋妨衆用翌日

進呈上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得人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

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徧臨所部宜戒飭之子游實孫也

丁巳進義副尉劉允中棄市以上書希求恩賞指斥乘輿及誘訟

朝廷法寺鞫實故抵於法

辛酉詔申嚴鞫條令應重罪大情已明其餘輕罪雖免追究以大
理寺丞郭唐卿面對有請也

壬戌司勳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鼐論諸州教官選補不公
講說課試多廢乞嚴加督責詔刑部立法

十有二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王葆言民多銷銅錢為器利率五倍
乞禁約詔申嚴行下

壬申夜雷

己卯皇叔潭州觀察使士燁特降一官士燁士樽弟以再娶故宗
子安上妻劉氏為大宗正司所劾也

庚辰雪時上以雪未應期遣人禱太一祠雪遂作辛巳秦檜奏事
上曰昨晚便得雪甚可喜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百官拜

表稱賀能克小歷稱辛巳雪壬午幸執
奏事蓋各差一日

癸未戶部員外郎李濤面對論近置諸州惠民局慮四遠藥方差
誤望以監本方書印給從之論官面對正欲聞朝廷之利害天下
之休戚今以權姦在位不言當春禁

樵捕則言惠民局藥方差誤所君僅及此而稍涉時政則噤不敢
發口是則果何取於論對哉言路不通國事從可知矣
丁亥秦檜言臘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

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戊子詔徑山寺僧清言杖脊刺配廣南遠惡州牢城以撰造偈頌
鼓惑士眾至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

己丑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馬廣卒

庚寅大理寺丞范彥輝面對論州縣獄吏例置私名貼書一切付之鞠獄謂之款司凡老姦傳廢與閭閻惡少能弄筆者悉聽為之人之死生悉命於此輩欲望專委監司守臣嚴行覺察須用試補限以歲年無過犯則如在京補官法詔刑部看詳後不行辛卯大理司直柳大節面對言江浙之間物直貴甚穀賤傷農迹其所以良由征稅之重望詔有司裁定則物價自然低平詔申嚴行下

壬辰清河郡王張俊言葬妻乞下常州差人修整道路上曰此止可差廂軍不得擾鄉民朕自議和以後人民安居無後前日饋運之勞故不欲差夫秦檜曰陛下今日所以當天意正在此也

癸巳金主使驃騎上將軍殿右副都點檢兀朮魯定方太中大夫右諫議大夫秘書少監蕭永祺來賀來年正旦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十有八人 諸路斷大辟二十二

詔臨安府民戶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

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

日凌景夏劄子修

入關外四川收營田五分祖凡二十一萬七千

餘石 金主亮下詔議都燕京詔曰昨因綏撫南服分置分行臺

時則邊防未寧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選事有歲時之滯凡申款而待報乃欲速而愈遲今既庶政惟和四方無侮用併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粵在一隅而方疆廣於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

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間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
困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未可時巡於四表莫如經營於兩都眷
惟金燕實為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
城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
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爾中外體予至懷將軍等每名各支
唱賞銀九匹詔後軍執列御者九人其稱皇弟太尉領三省事
樞密使秦國王則亮之弟元起復特進參知政事滕國公則蕭裕
也此以兩國編年修入金中有板行翰林直學士趙可文集載其
所撰都人進義何公墓碣云天德三年展都城或薦公於用事
者於是東阡西陌隸引碁市其制蓋皆出於公焉
天德三年則今年也

建炎要錄卷一百六十三

紹興二十有二年

歲次壬申金海陵春正月
丁酉朔
煬王亮天德四年

丁未少師

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為太保 右通直郎直

祕閣高石之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右中大夫范在方

卒 己酉忠翊郎閤門祇候趙廊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廊密

子也 丁巳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言州縣常賦秋苗官耗義倉各

定數而別立名色而民戶至有一二倍纔及正額者止資官吏侵

欺盜隱無補用度乞令有司檢坐條法揭示許民越訴從之 庚

申右文殿修撰知婺州趙不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 二月丙寅

朔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楊愿知建康州 宜州觀察使御前左部

統制軍馬知階州姚仲改知金州兼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
劄御前軍馬從吳璘奏辟也 庚午詔南班宗室應權柱支請及
郊禮支賜等並依舊格放行時近屬有身沒而無以歛者安慶軍
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街言于朝故有是命 辛未大理評事
俞長吉面對論州縣於民輸常賦有追鈔銷簿之弊甚者匿其戶
鈔抑令重納望中嚴法禁仍令通判專一檢察詔戶部申嚴行下
壬申大理評事王洪面對言申令所載三年一造簿書於農隙
之時令人戶自相推排蓋歆別貧富從均平也比年縣令貪墨者
輒促限以開賄賂之門庸懦者則遷延以俟後政姦弊不可勝言
望戒飭有司不得妄有展促從之 癸酉左朝散郎都察知南安
軍代還言差役之法別縣有物力稅錢各從等第差選今乃有兩
處同時執役者所費甚大恐非立法本意望明降指揮兩處應役
者一處役畢他處乃差惟不許罷役而歆以別於一處當役之民
庶幾輕重適中權歸三尺詔戶部看詳申省 丙子右中奉大夫
直祕閣王昫知宣州 丁丑上謂大臣曰近有士人投獻詩賦之
類其間文理可採者可取旨與免文解 庚辰軍器監丞黃然面
對論沿江一帶稅務比來非理邀取商旅患之於是號斬之斬陽
江之湖口池之鴈汊為大小法場咸謂利歸公家無幾而為吏竊
取大半矣望令所隸州縣選官檢察收放漕臣考察從之然庭堅
孫也 壬午詔建祚德廟于臨安府用殿中侍御史林大萬請也

先是毀其廟以為大理寺而大禹言三人者有大功德於聖朝今神靈不受士庶悲嗟宜進爵加獎尋進封程嬰為彊濟公公孫杵臼為英略公韓厥為啓佑公陞為中祀三神進封在七月甲午壬辰宰執

奏殿前司揀退軍兵上曰數內放自使人可諭楊存中須令有所歸毋致失所 癸巳左朝請郎魏安行知滁州代還言國家取民有制陛下軫念兩淮歲歲展免每田一畝止收粟子五升然州縣不能盡承德意取于民者正數之外每斛至加六七斗多者往往倍之頃歲廣德軍受納嘗用平斛令人戶自粟滁州亦用平斛民間樂耕見今州倉已有三年之儲民間每歲增收不止三十萬斛公私皆利儻聖慈以前件平斛或可行用乞先自兩淮始詔戶部

措置先是滁州三縣合水陸之田以頃計之三萬九千有奇自紹

興十九年以前開耕纔千九百頃而已安行既至官招召流亡日

墾月闢所增遂倍乃擢安行為京西路轉運判官安行除漕在三月壬寅

三月丁酉按是月丙申朔務郎王之奇之荀並特除名之奇送梅州之荀

追所有官送容州並編管二人皆庶之子以其父責降身死撰造

語言謗毀朝廷法寺鞫寔故有是命臣嘗聞長老言有告秦檜以之奇欲結客刺檜者由是得罪

上因言庶為人凶悖深沮休兵之議幾誤國事 壬寅直龍圖

閣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落職筠州居住承節郎監臨安府都

作院王遠除名高州編管先是三省嘗與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

兵之議明州進士陳燾得其真蹟并遠遺三省猶子書併上之詔

送大理至是法寺言三省等撰造語言謗訕朝庭秦檜進呈上曰
此不可不懲庶後來者知畏乃有是命 癸卯龍圖學士降授左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程瑀卒 己酉殿中侍御史林
大鼐言比糴馬穀以香引錢為糴本既為有司互用民亦不敢觖
望第輪納溢所拋之數太多如陰小壘視苗拋降苗不及七萬石
漕司拋下馬料才三萬三千石計今所輪之數不啻十萬石如湖
州產茶諸縣各有園戶祖宗朝並無茶稅州縣舊來立歲額每畝
輸三斤已自非法比年官司又於額外挪配園戶茶引僧人茶鈔
武康一縣園戶買茶引每畝出鈔三伯文足僧人買茶鈔每名出
錢三貫六伯文足而元額自若也江陰武康皆王畿之內所聞如
此則嶺海之外樊將若何一有訴於縣縣利其經費而不顧訴于
州州受縣之贏餘而不問至訴之監司省部又為州縣沈擱不行
萬一窮治其事不過以為事循前例當時初例作備者官已離任
吏以徒死罪責不我及焉故州縣得以安而行之欲望降詔申勅
自約束後將初意循例者究治同坐庶幾美意寔惠同浹于民上
曰此湏自守令得人秦檜曰陛下今日中興內外無事所乏者循
吏爾上曰然守令非人不可不治若置而不問則全無忌憚矣上
又曰錢穀大計亦要戶部得人朕觀徽宗朝戶部之職多自發運
轉運使擢用蓋以經歷民事諳練財賦故也大鼐所奏其令戶部
行下據寔數收糴馬料不得踰額賣茶不得挪配餘從之 徽猷

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董弁落職弁寓居宜興而右諫議大夫章廈論寄居干撓縣道弁為尤甚良民被害不可勝言故有是命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子諲卒於臨江軍子諲既告老歸

玉笥之舊隱號曰鄰林凡十五年而卒 辛亥上謂大臣曰近諸

軍多有棟退人數可取索招填今日雖息兵無事然武備不可去

也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林時平聘平 壬子

右正奉大夫宋貺提舉江州太平國宮依舊徽州居住從此請

也 癸丑司農卿湯允恭面對言豐年屢應米價至賤下等人戶

無他商販以錢輸官遂成逋欠欲望降旨應民間下戶畸零夏稅

及丁錢之類除依條赦倚閣外願輸米者官定時價而折納之如

係上供之數乞令常平司以錢兌糴後來隨時出糴公私兩利詔

戶部看詳 丙辰直龍圖閣知紹興府湯鵬舉罷以右諫議大夫

章廈論鵬舉以宅庫欠賣酒錢而妄劾副將劉之儀致其死也

丁巳詔新除司農寺丞鍾世明往福建路措置寺觀常住絕產時

住鬻度僧道牒已久其徒寢少而福建官自運鹽其直頗貴於是

民多私販議者以為客販可行遂命世明往本路措置凡僧道之

見存也計口給食餘則為寬剩之數籍歸於官其後世明言自租

賦及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二十四萬緡詔赴左藏庫熊克小歷云明年慶

遠軍節度使張澄帥福州復請于朝率還六七按會要世明元措

置剩錢三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緡已而澄乞添給童行人力米外

定餘三十三萬九千餘緡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何鑄

千餘緡克誤也

薨後謚恭敏 己未祕書省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論高禔名為大祀而禱神乃位於壇下酌用一獻恐非所宜望與青帝分為二壇庶其求昭答詔禮部看詳 庚申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鄭朴卒 辛酉詔四川監司州軍今後募差管押綱運先選有行止可以倚仗官及召有行止付身圓備之人充保如押人侵使移易其保官與降兩官元募差不當官吏降一官放罷所少錢物押人依法斷罪仍估賣家資填納如有未足數目於干繫人名下追理從戶部請也 癸亥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對劄子論遠方州縣預借人戶稅租有借及一二年者其間復以本色紐折見錢價又倍之輸納稍緩加以嚴刑上曰此多是州郡妄若搏節不至如此可申嚴行下如違令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

紹興二十二年夏四月丁卯

按是月丙寅朔

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論上饒

知縣吳芑阿徇余堯弼彊市民田時堯弼以左中大夫家居戊辰秦檜進呈上曰聞其人訴之臺部可罷芑令本路監司根治上因言縣令不法無由盡知已諭言官以所聞彈劾矣 己巳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頃嘗指揮州縣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贍養者每人支錢四十後改支義倉米一石然近於臨安市井窮民未聞有得斗米千錢者况於鄉林與夫窮僻鎮聚望申嚴舊令咸以舉行從之 癸酉右諫議大夫章履試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林大鼐試右諫議大夫 丙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巫伋罷

伋與秦檜居同鄉一日檜在都堂偶問伋云里中有何新事伋不敢對徐云近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變色謂伋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罷章履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以搖國是林大鼉亦奏伋黷貨營私於是並遷二人而伋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再上遂落職卒己拜夏端明殿學士簽書樞院事中興聖政呂中講議曰巫伋術士之對蓋恐輒及時事以觸檜之怒故舉泛言不切之事聊以塞責云尔而檜勃然變色遽喚使言路逐之惟恐他人攘己之位雖檜之猜狠忌克不近人情然亦可以為依阿取容諂事權貴者之戒矣 壬午詔

權知閣門事孟思恭可與外任 乙酉詔宗子植不辱令太宗正

司庭訓鎖閉不辱寓居秀州與母妻夜游於市有右迪功郎呂橈

者被酒衝行不辱怒歐之致死法當絞特貸之 丙戌孟饗景靈

宮令宰執分詣時新宮未成祖宗神御皆寓於西齋殿故也 戊

子監察御史宋樸守殿中侍御史 辛卯國子監主簿史才面對

乞嚴嚴百官造謁之禁從之 壬辰秦檜奏廬州觀察使王俊往

在岳飛軍中彈壓有勞以為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上曰飛當時

欲具舟船入川有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 右諫議大夫林大鼉

言比者朝廷以福建寺觀絕產上供鈔鹽委司農寺丞鍾世明措

置而遠方盛傳以為計口籍丁而沙汰之又謂更變鹽法以杜絕

私販別致生事欲望降詔諭以至意詔言者論列福建住持請託

之弊官鹽科賣之擾令世明以使指行下州縣照會 紹興二十

二年五月丙申按是月未朔上謂宰執曰昨治王繼先賣布事極係利

害恐諸將因而交結就尅軍人食錢償之可諭與成閔今後有似
此事並申樞密院 庚子詔故延福宮使保康軍承宣使黃冕將
合得遺表恩澤特贈保寧軍節度使賜謚僖靖 辛丑右諫議大
夫林大鼐言比來遐方多有健訟之人欺給良民舞玩文法州縣
漕憲未結絕則申冤于部于臺于省官司眩于偏詞必與之移送
重定外方往往觀望為之變易曲直歎今後所訟如婚田差役之
類曾經結絕官司湏具情與法叙述定奪因依謂之斷由人給一
本厥有翻異仰繳所結斷由於狀首不然不受理使官司得以參
照批判不失輕重而小人之情狀不可掩矣將來事符前斷即痛
與懲治可使戶婚訟簡臺省事稀亦無訟之一策也上曰自來應
人戶陳訴自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經監司以至經臺然後到省
今三吳人多是徑至省如此則朝廷事多可從所奏 癸卯左朝
請大夫陳湯求知池州還論郡縣以耕牛水車舟船農具估為家
力視此寺降差役科敷其交易買賣又重收稅錢非勸農之本意
乞委常平司糾察詔申嚴行下 丁未司農卿湯允恭罷以殿中
侍御史宋樸論其褊急任私也 庚戌封婕妤劉氏為婉容新興
郡夫人吳氏宜春郡夫人劉氏並為才人宮中號婉容為大劉娘
子才人為小劉娘子 癸丑金主使宣奉大夫刑部尚書行大理
卿田秀穎安遠大將軍克容省使兼四方館副使大允來賀天申
節 是月襄陽大水平地丈五尺漢水冒城而入右朝奉大夫知

府事榮疑得免於是與轉運判官魏安行議請復環城石堤以
捍水許之明年冬按四縣之籍計田出力百畝一夫得三千餘人

減其田畝十之二凡五旬有七日而畢計用工二十五萬有奇其

長四十餘里此據王之望記請復堤在十一月令併書容州奏野蠶成繭右朝請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曾恬卒潼州府言涪城縣進士馬天佑廬

墓孝行顯著詔賜粟帛紹興二十二年六月戊辰按是月朔右通

直郎劉炎請換右職詔以為閣門宣贊舍人炎初見十年正月尚書左

司郎中宋仲堪罷以殿中侍御史宋樸言其劾鄭剛中獄事淹延

且交結巫伋也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劉伉為右武郎幹辦皇

城司以才人進封故遷之壬申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相試

尚書左司員外郎丁丑宰執進呈右朝請大夫知嘉州王知遠

到任五事論四川鐵錢至少自罷鑄後見今嘉邛州及城都府各

初都作院以嘉邛所產鐵炭打造軍器赴利州椿管數日不少今

邊事寧息望將兩州依舊鼓鑄小鐵錢上日知遠所論於錢引寔

有利害可委總領所同本路漕臣措置後未及行知遠白石人也

紹興三十一年邛州復鑄錢辛巳上諭大臣曰聞淮東被水民多轉往淮西

可令漕司賑濟壬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

書陳夔試太常少卿時夔送件北使甫還未及國門以憂去乙

酉奉安祖宗帝后神御于景靈宮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禮儀

使丁亥右文殿脩撰兩浙轉運副使趙不群卒戊子上謂大

臣曰檢鼓兩院近日絕少論利害文字恐有阻節可下所屬檢察大理少卿章燾面對乞申嚴暑月浣濯獄具之令從之 壬辰

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湯思退權尚書禮部侍郎 尚書禮部員

外郎林機試起居舍人 是月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誠之以

母憂去先是秦檜嘗諭誠之曰事有所聞可以片紙見喻蓋檜方

用告訐以擢人才誠之不領其意以此頗忤檜左朝散郎張九成

時謫居南安軍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

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

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異

已大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敷文閣直學士知瀘州馮楫卒楫素佞佛晚歲尤甚以傳會和

議故為秦檜所厚帥本路者凡八年 秋七月乙未 按是月右承

議部知秀州郭瑛直祕閣 丁酉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劉一止復祕閣修撰致仕一止以疾篤告老故有是命 壬寅

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臣伏讀天聖詔書令流內銓裁內外歲舉

員數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觀察使至諸司使舉吏各有等數

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須有本部長吏乃得磨勘詳此即知天聖以

前朝廷常參官皆得舉人不限內外亦無員數其特磨勘京官用

考第少而舉員亦不多言者憂其名器冗濫至是頗有裁減皇祐

中旋增四考為六考增二員為五員非本部長貳吏毋得輒舉立

為永式迺今日見行條法也然古今異時法無一槩仁祖朝科目人少磨勘者稀行之數十年人無淹滯法亦流通也自熙豐宣政間已有論列其不便者矣中興之初思或非泛人得僥倖有以從軍而改秩者有以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則朝廷清明無事慎惜名器改秩無他只有薦舉一路而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沉法誠祖宗之法不知入流寢廣數倍如祖宗之時也臣欲取考第員數增減以便之增一任者減一員九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若二員則保舉之古法不可減也如減舉法行中須定歷縣令不得仍請獄祠其或負犯殿選自如常坐士有應此格者行無玷缺年亦踈弛無非孤寒老練安義分之人收獎老成不為濫恩如臣管見足采欲望付有司看詳而條上之以取聖斷庶幾中外珥犇競之風士夫絕滯淹之歎詔吏部看詳申省 甲辰將作監主簿孫祖壽面對言祖宗薦舉格法尤重親民之官近歲格應薦舉者既未必能一一知人而生弊日滋遂有踰越舉員之數重發奏牘以掠虛惠其被舉者往往爭先到部密賂胥吏故散舉主以絕後至甚至於昧其所知公納厚賂使守節寒士甘心遐遺其達聖化敗士風也明矣欲望申飭有司憎重法令有犯必行詔刑部申嚴行下其受賄一節立法申尚書省其後本部請以受所監賂財物論著為令從之十一月丁巳立法 乙巳上曰聞四川所起禁衛軍所費多出於軍衆可劄下總領司應副都官

員外郎劉澈面對乞戒監司郡守以時檢舉奉行寬恤詔書從之

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韋誼落階官提舉佑神觀修武郎韋訴為武翼大夫高州刺史提點佑神觀訴淵子也

丙午祠部員外郎李巖老面對論士大夫奔競望令有司復舉謁禁之條而必行之詔申嚴行下 丁未詔在部注授知州銓量過期六十日不到許以次人撓住聽其別射家便差遣以吏部郎中沈虛中面對有請也先是有詔銓量因民事被罪及癯老疾病之人而授闕者或遷延不赴故虛中以為言 辛亥左朝散大夫知

眉州邵博罷先是直徽猷閣程敦厚廢還里居專以持郡縣短長通賂謝為業及博為守貌禮之而凡以事來輒不荅敦厚銜之會直徽猷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吳垌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郡取俸博獨不予敦厚知垌怒乃為匿名書訐博過惡及其惟箔等數十事遣人持寘成都客舍垌得之大喜劾于朝詔罷博令成都府究其事前是垌已捕博送成都府司理獄司理參軍韓抃懦不及事垌擇刻深吏簽書判官廳公事楊筠主鞠之眉州軍馬都監鄧安民以勤力為博所知主帑屢之出入首捕寘獄中數日掠死博懼每問即承提點刑獄公事周綰知其寃亟詣獄踈決博乃得出閱寘其事但得以酒餽游客及用官紙劄過數等事獄上傳坐降三官

敦厚事並以洪邁夷監志脩入

甲寅殿中侍御史宋樸言今日郡

縣有便文之弊自首部以至監司郡縣更相違責初無斡國之寔

縣則衆責所歸文移尤峻且數號為紙鷄為縣之人自非特立獨行者則便文以罔民此弊不革寔害治之大者望陛下與大臣講求所以革之之術申嚴行下從之 乙卯詔仲冬薦獻永佑陵等攢宮及檢察禁地就差大宗正丞馮至游故事太常少卿以春秋二仲行園陵至是太常官全闕但必祕書省著作佐郎丁晏明兼權晏明請於朝至游供職紹興就遣之也 丁巳右諫議大夫林大魯言武臣奏薦多出軍中軍中爵秩高而少族姓凡有奏薦同姓皆期功異姓皆中表市井暴富者咸附會以進寨帥柵長利其高貲大牙相錯蒙蔽有司欲乞係軍中奏薦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庶少飲戢詔吏部措置 是日虔州軍亂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故命殿前司統制吳進以所部戍之虔之禁卒嘗捕寇有勞江西安撫司統領馬晟將之與進軍素不相下會步軍司遣將揀州之禁軍而衆不欲行有齊述者以賂結所司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捕盜為名分往諸縣夜兩軍交闔州兵因攻城作亂殺進晟遂焚居民逐官吏守臣左朝議大夫余應求之父安行年八十餘矣避亂墜墜死應求遂以丁憂為辭而去於是叛軍據城自守安行少篤學年二十餘舉進士甲科遂掛冠去學者號為石月先生 庚申宣州觀察使王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特轉行一官以景靈宮成閔與督役故也修內司兩浙轉運司官吏第賞有差敷文閣待制知潭州沈昭遠卒 辛酉司勳員外郎兼權國子司

業孫仲鼈言今日習禮之士比之他經千無一二以前舉言之天下薦名於禮部者凡二千七百五十餘人而習禮記止四十人習周禮止五十人可謂鮮矣竊恐禮學寢以無傳此亦扶持斯文者所當深慮也望令州郡有能明習二禮者優加延請使主講說以為學校勸率及令將來科舉考校並省試官究心誘進毋以所習者少或遂廢之則經學幸甚詔禮部措置 壬戌祕閣修撰提點祐神觀秦墳為古文殿修撰直龍圖閣提點佑神觀秦堪為祕閣修撰以檜辭免奉安神御加恩也 八月乙丑按是月朔右朝請郎添差通判平江府張子華提舉福建路市舶子華叔獻子也 右迪功郎吳曾充勅令所刑定官 丙寅宰執進呈比部員外郎李泳面對劄子論淮西田疇高原去處舊有陂塘以資灌溉今墾闢雖廣而未究水利若使民戶自行開濬切恐方集之人有傷其力望詔有司俾於農隙官給錢米以濬治之上曰聞諸郡陂湖蓄水去處如紹興及淮南往往為民侵占雖目前州郡獲利恐二三年後無水溉田即為害不細矣泳所奏可下本路常平司措置 丁卯大理正孫敏修面對論州縣推鞠強盜間有捕盜官希賞求囑獄吏非理鍛鍊平人致巫服其罪望申嚴法令令監司常切覺察從之 辛未詔文武官應得酬賞及選人依法改官令吏部先次開具格法申取朝廷指揮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己巳不行日歷不載此事今追書之

壬申泉

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潘長卿利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

潘粹卿閬州觀察使帶御器械潘端卿並為承宣使長卿寧江軍粹卿建寧軍端卿少信軍武翼大夫高州刺史潘清卿落階官為榮州刺史武翼大夫賀州刺史潘墨卿武翼大夫吉州刺史潘才卿並轉一官陞團練使墨卿成州才卿忠州自長卿以下皆吳國長公主之子特推恩也 甲戌右諫議大夫林大萬兼侍講殿中

侍御史宋樸兼崇政殿說書 乙亥監察御史魏師遜面對論州縣二稅攬納邀阻之弊詔申嚴行下 己卯江西安撫使張澄言

虔州兵亂詔鄂州諸軍統制田師中速遣兵仍合澄集本路兵擒捕後二日又遣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將所部千六百人往討

之熊克小歷八月殿帥楊存中奏據本司統制官吳進申虔州將兵反按日歷籍齋述者因失軍司差官棟兵因糾合攻打州城通殺本州駐劄殿前司統制官吳進并安撫司統領官馬晟

遂據城縱火不知何以却是吳進申到也當求宅書參考 大理正張儀面對論寄居士大夫與大姓豪家騷擾村民小不如意即送都保鎖縛捶楚乞委守令禁止詔申嚴行下 辛巳利州觀

察使御前前部統制王彥知階州依舊節制綿劍州屯駐軍馬以都統制吳璘薦舉從四川安撫制置司保明也 丙戌尚書司封

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孫仲鼇為大金賀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陳靖副之吏部員外郎李琳為賀生辰使忠州防禦使帶御器械

石靖副之靖開封人也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提舉台州崇道觀趙子彥卒於是恩平郡王璩以憂去官 戊子上謂大臣

曰比累禁私商泛海聞泉州界尚多有之宜令沿海守臣常切禁

止毋致生事 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遠方州縣獄具多不如
式望申嚴法禁從之 庚寅敷文閣待制知潼川府沈該移知夔
州該初為秦檜薦引及登侍從上頗知之檜忌之故出於外 紹
興二十二年九月壬辰朔哲宗賢妃慕容氏薨 癸巳大理寺丞
黃子淳面對乞申嚴民間生子不舉之禁從之 乙未詔殿前司
左翼軍統制陳敏以所部討虔州叛兵先是叛兵突出徑走南康
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鼇為其所得遂復還據虔城時李耕纔
至江東而敏駐溫陵被本路安撫司檄以所部千五百人護閩境
於是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敏本虔人且嘗於江西捕寇有
功望令進攻與耕併力討賊乃以如鼇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令
即城中撫定之一丁卯左朝奉郎周楙言前任知蘄州從士民之
請修復河堤以捍水勢工費已具望委州縣就農隙興役上可其
請因謂大臣曰不獨蘄州凡沿淮有當補水患去處悉令漕臣同
守臣措置 戊戌都官員外郎劉澥言法有按問欲舉自首之條
所以示民自新之路而斷獄者易以得其情也然所至姦吏於麗
罪者或告以按問之法而取其貨賂或略其減等之因而置之重
辟犯罪雖同斷獄乃異望特降旨應麗罪者先以長吏親問責其
情寔而後送獄庶幾愚民不為姦吏所陷詔刑部措置申省 癸
卯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兵弛久佚主將輒移其力而他役之今
有伐山為薪炭聚木為簿筏行商坐賈開酒坊解質庫名為贍軍

回易而寔役人以自利甚者至有差借白直為廝隸之賤供土木
之工不知其數望詔中外將帥遵守祖宗條法仍取約束未盡者
增廣而竣行之詔刑部檢坐見行條法行下諸軍遵守內借人一
節借者與借之者並同罪 甲辰太府丞丞徐璉面對乞嚴責諸
縣於公差常賦之外毋得侵擾保正詔申嚴行下 丙午升廣州
香山鎮為縣從本路諸司請也 戊申升桂陽監為軍 己酉殿
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宋樸為侍御史樸甫受命即劾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章廈多納賄賂引致市井小人以為肘腋平
居備位充數未見有害一旦臨大利害內懷奸邪外肆譏險必致
敗事而後己右諫議大夫林大萬亦論廈斗筲小器一旦致身宥
密之地議論喧然皆曰章新婦也作兩府言廈為人踧踏無儀矩
也况又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朝廷機密無不泄漏望亟加黜責以
為貪懦素餐之戒 癸丑詔廈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
再上遂奪職廈入樞府才九十三日 甲寅秦檜進呈左右司狀
伏覩章疏其間大理少卿章燾勅令所刪定官吳悌並為章廈心
腹之交以刺報事端竊慮逐人難以依舊存心在任欲乞並與外
任宮廟差遣從之 以左右司按朝士前所未有是時陳相為左司
員外郎右司闕人不知權官為誰當考相此月
已未除權 乙卯祕閣修撰致仕劉一止上中興聖德詩擢一止
史部侍郎 敷文閣待制 戊午國子監主簿史才克御史臺檢法官用侍御
史宋樸請也 己未右諫議大夫林大萬劾吏部尚書仍兼侍講

尚書左司員外郎陳相權吏部侍郎 庚申尚書比部員外郎

李泳守左司員外郎 紹興二十二年冬十月壬戌朔侍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宋樸試御史中丞 御史臺檢法官史才為右正言

監察御史魏師遜守殿中侍御史 初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

耕左翼軍統制陳敏副將周成鄂州副統制張訓通池州統領崔

定殿前司推鋒軍統制兼知循州張寧皆以兵至虔州城下而敏

所部統領官元玘戰死既而權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田如鼇在城

中與賊党齊述謀誅有亂者蕭顯等四十餘人即以撫定聞於朝

耕往受其降述等列拜城上而終不肯出有詔如鼇果是撫定令

素隊軍前與免究詔耕諭述等速出降即不進兵述欲聽命為其

子所制但列眾於城上殺喏而拜終不肯出是日壬戌如鼇自出

城與耕相見耕遂留之有父老數十人詣耕乞令如鼇復入耕叱

之去因密言賊已穴地道欲出犯官軍宜防之耕即以其兵二百

人送如鼇還南康軍甲子如鼇及左朝請即施鉅並赴行在 丙

寅御史中丞宋樸兼侍講 熊克小歷於癸酉始 壬申左宣教郎

杜師旦添差通判處州 日 歷紹興二十五年丙子凌哲奏杜師旦

縣丞師旦怨振遂撰繆政錄納于故相曹泳劾之振以是得罪師

旦通判處州又除浙西提舉以事考之哲所言當不妄振落職池

州唐住在 此後八日 癸酉左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常平

茶鹽等公事魏安行特轉一官以前知滁州開墾荒田二千餘頃

推恩也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講宋樸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樸自撫州學官召還甫踰年而執政 直祕閣新知虔州逢
汝霖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本州軍賊竊發避事不即之任故
有是命 忠州團縛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李耕為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知虔州 己卯直祕閣知臨安府趙士鈔言本府地分
濶遠欲更增置三十五鋪共作一百五十鋪巡警盜賊所有合添
兵級乞於行在殿前馬步三司軍兵內與本府相兼差撥從之
庚辰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依已降指揮永
不檢舉徽猷閣待制知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從政郎楊煒特
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萬安軍編管初
光既參大政煒以朝廷和議為非作書欲獻光先見振言其意光
不答及是振知台州煒為黃巖令政頗有教振每聞煒大言無顧
畏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浙東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
俾同薦之昌時檜猶子也因囑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及太
師昌時其姪義不當舉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
可申輟煒在官鉏治凶惡無所貸俄縣吏得煒書有詆檜語昌時
聞于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煒家得所草萬言書語
益切 煒上光書已見紹興九年正月煒具伏紹興八年在臨安府聞朝廷講和鄰
國煒以為非是欲撰造語言作書上光言更改講和之意以規進
用時振任侍御史煒因見振先說書意振答云亦恐敵人難信公
書意甚好遂作書上光光覽書遣人傳語煒諭以不及答之意刑

刑寺奏煒當死上特宥之其兄左從政郎炬亦連坐除名煒徒步赴貶所至撫州病士人鄒陶見之昇致其家出白金以贖乃得去

煒植子陶餘子也

餘宜黃人故殿中侍御史孫覲撰煒墓誌載此事於十九年蓋誤矩二十四年二月編管

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王晉錫還所寄資為正侍大夫

崇慶軍承宣使帶御器械 辛巳左承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陸升之知大宗正丞秦檜以其訐李光故用之詔廣州見任官將

錢物寄附網首客旅過蕃收買物色依勅徒二年斷罪

此以紹興二十年十

月五日戶部狀修入

壬午左朝散大夫知盱眙軍龔鑿直祕閣再行 丁

亥右通直郎添差通判嚴州鄭珙直祕閣閤門宣贊舍人潘堯夫

為右武郎堯夫正夫弟珙毅子也娶吳國長公主之女主為請而

命之 右承直郎新監太平惠民比局張昉令吏部日下添差遠

小監當差遣以右正言史才論其專事口吻撰造不根恣為毀舉

動搖人情故也 是月李耕始受知虔州之命耕既往攻城猶冀

就招安賊曰健兒輩初只緣與吳統制下人爭今作過已至此縱

招安朝廷亦不放也時城中細民皆絕食每日為賊役者才得一

二升間有出投官軍又為賊所殺上謂宰執曰前日差耕知虔州

甚當使百姓知已有知州心有所歸也

上語在甲申今聯書之

辛巳一月

辛卯朔左朝請郎施鉅為監察御史 左朝奉郎田如鼇為廣南

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同提舉本路監事 辛丑左朝奉郎

知常州錢周材獻紹興聖德詩詔周材克集英殿修撰 癸卯左

朝奉郎凌景夏知筠州景夏在館中與秦檜異論閉居凡十餘年

戊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 乙卯吏部尚書兼侍講林大

禹言武林江山之會大江潮信一日再至頃者江流失道灘磧山

移潮與洲闔怒號激烈一城為之不安枕雖詔守臣漕司專意堤

埽日計營繕纔成即決不支年歲臣以為南至龍山北至紅亭二

十里間乃潮勢奔衝之下流正迎敵受患之處雖繕治無益也望

選歷練諳曉之士專置一司博詢故老講究上流利病古今脉絡

而後興工或者以謂錢塘之潮應有神物主之葺廟貌建浮屠付

之有司此亦易事時六和塔壞又佐員祠以火廢故大禹及之輔

臣進呈上曰恐浸淫為害可令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為易又

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宜付禮部看詳

熊克小 歷先是 林大禹在言路嘗奏錢塘江浸淫為害十一月壬寅上諭宰執云

云日歷十一月二十五日乙卯常朝宰政進呈吏部尚書兼侍講

林大禹劄子武林江山之會云云上大禹所奏可令臨

安府同轉運司措置禮部看詳不知克何以差互如此 丁巳

秦檜進呈起居舍人林機輪進故事不務論思獻納專懷怨望詔

與外任乃以機知信州上因語及龐翼教人學道如機者信其邪

說遂忘上下之義機既出外如翼者本軍中人亦不可留在此為

士大夫尚以邪說動之何況軍伍中也 龐翼事未 見當考 太常卿兼權

戶部侍郎徐宗說權尚書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吏不能欺然

附秦檜以至從官常為檜營田產時人因目宗說為莊客 熊克小 歷誤載

宗說乞令州縣補常賦在此年今移入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丙午

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曰徐宗說為戶侍為檜田田產時人目之

為庄客而侍從
皆其私人矣

是日忠州團練使知虔州李耕引兵入城虔州

平時諸軍既集而江西馬步軍副總管劉綱右宣教郎統押池州
土豪鄉兵鄧酢皆在兵間耕招降不聽率諸軍登城收叛卒盡誅
之翌日輔臣進呈上曰朕思虔賊閉城已四十日城中乏食可諭

揚存中速令濟師庶幾良民得免困苦於是遣軍統制苗定寺率

兵五十馬四百往聽耕節制定等未至聞賊平乃還

熊克小歷載
李平虔州在

此月乙卯按日歷稱賊自七月乙卯竊發至
十一月丁巳收復凡一百十二日今從之

賊之始作也其徒侵

軼旁郡或勸左朝散郎南安軍居住張九成徙避之九成曰吾謫

此邦死分也何避焉守貳拒賊未得計請於九成曰此為廣南要

衝失守則郡以南皆賊區策將安在九成曰僻小寡弱難與爭鋒

今聞賊寨水南夜募善泗者火攻之俾其衆驚擾則宵遁必矣用

其策賊果散走賊之未平也右宣教郎知醴陵縣鮮于廣曰是五

日可至吾邑告于府請以所部兵列境上留民租於縣以為食提

點刑獄司復命五里建一樓民持更其上廣曰是當為六十八樓

重費民不可且盜必從官道來耶獨取鄉保伍之壯者選其豪六

十領之它盜亦不敢犯廣晉原人也 戊午右武大夫知州防禦

使帶御器械楊公恕落階官與在外宮觀以公恕自言遭遇二十

六年除隨龍推恩外即不曾非泛稍霑恩霈故也 資政殿學士

知建康府楊愿堯先是愿守宣城其表弟王炎調蘄水令往見之

醉中偶謂愿曰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

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自是留炎不得去始患之
會愿移守金陵燕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息炎即青溪得客舟而去
愿覺既失炎憂撓成疾至是薨炎安陽人競弟也競已見紹興二
十年十二月

十有二月辛酉朔詔歲減夔路及蒲江消井兩監鹽錢八萬二

十緡有奇

夔路鹽每斤減二十錢共為二萬七千餘緡事初已見
十七年蒲江減四萬四千餘緡消井元額八萬七千餘

緡今減八
分之一

昭信軍節度使知太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士会言久在疾告願上太宗正印及主奉職事從之 癸亥封劉

才人祖母太安人耿氏為咸寧郡夫人吳才人母裴氏為齊安郡
夫人以二才人進封特推恩也 己丑直祕閣韓膺胄知太平州

代還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罪之人不白長官而繫于獄謂
之寄禁望申嚴按察詔刑部立法申省 己巳右通直郎林一飛

為密密院編修官 詔睿思殿祇候使臣自今增二人舊以二十

人為額至是以慈寧殿使臣二人兼充故也中中亮大夫建州觀

察使韓京提舉台州崇道觀 太尉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邢孝揚薨謚忠靖 癸酉殿中侍御史魏師遜言近士子有因守

令親職旋置田產臨時便作本貫應舉或守臣直以他處士子姓

名冒令教官以次保明望申飭州縣仍令監司按劾其士子冒官

得舉亦乞嚴賜行遣詔禮部措置申省 戊寅進士王積特補右

迪功郎積父勞以右奉議郎通判興國軍而死積上書乞推恩上

曰此王雲之姪雲奉使極效忠率先眾人勤事而死於難兼係潛

藩之舊理宜優卹乃有是命 壬午左奉議郎揚傑直祕閣主管

佑神觀 癸未秦檜進呈四川總領所申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

前折佑糴本等都計錢引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九萬八千餘石

綾絹一萬餘匹雖已權住催理終是掛欠恐州縣別立名色諳行

拘推欲乞盡行蠲放從之 按十七年以前官物久已蠲放不知本所何以方有陳乞當考 丙戌

太師秦檜辭免進大宗正司勅加恩詔封其次孫女為和國夫人

孫女夫將仕郎吳益為右承務郎 丁亥免解進士袁敏求杖脊

送海外州軍編管坐換語言故也上曰小人妄生是非既得其罪

當行遣以為惑眾者之戒 戊子金主使太子詹事張利用廣威

將軍尚書兵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蔣益温都子敬來賀明年正

旦 是歲宗室子賜明授官者十有八人 諸路斷大辟十六人

福州舊法民歲輸錢而受益於官其後不得益而輸錢如故民

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龍圖閣直學士張宗元知州事

始再確盜犯法者濟多人不以為是 二十七年三月甲申所書可參考 安撫司屬

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獄祠而

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三年

歲次癸酉 金海陵 賜王亮貞元年元

春正月己亥

按是月 辛卯朔 左朝

散即致高閑卒開退居明州太師秦檜欲卜其向背因其鄉人姚

孚者達意於閑欲以弟之女子予其子閑辭之遂致其任絕口不言

時政杜門觀書卒免於禍云 癸卯太保昭慶軍節度使萬壽觀

使平樂郡王韋淵為太傅 己酉降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

崇道觀台州居住李顯忠復寧國軍節度使以赦叙也 顯忠行狀 云降居丹

兵十餘年會時率物故大上皇帝知公被黜 顯忠除之節鉞不降

非辜召還復寧國軍節度使誤也今不取 顯忠除之節鉞不降

麻亦非故事 降興元年十一月劉寶乾道五年十一月顯忠再 復節並學士院降麻此降或是秦檜抑之當考 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衛即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都鈐轄克御前後部統制軍馬吳拱為

榮州刺史上召拱入朝故有是命 庚戌左奉議即臨安府三學

教授鄭仲熊為國子監主簿仲熊西安人也 乙卯詔四川網馬

令承旨司看驗自今有瘡疥瘦瘠者押馬使臣更不推恩其芻粟

令所過州如法應副尋不行五月己丑再降 丁巳右文殿修撰

提點佑神觀秦垣陸敷文閣待制久任在京官觀以垣奉祠蒲歲

故也檜辭不受 戊午右朝散郎知鎮江府王循友移知建康府

趙姓之遺史云王循友乞加秦檜九錫雖不行俄自知鎮江遷循

友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惟以目相視按循友以十七年三月罷

吏部待即其乞加檜九錫當在 是月昭信軍節度使士奎薨追

未罷之前今附此更須詳考 封安化郡王錄其子右宣教郎不諱三人為祕直閣它子弟選官

改秩除官者七人卹典如執政二月己未案正月辛卯己未二十

下月考之當以 詔岳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士權

庚申為二月朔 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 癸亥上幸玉津園遂詣延祥觀 己巳

吏部尚書林大萬罷右正言史才論大萬狂躁欺誕父在而不迎

侍陛下擢宋樸為樞密大萬以其出已上憤然不平若不學必

搖國是故大萬遂罷 唐午鬻虔州軍賊黃明等八人於市明等

據州城凡百有十二日 辛未改虔州為贛州三漢贛縣地貢水

自新樂山至城東北與章水合故名焉先是祕書省校書郎董元

德面對論虔州謂虎頭城非佳名今天下舉安獨此郡間有小

詹意其名有以兆之望賜以美稱事下中書後省至是擬定又

請改虔化縣為寧都從之 壬申直龍圖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
茶馬監牧公事汪召嗣與官覲差遣以尚書省言網馬不如數故
也 右朝散郎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湯允恭都大提申士奉
舉成都府利州路茶事兼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 乙亥
左宣教郎王綸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綸江寧人也 丙子復置光
祿寺丞一員專掌祠祭禮料即惠遠院齋坊儲之以吏部郎中兼
權太常少卿沈虛中言今醴醢之屬皆制在市司慮其不虔故也
至是以故為福國長公主第為光祿寺庚辰樞密院編修官楊
愿守尚書工部員外郎 直祿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鄭震提奉兩
浙路市舶震驥子也 辛巳左朝奉郎林大愚知泉州 大愚此月
即除郡不知何故當考 癸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

得旨放罷今終十七日乃

練使殿前司遊奕軍統制措置盜賊節制軍馬知贛州李耕以

功為金州觀察使於是諸將劉綱等九人各遷二官將士受賞者
萬三千百二十有四入方贛之亂也本州居住人降授左朝散郎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復還其州未幾卒
能克小歷稱近以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請居接近落分司已久紹
興十四年六月癸未自左朝散大夫提奉江州太平興國宮與國
軍居住坐奏荐事降三官移南安軍二十 紹興二十三年庚月
年八月又移虔州依舊官祠克恐差誤
庚寅朔殿中侍御史魏師遜右正言史才並兼崇政殿說書
丙申慶遠軍節度使知洪州張澄知福州 龍圖閣直學士知福
州張宗元知洪州 丁酉詔太尉吳璘楊政田師中並給真俸時

璘以依楊存中指揮援存中所得張俊例有請朝廷因併政師中
給之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徐琛以疾求去陞敷文閣直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癸未卯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
士瑀言宗子善軫在學寔及二年文藝卓然衆所推輿乞免文解
一次上曰近日宗子多讀書殊可喜也 丙午御史台主簿胡襄
面對論諸邑主簿多不銷民戶輸納之鈔往二勒令重輸乞戒飭
詔申廢行下襄永嘉人也 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宮齊安郡王士儂薨于建州訃聞贈太傅追封循
王太子皆進官二等女封郡主諸妾受封者五人 丁未鎮江府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劉寶仁令民戶識認軍莊營田者每畝當闢
耕工本錢五千五百從之尋詔諸路做比詔諸路在九月戊戌今併書三十二年三月庚
子所書司農寺主簿盛師文面對論州都監諸縣巡尉擅置刑
獄乞申廢法禁詔刑部申嚴行下 戊申左朝請郎范彥輝追毀
出申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勒停永不叙叙送荆門軍編管初彥
輝為太府寺丞嘗作夏日久陰詩云何當日月明痛洗蒼生病殿
中待御史魏師奏彥輝陰懷異意謗訕朝廷法寺鞫寔故有是命
彥輝羅寺丞在二月丙寅今併書之辛亥直龍圖閣提點奉台州崇道觀汪名嗣知
潭州名嗣以失職罷茶馬總四十年名嗣未至官而卒 壬子詔故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賜諡忠介故敷武郎知麟州建寧寨
楊震賜諡恭毅二人楊存中祖父皆以死事故用存中請也 癸

五軍器監丞黃然面對論福建江浙販牛屠賣十百為群乞重立
賞格許人告捕詔申戾行下 左宣義郎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
文字王歷侯今任成資日優與陞擢差遣以知贛州李耕言其應
副軍須有勞故有是命歷會第已見 歷寓居撫州特秦檜之勢凌奪百
姓田宅甚於寇盜江西人苦之 右武郎幹辦皇城司劉允升列
仇並特遷右武大夫以訓練禁旅有勞特恩也 是春金主亮徙
都燕京下詔改元貞元不肆赦内外文武皆進官一等改燕京析
津府為大興府號中都為中京會寧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
南京而舊遼陽府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為十路
置總管府名城門十二命正王競書之名太府廟曰行慶宮
以奉太祖昊太宗威晟德宗三朝神主又作元廟於其東以奉楊
割已上張棟全人誌云楊割謚大聖皇帝廟號仁祖而洪皓松漠
記聞云楊割謚孝平皇帝廟號穆宗二書不同按皓歸
以紹興十三年而棟之上誌在淳熙三年疑後未復有所
所改然大聖乃阿骨打謚號棟恐誤記疑不能明也 舊取土
無殿試亮始復之凡鄉試三人而取一府試四人而取一府試分
六路河北及燕人於大興遼之東北於會寧山後及河東人於大
同山東人於東平河南人於開封閩中人於河中通以五百人為
合格殿試又黜之榜首即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後又罷經
義神童等科惟以詞賦法律而已金之用刑舊有沙袋直立始去
之亮立又去杖脊凡徒刑止以荆决臀為其近人心故也徒刑五
等自五年之至一年皆使之雜作滿則釋之亮又定車蓋之式后

妃車飾以金三品以上飾以銀自后妃至五品皆朱輪六品以下

黑綠而已舊親王率執用紫蓋亮使削之惟太子用紅諸妃用紫

三品以上用青皆以羅四品五品用青皆以絹餘不得用此事必

所為今且因亮至燕以平章事郤王蕭裕有參畫之功拜裕尚書

右丞相兼中書令以兩國編年金人誅蕭裕詔張棣金人誌參考

年張棣又云大赦偽境按亮詔云除參酌不肆赦外可改元貞元

棣誤也詔書具于后門下朕以天下為家固無遠迤之異生民為

子豈有親疎之殊春惟舊京遊在東土四方之政不能周知百姓

之寬暇于赴魏况觀風俗之美惡察官吏之墮勤不宅所居在

便于治顧此析津之分寔惟輿地之中參稽師言肇建都邑迺

庚宗廟之奉迺相官室之宜遂正几封以作民極雖無務之畢

幸冀轉勞而久安逮茲成渭日推止然念驟興于後力豈無

重擾于茲元九有科徭時其膏血遂至有司之供具亦聞享上

以盡心宜加指存各就休息載詳前代赦宥之典多徇一時姑

息之恩長惡惠茲朕所不取若非罰罪而加善何以勵衆無以

示公今來是都寰宇同慶因此特酌特宥分除不肆赦外可改

天德五年為貞元五年燕本列國之名今為京師不當以為稱號

燕京可為中都仍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上京東京西京依旧

外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又歸祿所以屬世而唐純也前此官

吏每有軍轉資級賢否不詳何補治功緣今定都之始所奠上下

協衷恪恭通事若俾一夫不獲其所則何以副朕遷都為民之意

故特推恩以示勸功可應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軍選一官於戲京

師有善之地既昭示于表儀詔令責成之方其勿怠于遵守咨尔

有衆休夏四月庚申朔詔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盧奎特轉一官

慶遠軍節度使新知福州張澄轉一官回授以樞密院言収捕贖

州叛兵帥司遣發官兵會合漕司應副錢糧別無闕誤故也壬戌

大理評事莫濛面對論官司遣人追逮罪囚多所邀乞詔刑部申

嚴行下乙丑秦檜奏以權吏部侍郎陳相接伴北使閣門宣贊

舍人張彥攸副之上因曰今後奉使須選醇謹之人至如武臣作

副亦當慎擇彥攸開封人也 甲戌上謂大臣曰近令臨安府叔

捕破落戶編置外州本為民間除害而所謂小火下者乃為人訴

其恐嚇取錢妄有供具本非為民除害之本意可令有司細根治

務得其寔先是行在有號破落戶者巧於正晝通衢竊取人所帶

之物秦檜得其姓名悉奏分遣外州拘之上恐因而擾人故有是

諭能克小歷載此事于五月癸酉按今 丙子右朝奉大夫張栢

復為大理少卿 辛巳詔諸州編管羈管人在法止許月赴長

吏廳呈驗聞比來囚禁鎖閉甚於配隸可令遵守成憲如走失促

獲人即具名申尚書省別作行遣臣謹按是時朝士如胡銓吳元

編管者甚衆所在望風以流人為奇貨多措奪之今此指揮日歷

但云有旨則是出自上意非由臣下及官司陳請也故表出之

乙酉詔利州歲鑄錢以九萬緡為額視舊額減五分之一二十五年七月

丁巳所書仍並鑄折二錢 丙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臣昨

可參考者京城獨入議狀不隨衆人推戴張邦昌寔人臣分義不得不然

其後邦昌同門婿朱勝非及妻家使臣換文資程昌寓相與協謀

極力排擯蹤跡詭險欲蓋彌彰昌寓任禹州鎮撫使日於不僚時

晉邵州擅取常平錢米本州守法未敢起發乃移文欲遣軍馬就

食其跋扈不軌何異李允文等朝廷以軍興隱忍未發昌寓懷不

自安乃於勝非再相之日以自已所得詔書刻置禹州廳事又於

碑文公肆誕言掩其私交之迹歸非於上令勝非昌寓雖死其徒

寔繁陰謀未已伏望聖明降鑒若昌寓不當以已事列置公廡即

乞明降指揮以上件碑石別刻本州所受詔書庶免衆聽從之

五月庚寅刑部侍郎韓神通言近郊赦禁州縣不得挾私意籍罪
罪人家產德至渥也而守令猶有易以追賞錢為名且違法多至

其數至數百千致竭其產雖鬻妻子不足以償望詔有司申嚴禁

止詔刑部申嚴行下 甲午右朝散郎通判福州葉仁特展二年

磨勘左從事郎福州閩縣丞孫權察推林亮功特降一資以鞫鄉

貢進士鄭煒簽書不當也按此當是吳元美諤詞事 丙申武

德即李昌齡特追一官勒停昌齡為清河郡王張俊掌房緝坐不

依聖旨減放故有是命 己亥右承奉郎楊倭為籍田今倭為籍

田令倭契弟也 庚子右朝奉郎就權利州東路安撫司主管書

馮机宜文字楊庭言興元府原不奈各有古六堰溉民田甚廣兵火

後修不以時水至輒壞若全以食水戶修葺恐致民力重困欲每

遇夏月水泛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兵卒併手修葺興元自兵

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自太尉楊政再

為帥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嘗葺奉舍府

學教授青神唐迪請增學田以廣養士政從之時有欲以學田饋

軍迪言大軍歲費四十萬而欲取學田以當賦何帝九年牛一尾

又豈愛祀存羊之意邪論者乃止 癸卯尚書省言人使來程淮

南轉運司應副酒食多不足備合行約束詔回程湏管足備不得

誤事令先具知委文狀申省 甲辰直顯謨閣知揚州向子固罷

時北使統石烈大雅過其州子固遇諸衢不即引避大雅以為言
故有是命乙巳詔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曹筠年老累乞便郡可移知宣州○左承宣議郎池州居住蕭
振復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辛亥金國賀
生辰使副中奉大夫祕書監兼右諫議大夫統石烈大雅廣威將
軍尚書兵部郎中兼四方館副使蕭簡見于紫宸殿 癸丑右
承詔即知大宗正丞張宗元面對乞令諸州按月支給宗室祿遣
錢米從之 六月己未上謂大曰臣近遣內侍往盱眙賜北使宴
乃擅買北貨非便已令拘收入官庶少懲戒 左承議郎王之道
通判安豐軍之道以上累官故坐黜者十四年 辛酉上謂

大臣曰近日霖雨軍行多壞已賜錢七萬緡今整葺聞所在民
田有被水患者可下州縣遣官檢放苗稅 壬戌國子監丞兼
權祠部員外郎吳武陵面對乞申戾荆湖福建士民不奉子之禁
令保五更相察覈月上振產之數于官兼申給錢之令則全活嬰
孺將不可勝計詔監司丁寧州縣悉意奉行其有顯績去處保明
申奏推賞 甲子詔每歲交割戩幣官員雖多止以十三年分六
員所得減年細計分受以前盱眙軍錄事參軍蔡彙言其泛濫故
也 左朝奉郎張闡添差通判衢州 乙丑大理寺丞丁仲京面
對乞以前後已行軫恤庶獄事理撮其要語揭示通衢使天下之
民瞻視鼓舞遷善遠罪而不忍犯詔申戾行下 丁卯直龍圖閣

主晉台州崇道觀舒清固卒 己巳右朝奉郎利州東路安撫司
主晉書寫札宜文字楊廷特遷右朝奉散郎直祿閣賜紫章服尋
以庭通判階州。詔直祿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秦昌時令
自成資後別理今任月日俟再任成資滿日取旨 庚午詔民戶
典賣地田毋得以佃戶姓氏私為闕約隨契分付得業者亦毋得
勒令耕佃如違許越訴此比附因有利債負虛力立人力顧契救
科罪以言者有請從戶部立法也 壬申尚書駕部員外郎齊旦
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忠翊郎閤門祇候王讓為閤門宣贊
舍人謙晉錫養子用晉錫大理奏荐及減五年磨勘恩例回授也
丙子右正言史才言諸路州軍起網赴行在所交納至有折欠之
數並將合千人押下排岸司總理排岸非刑法官司無所研問得
其人則使監守夜則密禁錢塘仁和兩獄中身為囚繫欲償無路
歆望並令即時具名數申解所屬見得有侵盜貿易之弊者送大
理寺推治其過誤損失並押下元起網處依法備償附網起發從
之 己卯大理評事莫濛面對乞令州縣編配罪囚並依程限遣
行詔申嚴行下 是日潼川大水涪江漲 庚辰元武陵漲水四
面壞城奄至人方惶駭爭保城西牛頭山趾大溪橋坏水大至平
地丈五尺人之四死者甚衆辛巳左朝奉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
公事田如鼂直祿閣以其嘗在贛州有勞也 左朝議大夫李健
卒 壬午左朝散大夫提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為荆

湖北路轉運判官鄂州征民行木并役之作堤捍江歲水鑿堤
壞珥募人厚與之直伐石於漢陽以為堤凡五百十九丈堤成水
大至不能壅岳州賦于民者畝增二畝謂之毛種珥聞立罷之

癸未上謂大臣曰靜江府士人上書乞增解額及減稅二事可令
有司看詳稅額乃胡舜陟妄增尤為民害不可不減也○祕書省
校書郎董德元面對言明年省試大學士人承教已久入仕必衆
須用補試以收後來之後彥欲乞諸州補試人各限其數上郡不
得過二十人中郡十五人下郡十人臨上郡之數流寓各在寄居
郡數之內每以省試年夏季為率許士人詣本州投狀令左保
明委教授廣試賦一首或經義二道取文理優者申州給據赴太

學補試若當年省試下願就補者聽不在此數不許非時投狀乞
試如此則人知天子之學不可造次而入凡預補者無不自愛臣
又聞既補入學而鞋讀日少在告日多長假與特給假固有法矣
今則特給假至三年而不禁在學與在假固有法矣今則三年在
假而取解與在學者等如此恐不足以為懲勸欲望委國子監自
今秋科舉以後檢奉學令施行則人皆勉勵無復輕去上庠矣
詔禮部看詳申省 丙戌左從事即張震為太學博士 入內東
頭供奉官裴詠除名瓊州編管永不放還詠往盱眙撫諭北使私
市北貨尋被拘收心懷怨望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 此即已未
日上語及
也 之者 丁亥故武功大夫殿前司統制吳進特贈左武大夫果州

團練使故武節大夫江西安撫司同統領馬晟特贈武功大夫忠
州刺史二人皆為贛賊所殺故錄之 是月南康軍言宗子不殛
割肝愈母疾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五

紹興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己丑

按是月戊子朔

詔民間所欠私債還利過

本者並與依條除放先是温州布衣萬春上書乞將民間有利債

負還息未還息及本未及本者並與除放庶幾少抑豪右兼并之

權而伸貧民不平之氣詔送戶部上謂大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

不肯放債反為細民之害可令子細措置至是行下

上語在五
月任寅

庚寅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史才試右諫議大夫殿中侍御史

兼崇政殿說書魏師遜試侍御史辛卯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

綸面對乞委有司將先聖從祀之士詳加蒐括自國子監為始重

行綵繪以其式鏤板遍下諸郡縣詔送禮部壬辰詔平江府湖



秀州寔被水貧乏下戶未納夏稅並權住催理俟秋成日輪納用
戶部請也 丙申右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張常先提舉

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常先叔夜子故超用之

按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凌哲劾

劉伯英章疏稱伯英在江西從人至服文繡知撫州趙士鵬疏其

事秦檜不得已遣張常先代之使離任日曆二十一年閏四月甲

辰右奉議郎劉伯英提舉江西常

平茶鹽公事今附此更須詳考 戊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

言臣伏惟陛下昨自軍興之初為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輿和好因上格天心興國祚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雲之幸蓋指軀殉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大議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于皇宗不預背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

幸而不死驅敵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為徽宗草書以為南朝有

子不當相持遽如石晉北朝雖傲岸自用獨即遣人厚送錢絹至

盈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誣愚臣君臣之契

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

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

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攘以歸已力援張邦昌友婿朱勝非來

朝繼而圍城中人綦密禮與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偽命人謝克

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撫諭再三恩意款密臣獨以書

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為真是時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

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至當禮